武侠与歷史

269

封面說明

居廉畫牡丹

居廉（一八二八——一九〇四）字古泉，清末廣東番禺人，居隔山村，因自號隔山老人。古泉爲名畫家居巢（梅生）之弟，花卉翎毛草虫俱精能，擅寫眞，又能作指頭畫。嶺南派名畫師高劍父、奇峯昆仲及陳樹人等，俱曾受業古泉之門。

孖寶

香烟

烟質人人讚好

烟味舉世馳名

廿支庄:七毫

總代理 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九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冷劍磨情 …………… 散髮生 4

龔芝麓與顧横波 …………… 疑史樓主 14

實用自衛武術 …………… 袁鐵虎 20

崇禎皇帝的末日 …………… 蘭陵 26

血彩刼 …………… 霍愛廸 32

俠盜白金龍 …………… 羅天 36

勾命符 …………… 端木玲 43

玉女銀鳳 …………… 冰鴻 54

丹心一劍 …………… 琴心 62

蕩婦魂 …………… 上官厚 67

十二金牌 …………… 文采風 74

天龍八部 …………… 金庸 80

狂波俠影 ……………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 $47.00 外埠H.K. $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 $25.00 外埠H.K. $30.00

香港郵箱 1 4 3 6 3　電報掛號：三三四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hing Co

P.O.BOX 1 4 3 6 3

HONG KONG

Digitized by

武俠長篇連載

冷劍磨情

散髮生·文

雲 君·圖

第一回：

苦海仰慈航　萬里關山生死路

纏頭憐薄命　幾宵雨露是非人

『黃河怒浪連天來，大聲谽谺如殷雷。龍伯驅風不敢上，百川噴雪高崔嵬。二十三弦何太哀？諸公莫渡立裴回！下有狂蛟鋸爲尾，裂帆截櫂磨霜齒；神椎鑿石塞神潭，白馬赽赽赤塵起。公手躍馬揚玉鞭，滅沒高蹄日千里！』上面所引，是晚唐詩人温飛卿所寫的一首「拂舞詞」，又名「公無渡河」。照原集註引證「樂府古題要解」上所說的是：「公無渡河，本空候引。霍里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空候而皷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當奈君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空候寫其

聲。聞者莫不墮淚欲泣。厲玉以其聲傳隣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爲甚麼筆者要引述這一首拂舞詞來作本書的開篇？因爲本書的大結局，稍稍有點近似。白首狂夫，不聽妻子的勸阻，亂流而渡，此中當有一番說不出的苦衷。本篇的曲折之處，或有甚於此者！正是：且借前人韶語，暫作說部開篇。

閒言少講，書歸正傳！

且說貴州省東南的苗嶺山脈區域，到處是崇山峻嶺，削壁懸崖；再加上當地土人，全屬苗族，語言習俗，與漢人完全不同，如要想在這區域裏停留下來，可眞不易。當然也有些商販在這地區裏討生活，因爲苗區裏像是一個無盡的寶藏，最多的是各種獸皮與野蠶絲，運到長江下游，價值就百數十倍了。不過，這種生意也很難做。因爲苗人的種類太多，也就是他們的語言太多，學了一樣又一樣，懂得黑苗話，却在花苗區全無用處；懂得花苗話，又在紅苗區全無用處。最好是那些被稱爲白苗的甚麼宋家苗、蔡家苗、龍家苗等，他們的語言風俗與漢人大致相同，人也平易相與，不過他們與花苗黑苗等又是各不通往來，偶因小故，也一樣打打殺殺，永無了期。

歷年來，這都是一片法外之區，有司也管他不得。

苗嶺山脈，以雲霧山爲最高峯。位於現在的都勻之西，貴陽之東南，海拔九千呎，是苗嶺山脈的主峯，是苗區的心臟地帶。由於地勢過於險峻，連苗人也甚少在這山上居住。三三五五的行獵苗人，也不敢深入盤桓。一座綿亘數百里的雲霧山，稱得是人跡罕到。山下有疏落的苗民，屬於最凶悍的黑苗，陌生人前往，包管難逃活命。

春天的瘴雨蠻烟，在苗區甚是厲害。苗人也患病的特別多。他們治病的唯一方法是由族長兼巫師的做法事，這種法事，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而最普遍的是燒烤獸肉，圍着病人大跳其舞，外人也難明其究竟。這一晚，正當山下又爲某一病人而舉着野火，大家正在緊張中聽受巫師的吩咐時，忽然那堆野火旁邊多了一個鳩首鵠面的老乞丐，伸着一隻枯柴般的手，在火堆上撕下一塊野猪肉，往口裏急塞。那負責燒火的苗人，一聲大叫，將全場人都叫得一震，巫師更是怒火如焚，搶過身邊的一枝長矛，就向老乞丐擲了過來。

老乞丐一面啃野猪肉，一面另一隻手輕輕一撥，將巫師的長矛撥落一旁，一對嵌在眼框的深谷裏的烏溜溜的眼珠，向全場一掃，場中老幼男女，不下有三四十人。這本是一個黑苗的家族，這地點也是他們的寮舍所在，在這祭祀大典裏，個個都出來了。黑苗性情最爲剽悍，平時見到外面人，手下已絕不容情，何況這老乞丐驀然而來，又撥落了巫師的長矛，更是全場憤然。那巫師一聲怒吼，所有的壯漢就一齊揮動長矛與腰刀，直向老乞丐撲上。

老乞丐不動聲色，待他們即將撲到面前時，一揮手，將眼前的火灶，拂得火焰四張，正燃燒中的枝幹枯根，像一團團的火球，分向各苗人迎面飛去。苗人們多是赤身赤足，僅在下身纏着些遮羞之物，頓時被這飛來的火球，燒得哇哇大叫。不過，他們一面叫，仍是一面向老乞丐攻來，毫無退縮之狀。老乞丐發了一聲「哼」，兩手不停指出，那些近前的苗人，立即個個有如木鷄，裝做各種不同的形狀，呆呆的站立不動。連那巫師也是一樣。

後面的苗人，依然喊叫連天，相繼撲來，老乞丐一騰身，就在一個苗人手上搶得一把腰刀，東一刀，西一刀，頃刻之間，即有七八人身首異處。苗人可也並不因此住手，喊殺之聲愈高，也夾雜着婦孺們的哭叫，鬧成一片。老乞丐冷笑連聲，刀斬手劈，眼見得這三四十名苗人，或被點穴，呆立不動；或被刀斬，命喪當場。到全場歸於靜寂之後，老乞丐才在那些被點穴的男女中，挑出了四名壯漢，兩名年輕苗女，一翻手，解了他們的穴道，同時將兩名苗女挾在手中，面露獰笑。

那四名壯漢剛一轉醒，就見到當場的傷亡情形，奮不顧身，又向老乞丐衝來。老乞丐一手挾起兩名苗女，一手連點四下，四名苗漢，又被點了麻軟穴，眼睜睜而無法動彈。老乞丐在他們面上各拍了一巴掌，打得這四人眼前金星直冒，再看老乞丐，一刀一個，已將其其餘被點穴的幾名苗人都殺了！這可看得四名被打的苗人不寒而慄，那兩個苗女也在老乞丐懷中不停打抖。

老乞丐却緩緩地回到野火旁邊，重新燃起火灶，將兩名苗女放在

身旁，撕起幾塊野豬肉，送進她們口裏。兩名苗女，都不過二十歲上下，這時已嚇得死裏還生，眼望着場中橫七豎八的屍體，眼淚直流，連哭也不敢哭出聲來。對這幾塊野豬肉也無法消受。老乞丐哈哈大笑，笑聲有如鷹隼夜鳴，使人耳爲之刺。繼又在兩名苗女身上，盡情的辱侮一番，然後，才走到那已被嚇得半死的四名苗人之前，口講指劃，是要他們好好隨同他一齊上雲霧山。

老乞丐一人闖進苗區腹地，却是一句苗語也不會說的。四名苗人已知厲害，雖尚未完全懂得老乞丐的意旨，也先點頭同意。老乞丐在他們頭上一拍，四人又都能活動了。苗人以爲這老乞丐是懂得法術的神仙，果然也不敢亂動。老乞丐一閃身，忽的不見了。苗人們尚驚疑未定，老乞丐又抱着一個人回來了。這是一個三十歲的漢子，生得器宇軒昂，身裁高大。不過像是暈迷不醒人事，連眼睛也不會翻動一下。老丐將這漢子平放在地上，順手折斷了兩根大樹枝，就用手掌削，幾削，變成了兩支木竿，用手作勢，着苗人將這木竿紮成他們習用抬人的滑竿。

四苗人會意之後，就進到寮舍裏去找到些籐條之類，將滑竿紮成，舖上些樹枝樹葉，也即成了一頂軟轎，兩人抬轎，兩人相隨，隨着老乞丐直向人跡罕到的雲霧山而行。雲霧山，根本無路可通，老乞丐扶着兩名苗女，然後指指點點，似乎他對這山嶺識得上山的路徑。其實，脚下踏着的全是腐草污泥。並無路徑可言。

苗漢雖然壯健，在這荒山野嶺，全無道路的黑夜摸索中，走得也很緩慢，老乞丐在後不停的喝叱，總是叫他們快走。直走到天色大明，果然在前面見到了一小塊石板平地。老乞丐打手式，着他們停步，放下滑竿，身上取出一顆藥丸，餵進那漢子口中，又灌了一點泉水。然而，又着苗人拾了枯枝枯葉，打燃火種，燒起熊熊烈火。山中驟見火光，就有一些附近的禽獸驚惶逃竄，老乞丐毫不費力，信手亂招，竟招到了天上的飛鷹，地上的走兎。使得六名男女苗人，不得不深信這是一位老神仙無疑。儘管有一身血海深仇，也不敢再生報仇之念了。

吃完再走，走了一程，又是生火燒野味。入夜之後，老丐着四名苗漢圍着滑竿守候，他却挾着兩名苗女一晃而逝。次日黎明，他又挾着苗女回來，一同上道。苗漢們雖然生長在雲霧山下，却從未入山如此之深。也不知無路也居然可以通行，並無甚麼斷澗懸崖阻住他們去路。

也不知走了幾天，竟發現了一條羊腸小徑。苗人們正感到神奇，這山上竟會有路！有路必有人，豈非怪事。老乞丐着他們放下滑竿，滑竿剛放落地，好似身邊陡起一陣狂風，四人不由自主，都被吹落到路邊另一面的懸崖之下去了，只聽得一陣凄厲的哀號聲之後，一瞬即歸沉寂。兩名苗女，知道自己的死期將到了，也一齊向懸崖奔去。可是，老乞丐一笑，兩名苗女但覺一陣狂風，將自己吹了回來。老乞丐指着滑竿，原來是要改由她們兩人抬動。滑竿在前，老乞丐在後，循着小路前進。這幾天，並未聽到老乞丐說過話，但這時候，老乞丐有時高歌，有時長歎，像是非常得意，又像是非常難過。

不消一個時辰，已來到一個高坡之上，望了下去，那山谷之中，竟然是另有一番境界。居然有幾間茅舍，也有些田疇，種植着各種糧食，老乞丐在山坡上朝下高聲一嘯，茅舍裏立即湧出了三條人影，口裏大叫着：「二公公回來了！」也一齊向山坡上奔來，脚步之快，快得驚人，風馳電掣，眨眼即到。一個是白髮滿頭的老太婆，兩個是二十來歲的青年。

老乞丐笑着向老太婆道：「婆婆，總算未曾辱命，將這活寶貝取回來了。不過，可得有一番調養！」老婆婆忙走到滑竿邊，一手就將滑竿裏的那漢子抱在手中，得意的笑道：「死老鬼，算你有種！」繼着一聲狂笑，就抱着那漢子飛步落坡而去。老乞丐望着她的背影一笑，即向兩個青年道：「阿龍，阿虎，二公公給你們各自帶來一件活寶貝，暫時受用吧！」說畢，兩手分携着兩名苗女，分別送到兩名青年面前。兩名青年忙道：「多謝二公公！」也就一人抱起一名苗女，飛奔而去。

老乞丐站在山坡上，望着他們都進入了茅舍，然後才一步一步的

向山谷裏踱去。山谷裏有幾間茅舍，老乞丐推開最右邊一間的籬門，跨了進去，卽聽得一個梟鳥似的聲音笑道：「雲老二，你找到替身了？」老乞丐頹然向身邊的一張木椅上坐下，望着那一個躺在胡床上的人，冷冷的道：「衞老大，怎的你還未死？」胡床上的衞老大，面孔朝裏，嘿嘿笑道：「怎死得了？就是要等你回來，我們總還得要在外面走一趟，才會死得瞑目啦！」雲老二無精打彩的道：「死在裏面與死在外面，有何不同？」衞老大大笑道：「裏面就死定了，在外面，可死不了！」雲老二搖頭道：「你不要高興了，這一次，對頭可更多了，且看鳩婆婆怎的安排！」

話聲未落，隔壁已傳來了那老太婆的笑罵聲：「死老鬼，你曉過去與衞老大嚼舌根，，却不來向老娘說說經過？」雲老二應聲道：「你怎就得開了？心肝寶貝，看够了沒有？」隔壁的鳩婆婆啐兩口道：「死老鬼，還不快給我死過來！」雲老二懶懶的站起身來，向隔壁走去，衞老大在床上笑道：「雲老二，鳩婆婆要給你洗澡啦！」鳩婆婆已在隔壁罵道：「衞老大，要你死，你不死，這時倒有精神嚼舌根！」衞老大哈哈一笑，也不再說話。

雲老二來到隔壁鳩婆婆的這間茅舍，茅舍裏有廳有房，客廳裏已擺下了杯筷，鳩婆婆却坐在房裏。房裏竟像個少女的香閨，那中年漢子正被安置在綉床上， 身上覆有錦被，面孔朝外， 仍是那一片黃蠟般的顏色，眼睛緊閉，與抬在滑竿上時，絲毫無變。雲老二站在房門口，似笑非笑的道：「我可不可以進來？」鳩婆婆正對着一面古銅鏡在搽抹脂粉，側側面孔道：「老娘房裏，你就未曾進過的？」雲老二勉强一笑，舉步而入，並道：「此時床上有心肝寶貝，當然不同往日！」鳩婆婆兩手手掌正在搓臙脂，猛的一拍道：「放你娘的狗屁！這些天來，你在外胡作非爲，想是骨頭作賤了，看老娘要不要剝你的皮！」

雲老二不答話，挨着鏡台旁邊的小椅坐了下來，望着床上，低聲道：「你看準了沒有？我就以爲沒用的了！」鳩婆婆做了一個媚笑，笑得額角與眼角的那層厚粉，一片片落了下來，仍然露出了那一條條的深坑。並且嬌聲道：「謝謝你， 死老鬼！大約有三個月將息就可以了！給你預備了酒，替你慶功，你還不高興嗎？」雲老二道：「高是高興的了，不過，這高興恐怕不會久長！」鳩婆婆將調粉雙手向鏡台上一放，道：「怎見得？」雲老二道：「對頭太多，也太大，你總得先拿定一個主意！」鳩婆婆哈哈一笑道：「我以爲有甚新奇！這還待你說？普天之下，何處不是對頭？要非對頭太大，我又何必住到這見鬼不見人的地方來？」雲老二道：「以前我不犯人，挨得一時；現在犯人於先，豈不怕別人相隨於後？」鳩婆婆又是一陣大笑，然後道：「死老鬼愈到臨死就愈怕死！全是說些沒有志氣的話！我鳩婆婆有何可怕？三個月之後，你看，死老鬼，你看鳩婆婆的手段！」

鳩婆婆將臉上印上了兩大朶紅艷艷的胭脂，說話時更覺得比平時興奮，胭脂紅色之下，也還另有一層本身皮膚的紅色，在厚粉不到的眼角眉梢露了出來。雲老二不再作聲，向床上望望，又向鳩婆婆望望。鳩婆婆的胭脂水粉工作也做好了，用一條大紅手帕揩着手，笑道：「少作些喪氣根頭了，且到外面飲酒，爲你賀功！」一扭一扭的扭出了客廳，在正位上一坐。

這席位可也奇怪，僅得上下兩位座頭，鳩婆婆坐了上座，用手指着下座道：「今天該你坐這位兒了！」雲老二將頭微微的搖搖道：「那也不必，像往常一樣，多謝婆婆一杯美酒就是了！」鳩婆婆手掌連拍三响，聲音極是清脆，一定聽得很遠。果見屋前屋後，一條條的人影竄了進來。那兩個青年也來了，站在鳩婆婆身後。另外，有七個高矮不一，也都有五六十歲上下的老頭兒，分成兩排，站在席桌的兩邊。都向雲老二望了一眼，却未說話。鳩婆婆說了一聲「上菜」，又朝衆人道：「雲老二大功告成，特此給他賀功！」於是，這些人你一言我一語，無非都是稱贊雲老二一番。

幾個痴痴呆呆，面無表情的女人，上身赤裸，捧着酒菜之類，擺到桌上，又退了開去。鳩婆婆端起酒杯向雲老二道：「賀你一杯酒！」雲老二並未就座，與那七個人一樣，不過是站在左行的第一位，也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全無表情，祇道了一聲：「謝謝婆婆！」鳩婆婆

向右行的第一人道：「衞老大，你怎的不說話了？」這衞老大，五短身裁，有幾根黃色短鬚，禿着頂，像是和尙，身上又穿的是一件八卦袍，非僧非道，相貌算是這班人中最端正的了。衞老大摸摸短鬚，再舉杯道：「祝婆婆神功早得！」鳩婆婆哈哈一笑，道：「我早知你們都住得有些不耐了！好吧，三個月爲期，大家一同闖！」一羣人纍發了一聲歡呼，齊道：「三個月，闖！闖！闖！」

鳩婆婆像是很開心，待大家聲音平息，即道：「大家旣有此志向，我也得儘速練功，現在，我馬上就上凌霄宮，這裏的事，就由衞老大負責。可是，總得記住，在我未回來之前，大家不得提起今天以前的任何事！一字不能提！大家也不得離開這雲霧山一日之程。」說完，即自身上取出一個小藥瓶，掏出了幾粒亮晶晶的小藥丸，順手一撒，竟然分向兩行，站立的八個人，每人都接到了一顆。繼道：「定心丸，好好記住我的話！」再回頭向身後兩靑年道：「你兩人也即刻到上淸宮去，有事我會着人前來呼喚！」兩靑年應了一聲「是」，即刻溜去，好像是巴不得即刻就去了上淸宮。

眼前的八人，都迫不及待似的，用酒吞服了那顆小藥丸，面上都有眉飛色舞之態。鳩婆婆即道：「衞老大與雲老二，可得特別小心，不要在這三個月內出了岔子，壞了你苗嶺八魔的聲譽事小，壞了老娘的大事，你們可吃不消的了！」衞老大應聲道：「你放心好了！三年也過了，何況這三個月！」鳩婆婆一笑道：「這就好了！你們就此暢飲一番吧，我就此前去凌霄宮。」隨即撮唇一嘯，即聽得屋外有如山崩石裂之聲，跟着是烏雲蓋頂，將屋前的陽光也遮遍了。原來是一隻金翅大鵰鳥從天而降，站在屋前那個小小的空地裏，兩扇翅膀還像不能完全展開哩！

鳩婆婆從房裏抱起那中年漢子，一脚跨出門外，騰身一縱，上了鵰背。大鵰鳥的嘴上套着轡繩，背上設有鞍墊，鳩婆婆抱着一人，坐在上面，儘還有很多空裕的地方。苗嶺八魔都站在門前，恭身相送。眼見那大鵰鳥一昂頭，一聲長鳴，兩翅扇起的狂風，吹得飛砂走石。一冲而上，載着鳩婆婆與那漢子，騰雲駕霧而去！

直到天際的那一點小黑影也不見了，衞老大才大笑道：「喝酒去！喝酒去！」八個人一陣風似的回到了屋裏，各自拍出了一陣掌風，即見屋後湧出了一羣全是上身赤裸的女人，八個人，有如餓虎擒羊，有的摟定一個，有的摟定兩個，放在懷裏，又復大家狂歡狂笑。那些女人，都好像是泥塑木彫一般，面孔死板板的，在他們懷裏，一動也不動，任由八魔胡爲。

那個滿面傷疤，身軀特別高大的牛老六，將一名女人攔腰覆在肩上，讓她的臀部對着外面，一手在上面輕拍，一面大聲道：「雲老二，你這次出去三個月，除了正事外，一定過了很多舒服生活？講些來我們聽聽！」另一個陰惻惻的接口道：「看雲老二的手掌，像是你的血砂掌功德完滿了？」說話的是瘦削的獐頭鼠目的方老五。大家聽方老五之話，目光都望到雲老二的手掌之上。果然掌內的一絲絲血痕，鮮艷奪目，與他那枯瘦的手背，全不相稱。雲老二將一隻手掌翻開來，自己望了望，又向前面展開，讓大家觀看，嘴孕微笑的道：「也見了將近五百道血光了，比起各位兄弟，自然還差得遠！」衞老大即刻道：「雲老二幾時也學得客套話來了！」另一個身穿笠衫，頭戴學士巾，看出甚有洒瀟之色的郭老四笑道：「三個月就見了五百道血光，雲老二的出手可不輕啦！」

雲老二頗有得意之感，接道：「回到山脚下，想吃一塊野猪肉，竟逗得我又見了三十二道血光，還給龍兒與虎兒帶來了兩個新鮮貨。」原來，見一道血光，就是傷一條人命。方老五大笑道：「定是你沿途受用過了的，拿回來做順水人情！」雲老二被說中了實情，微微笑，道：「這也無大關係。這次，順便收到了近百爐陰火加兩個不多，減兩個也不少。」牛老六聽得將肩上的女人向旁邊一摔，大聲道：「你收了近百爐陰火，可憐我們却只得這些冷灶，解不了饞，止不了渴。」方老五偏着頭笑道：「將來總有你受用的！這冷灶也總還可以給你餵招的啦！何必如此性急！」大家又是一陣哈哈。

雲老二忽向衞老大道：「衞老大，你的挺晃功，也快收功了吧？」衞老大微笑不答，郭老四却道：「雖然沒有你雲老二的好運道，大家

鳩婆婆擎杯在手敬雲老二的酒。

也總不會太荒疏，方老五的狐鼠會，已在鳩婆婆面前驗過功了，還得了三枝還魂香的獎賞哩！」雲老二由頭到尾都是比較冷漠的，唯聞聽至方老五的狐鼠會收功得獎，眉頭一揚，擎起酒杯，向方老五道：「這就值得賀你一杯！」方老五飲過酒，也道：「郭老四的亂三通不也是驗過了嗎？大家兄弟，都有成就，但願三月之後，完此神修，痛痛快快的過他一輩子！」未會開過聲的兪老三，是一個滿面虬鬚的彪形大漢，比牛老六矮小些許，那一雙凸出的圓眼，眼珠像隨時要跌了出來一樣，聲音也沙啞得極其難聽。他大聲道：「痛痛快快的過他一輩子？看來，還不如痛痛快快的挨上一刀！」一句話說得全場都有驚愕之色，七雙眼睛，也不由得向四週亂掃一通，

像是怕被別人聽到一樣。僅是俞老三自己，有如沒事人兒。

衛老大忙道：「俞老三見酒就醉，大家休息去吧！明天練功要緊。」俞老三立刻倒提着手上的一名女人，匆匆退席，其他的人，也紛紛離開，最後僅剩下了衛老大與雲老二。衛老大忽爾微笑道：「雲老二，香閨繡榻，你且請便！今晚該是你當值的，仍然是在當值房裏安事吧！」雲老二皺了皺眉頭，向衛老大擺擺頭，也不再說話，挾着身邊的女人，進到鳩婆婆房裏去了。衛老大一人，坐上鳩婆婆坐過的椅子，將手上的一名女人擺在對面的下座上坐定，一言不發，悶悶的自斟自飲，偶爾挾着一點肉塊，用筷子向對面的女人擲去，每次都擲在那女人的嘴邊，那女人也會用口接住咀嚼。除此之外，她就全像是一個木偶。

衛老大幾杯悶酒落肚，突然向後一仰，直挺挺躺在地上，連那張木椅也壓得散開了。只一瞬間，衛老大整個身軀已嵌入地面之下，忽地一聲輕嘆，尤如鬼魅幽靈般，又從地坑裏直挺挺的站了起來。冬！冬！冬！一連三跳，直是一具僵屍。隔着桌面，向對面的女人，雙手一伸一縮，那女人竟被吸得憑空飛過，恰恰落在衛老大的手中，一面發着幽靈的歎息，一面冬冬的跳到隔壁茅舍裏去了。

地面上的那個深坑，足有尺許深，是一個人體的模型，就在衛老大跳走之時，一條長長的黑影，像長蛇一樣，遊了過來，恰是鑽進那深坑之內，一陣悉索之聲後，泥土紛飛，自地下上揚，滿屋都被自地面翻滾而起的泥土細粒，洒得有如泥雨泥烟，甚麼也看不淸了。到泥土停息時，坑裏的黑影也不見了。獨有雲老二自房門邊閃出一個頭，笑道：「方老五的狐鼠會，果然有一手！」雲老二將頭更伸出一點，身後却又伸了一個頭出來，這一顆突然而來的頭，使雲老二大吃一驚，垂肩起掌，就向那顆頭抓過去，那顆頭却叫道：「慢來！慢來！」正是那突着眼珠的俞老三。俞老三是何時走進房裏去的？雲老二可未會留意到，既是自己兄弟，也提忙縮住手，並道：「俞老三，你眞喝醉了？如不是我收手得快，豈不成了弟兄相殘？」

俞老三手上還提着一把酒壺，閃身站立一邊，將突出的眼珠轉了一轉，搖搖幌幌的道：「雲老二，你的膽子也小得出奇！衛老大修成了挺屍功，比俞老三更膿包了，就得看你雲老二了。」雲老二，你的血砂掌收了功，陰火也收得不少了，這條命，就不肯拼了？」雲老二忙道：「俞老三，你眞醉了，回房歇歇吧！」俞老三乜斜着眼皮，哈哈笑道：「雲老二，我怎的醉了？你們死了就眞！」

這時，幾個人從屋前屋後走進來，仍然是郭老四、方老五、牛老六、吳老七、尤老八等五人。面孔繃得緊緊的，一齊擁在雲老二身邊。俞老三喝道：「死就一道死，活就一道活，我們可不能再在這老妖婦脚下受屈了！三個月，三個月就是我們的最後機會，你就拿不定一點主意？」雲老二連忙擺手，用嘴角向衛老大那邊房裏挑了一挑。牛老六搶着道：「衛老大又去挺屍了，大膿包，做不出事的。就看你雲老二，我們早就想到了，等着你！」雲老二像是無了主張，向隔壁望道：「衛老大，你且過來！」郭老四冷笑道：「衛老大正在挺屍，你怎的叫得應？」可是，話未說完，衛老大已來到門前，輕聲道：「你們這又何苦來？是自己嫌命長了？剛才吞下一顆定心丹，挨不挨得三個月，也只是聽她這樣說而已。憑甚麼就可以脫得了身？她去了淩宵宮，難道就不會再回來？過了三個月，我們又得自己來向她討饒，又何必多此一舉？」

俞老三却道：「不然，如果你衛老大與雲老二肯出面，我早已想到辦法了！」俞老三這句話，可使衛老大與雲老二都聽得特別留神。衛老大朗道：「辦法？辦法！還不是那些自討苦吃的一套！」方老五道：「這辦法是郭老四想的，能有三個月時間，做得成，也儘够了。做不成，遲早也不過是豁了出去而已。」衛老大雲老二一齊向郭老四望過，郭老四正露着一副甚是得意的笑容，緩緩的道：「你兩人敢於做得主，我們苗嶺八魔或者還可闖出後半截日子，如果老是畏首畏尾，那就是三個月之後，隨着老妖婦去打江山。成了，是她報仇雪恨，獨霸天下；敗了，却是我們苗嶺八魔當災，想來也是活不成的了！雲老二這次下山，難道就沒有聽到些外面的風聲？」

雲老二苦笑道：「人家傳說是我們苗嶺八魔收了山，有的說是我

們遭了不測，誰知我們在爲別人作牛馬！」俞老三大笑道：「這就是了，我們苗嶺八魔在替別人作牛馬，死也死得不能瞑目。」衞老大望着郭老四道：「你且說說你的辦法！」郭老四先咳了一聲，慢吞吞向未開言，朱老六已連聲催促道：「快說！快說！」郭老四却向雲老二道：「雲老二，你知不知老妖婦的一件心事？」雲老二被問得愕然，稍頓始答道：「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嗎？問來則甚？」郭老四道：「不然，我們所知的是老妖婦要報仇，要練她的神功；但是，她的仇人不是……」郭老四尚未往下說，衞老大已忙喝一聲：「禁聲！」牛老六却笑道：「衞老大，你已經嚇怕了？這地方，除了這些冷灶，還有何人？連那兩個小雜種也早上上清宮去了。」

衞老大依然向地上一倒，直挺挺，不過是側着身子，右邊耳朵貼在地面上。地面上滿是方老五挖起的泥砂，怕不連一些小泥砂也鑽進耳朵裏去了。大家都不說話了，衞老大是特別小心的人，依他一次，總無害處。衞老大的挺屍功，就是當他行功之後，耳朵特別靈敏，可以聽到很遠的極其輕微的聲音，連那些小動物的呼吸都可以分別得出來。衞老大挺了一會，跳起身，指着郭老四道：「你只說你的辦法，不要牽扯到別人身上。」郭老四偏是轉灣抹角的道：「我們身上，不都是染了老妖婦的奇毒嗎？解不了這奇毒，我們就要做一輩子牛馬。」衞老大急道：「快說你的辦法！」郭老四道：「辦法就是另找一位可以解毒的能人。免得要仰仗老妖婦的定心丸。」

雲老二笑道：「這還待你說！廢話！廢話！」郭老四急道：「一點不廢，我已知道了一個可以解這奇毒的人。」衞老大睜大着眼，道：「誰？」郭老四道：「我是這樣想，凡與老妖婦結過緣的，一定都染了奇毒；與老妖婦結過緣的，總不知有多少。當然啦，不願替老妖婦做牛馬的，一定都是毒發身死了。活下來的，就都是她的牛馬。」衞老大頓着脚道：「說來說去，仍是廢話！」郭老四若無其事，仍是從容不迫的道：「我們能找到一個不是在爲她做牛馬，而又依然活着的人，我們就有了生路。」雲老二道：「怎見得？」郭老四道：「這還不明白？他染了奇毒還可以活下去，當然是他有解毒的方法，不必仰仗老妖婦的定心丸。我們學得這方法，不也是可以像他一樣，不必仰仗定心丸了嗎？」

雲老二點點頭道：「話是說得不錯，可是，你知道有誰與她結過緣而現在仍然自己活了下來？」郭老四道：「就是因爲我知道有這樣一個人。」衞老大郎道：「是誰？是誰告訴你的？」郭老四笑着，笑得很神秘，道：「老妖婦告訴我的！」衞老大不由得一跺脚，憤憤的道：「說來說去，還是在拿兄弟們開玩笑。」俞老三搶住道：「不，不，郭老四全是眞話，你就好好聽下去。」衞老大怒道：「眞話爲甚不早說？」俞老三道：「衞老大，你簡直是一隻糊塗虫！老妖婦在這裏，又怎能告訴你？你天天挺屍，有甚的機會說給你聽？」衞老大回心一想，確也不錯，自己在老妖婦隔壁挺屍，連兄弟的面也很少見，怎的知得到這些事？想到這，頭也低下去。雲老二郎道：「郭老四，老妖婦又怎的會告訴你的？」郭老四道：「這就是我拚命習亂三通的結果。習得亂三通，有甚用？打又不能打，殺又不能殺；不過落得多嚼舌頭而已。」

雲老二忙道：「郭老四，不必說這些了，你習文功，我們習武功，兄弟們有難同當就是，我雲老二的血砂掌也不是爲我自己一人而習的！你儘可放心！」郭老四眼珠向衆人一轉，大家都道：「郭老四是爲了我們兄弟的事，習這亂三通，我們總不辜負你的好意思就是了。」郭老四像是受了感動，郎道：「亂三通，通耳，通目，通心！通人耳中聲，通人目中物，通人心中事！老妖婦要向我驗功，我就通了她的心中事。她可沒料到哩！」衞老大「哦」了一聲道：「是了！是了！老妖婦是這樣告訴你的。我信了！我信了！你說，我們要找的是誰？」郭老四緩緩的道：「要找的是鳩尸仙翁。」雲老二急道：「甚麼？甚麼鳩尸仙翁？你知是誰？」衞老大也有些茫然，道：「甚麼鳩尸仙翁？我全未聽到過！」郭老四道：「我也不知道是誰。不過，與老妖婦通心之時，她想的是鳩尸仙翁，而且，這鳩尸仙翁是住在泰山的。」衞老大道：「泰山，泰山怎來的甚麼鳩尸仙翁？泰山住的高人很多，我衞老大沒有不知名的，怎會有甚麼鳩尸仙翁？」

方老五接口道：「與老妖婦結過緣的，定是隱姓埋名了，到泰山詳查細訪就是。」雲老二道：「查訪不到又如何？」郭老四道：「沒有查不到的。憑着我郭老四的亂三通，見眞章，請諸位兄弟出手；這些微末之事，我負責是了。」衞老大道：「此事非同小可！三個月，爲時不久，老妖婦回來，必然外出追尋。卽使不追尋，我們的定心丸也失效了。」牛老六道：「失效就失效，好過困死做一輩子牛馬。」衞老大望着雲老二，雲老二面孔木然。大家知道衞老大沒有主張，齊聲道：「雲老二，怎樣？」雲老二冷冰冰的道：「渺茫得很！」郭老四道：「一點不渺茫，想得到，就找得到。」雲老二只得將頭擺了一擺，牛老六大聲道：「衞老大已喪了胆，雲老二也失了心，你說！」兪老三眼珠突得更高，沙聲道：「他們兩人都有心病，郭老四，你就通他一通。」

郭老四睜着眼，盯住雲老二，雲老二被這一盯，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這可怪了，殺人如同兒戲的雲老二，居然受不住自己兄弟的盯一盯。雲老二眞有心試一試郭老四的亂三通，默不作聲，却自己已運功了。郭老四不聲不响，像無事人兒，雲老二望着他，漸漸的有些模糊起來，打醒精神一看，眼前的怎是郭老四？正是鳩婆婆！心頭一凛，此番休矣！不過，雲老二從來對鳩婆婆都是不大屈服的，當着面，也很冷峻，鳩婆婆對他，有時也還像夫妻一樣，有一點恩愛，這是在八魔中僅他一人獨有的。心裏想道：「你怎辦就怎辦！反正是砧上肉，釜中魚。」却聽得郭老四笑道：「雲老二就是怕了老妖婦，甚麼也不敢想了！」雲老二驀然而醒，有點迷惘，兪老三卽道：「誰不是都怕老妖婦？今天就要反了下山！雲老二，放大胆，走！」雲老二與衞老大互望着，衞老大像陡的激起了一陣雄心，道：「走！就去找鳩尸仙翁！」

雲老二低頭一會，若有決定，再抬頭道：「兄弟們有此決心，雲老二一定追隨！」牛老六等大聲呼叫起來：「走！走！走！」雲老二繼道：「外面風聲很緊。人家忘了我們苗嶺八魔，却未忘記鳩槃荼。一路之上，小心的好？」衞老大卽道：「雲老二剛自外面闖陣而回，當然熟悉外面的事，聽你的話就是。」雲老二道：「此去泰山，全是繁華之地，大家都得忍耐些，惹事生非，就會躭誤行程。」大家一聲「是！」像是早已準備就緒，一縱出門，正是說走就走！事實上，他們全用不着準備，所需所要，沿途或偷或盜，無不得心應手。

苗嶺八魔，離了苗嶺，首先就改了行商打扮。爲甚麼？避武林人士的耳目，這苗嶺八魔，惡名久著，近三年雖是銷聲歛跡，爲時尙短，並未爲人淡忘。自苗嶺出沅水，扮成了湘西的木商，沿沅水而直出湖南省會的長沙。這是前赴泰山的第一站。長沙是湖南首善之區，熱鬧非常。八魔被禁制了三年，一旦進入這花花世界，少不免徵歌逐色，帝胡胡天。雖然不敢鬧出大事，也須找些沿途的使費。他們在長沙停了兩天，就使長沙一連鬧了些數目很大的銀錢被盜案件。公差們還在胡猜亂想中，他們早已到了漢口。這一個華中首善之區，較之長沙又更是不同了。

踏進了一間最大的客棧，就包起了整個的一間前後院。漢口有的是資本雄厚的竹木商，或者是湖南運竹木而來，或者是南京上海前來採辦竹木的下游客商，無一不是腰纏萬貫之輩，到了這花花世界，儘情歡樂一番，可說人所不免。客棧裏見是接到這樣一幫大財神，當然自上至下，都不免笑逐顏開，趨逢倍至。八魔所需，不過是酒色而已，這正是花花世界裏取之不竭的消遣品，天昏地暗的又玩上了幾天，如果不是雲老二再三催促，大家還不知要鬧到何時。正當八人分別跨上八匹駿馬，將要離開客棧之際，兩名女子由客棧裏特自趕出來與八人道別。八魔這幾天來，究竟收用了多少名妓女，連他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直到現在，尙在房裏未曾起身的就至少二三十名，忽然有兩名出來送客，這也算是妓女們的籠絡手段。郭老四是特別風流瀟洒的，雖不知這兩名妓女是服侍何人的，也先自打着招呼。

有一名生得甚爲俏俊，眉心裏却有一顆大紅痣。這本是最易認識的標幟，偏是八魔所召的妓女既多，而又各擁多名，這紅痣女是誰專受過的，大家你以爲是我，我以爲是你，也分辨不了許多。郭老四向她招呼時，她嬌聲道：「四老板，這多姊妹都傷了，非將息十天半月

不可，你就多打發點吧！」一路上，有關金銀的事，都由郭老四負責。郭老四是心下事，自已知，幾天來，呼召的妓女雖多，確也多是被他們蹂躪不堪。

不過，纏頭費也付得不少，當時各妓女都很滿意，怎的這位紅痣女會在客人已上馬之後，追出來討嫖賬的？這可對嫖客的顏面，十分難堪。郭老四正要發作，將這妓女痛罵一頓，雲老二早已飛身下馬，上前道：「姑娘想要多少？」紅痣女回眸一笑，嬌聲道：「二老板就看在她們可憐，每人多發一百兩銀子好了！」

郭老四怒道：「你想敲詐我們不成。買下你們，每人也抵不了一百兩身價！」紅痣女點頭道：「雖是身價抵不了一百兩，但不須吃藥療傷。現在就是得到一百兩，就虧了生意不說，還不知要受多少熬煎哩！」

苗嶺八魔，生平盡是橫財就手，大量取，大量花，也從不計較所花銀兩的數目的，衛老大也趕過來，笑道：「難得這些大姑娘侍奉一場，老四，就給她一百兩吧！」一人本來都已上馬，雖然行李脚夫，都有客棧的人員在門口恭送，如果不給，也不知這紅痣女會怎樣鬧下去，大家顏面上更不好看。郭老四回從腰裏掏出了兩個大元寶！重甸甸的，五十三兩一個，托在手中，笑向紅痣女道：「就依了你，你接住吧！」兩人相距也有三五尺，郭老四如將這五十三兩一個元寶拋過去，就是手上有些氣力的壯漢，也不容易接受，還須是郭老四完全不用力才行。那紅痣女卻道：「給我一人有甚用處，姊妹們也如四老板你們兄弟一樣，總得講些義氣。大老板已慷慨答應了，四老板又何必吝惜。一人一百兩，這並不多呀！」說完，却向郭老四拋了一個媚笑。看這紅痣女，相貌已是十分動人，加上這一份撒嬌撒賴的神氣，郭老四也心動了，只不知是那一位兄弟消受過？看衛老大的神氣，想必是他房下的了。也即笑道：「老大既說過了，就依你好了！一共是多少？」紅痣女笑道：「四老板連名數也不記得了。每晚每位老板五位姊妹相陪，一晚五八得四十，三晚就三四一百二十人。一百二十人，每人一百兩，共總也不多，一萬二千兩。」

紅痣女輕輕說出數目，連站在一旁的客棧掌櫃也嚇了一大跳，八位客人結嫖賬，就要結下一萬兩雪花銀子，這就成了天大的奇聞了！

郭老四初初也未想到有這大的數目，他也根本記不起一共召喚過多少名妓女，不由得呆了一呆。連衛老大等七人，也是一驚，怎能一下付這大一筆嫖賬？方老五陰陰一笑道：「大姑娘，你這不是要了我們的命嗎？怎來的一萬二千兩打發額外嫖賬？」紅痣女道：「我祇要銀子，並不要命！八位大老板，多的是金銀財寶，何必計較這一點纏頭錢？」紅痣女的數目開的太大了，大家都起了開玩笑之心，連客棧裏的人員，也似乎將紅痣女看成了神經病。俞老三忍不住說：「一萬二千兩，不多不多，不過，你們今晚總得再陪我們一宵，我們明天上路吧！」

說着，跳下馬，已到了紅痣女身邊，用手在紅痣女的臉蛋上捏了一捏。這一捏，全是搭油吃腐豆，絕未用到力道。不想紅痣女哎喲連聲，趕忙將一隻手掩着面，竟哭着道：「三老板好狠的心！你毀了我的吃飯本錢，看你怎的賠償？」紅痣女將手掌移開，果然面上黑了一大塊，兩個手指印，印得清清楚楚。

俞老三可怪了，這娘兒的臉蛋，怎的這樣不濟事？捏一捏，就眞的傷得不輕。雲老二望着俞老三，面有埋怨之色，俞老三可有苦說不出，怎知這一伸手就會傷人？雲老二郎道：「不要哭了，多給你一百兩就是！」紅痣女忽的破涕爲笑說：「謝謝二老板！」雲老二郎道：「不要講笑了，老四，就給她一千兩銀子，讓她們姊妹買花戴好了，我們不便再躭過了日脚。」郭老四正要向馬鞍後面取那大包袱，預備取銀兩，紅痣女却道：「二老板說過的話，怎又翻悔了？一萬二千兩，再加每人一百兩，又是一萬二千兩，總共二萬四千兩，四老板怎的有這多現錢？不要解包袱了，這包袱裏，我看最多不過一千兩而已，連幾個幾包袱解開，也不過是六千五百兩，還差得遠哩？」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歷代才子佳人傳

龔芝麓與顧橫波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 龔芝麓降清後，被同僚彈劾，降二級調用，芝麓便以丁憂為名，偕顧橫波南下，逍遙在西湖上。顧橫波亦頗覺滿意，獨惜百計求嗣，始終不曾生下孩子。

這時，柳如是嫁了錢牧齋，董小宛嫁了冒辟疆，與顧橫波嫁龔芝麓，並稱神仙眷屬。這三家時有往來，音問不絕，酬唱頻繁。

董小宛閒着無事，便着了一本「奩艷集」，把舊日花間姊妹都記入集中。顧橫波自然是集中人物之一。

據冒襄影梅庵憶語：

『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贊其妙，促繡梓之，余即當忍痛，爲之校讎鳩工，以終姬志。』

憶語中「此書」二字，即指奩艷集而言，由此可見董小宛在集中所記的橫波夫人，是備極推許的。否則不會與龔芝麓同贊其妙。

未幾冒辟疆四十生日，各名流都有贈詩，龔芝麓便作了「金閶行」一首古詩，共有五十韻，凡七百二十八字。其中對於董小宛頌揚一番，以爲報答。

「金閶行」的末四句詩云：

『更起爲君酌一斗，神仙遊戲藏花酒。不須遙羨白雲鄉，栖鳥各有長干柳。』

這就是說自已也有顧橫波，足和董小宛相敵，不相歆羨之意。

順治八年辛卯，龔芝麓還京，這時候董小宛已病歿。顧橫波回京後，也患了重病，但不久便痊愈了。

順治十二年乙未，龔芝麓因論事忤旨，累經論責，又以每於法司章奏，率泚滿漢，任意爲輕重，大爲滿州大臣所忌，降八級調用，旋又因別事，再降二級，這樣一來，龔芝麓便降到連品級也沒有，變成「未入流的京官」，眞是滑稽之極。

既然沒有品級，做什麼官呢？說來更奇怪，他做了上林苑蕃育署的署丞，相當於一個動物公園的管理員。

上林苑蕃育置的置正，是從九品，署丞那就是沒有品級的，這對於龔芝麓實在是一種侮辱。

但龔芝麓却不覺怎樣，每天仍舊和京中的名士們，詩酒流連。

前面說過，他的詩文做得好，才氣也橫溢，加以每次雅集，却有橫波在座，令到氣氛非常愉快。京師的名士們就喜歡作龔公館的座上客。

由於龔芝麓的才華贍富，聲氣廣通，不久便起復，並派赴廣東去了。

龔芝麓携了顧橫波出京，到了杭州。顧橫波不肯再去，這時，南方的環境，並不太好，龔芝麓便把她留在杭州而別，單身一人入粵。

龔芝麓到廣東去了一年，在這一年中，顧橫波在杭州碰見了舊時秦淮的姊妹寇白門。

說起寇白門，也是一個出色的人物；而且有俠妓之稱，錢牧齋有詩云：

「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

這就是詠寇白門的。寇白門原名寇湄。秦淮河的舊院是李家，顧家，沙家，寇家。

寇湄是寇家傑出的一個妓女，長得一具碩長而苗條的身材，腰肢一搦，與同院姊妹們細腰時，沒有一個能及得上她的。眉目如畫，肌膚晶瑩，她平時不施脂粉，淡掃蛾眉，已是艷絕，若是嚴粧盛服，又像一朶怒放的牡丹，眞是淡裝濃抹也相宜。

她不獨長得好看，而且性情也豪俠過人，秦淮的妓女中，以李貞麗最豪，有俠妓之稱，除了貞麗之外，寇湄也負俠妓之名。

李貞麗好賭，往往一擲千金，全無吝色，寇湄却不會賭。但她能急人之急。

河房的妓女，多數能吟詩寫畫的，寇湄也是畫蘭能手，但她的詩，却做得不太好。

她在十六歲時，爲保國公量珠聘去，到了北京去住，不到三年，李自成攻破北京，保國公迎降，李自成查抄了他的家，姬妾星散。

寇白門却以私蓄千金，爲保國公贖了身，要和保國公南下。

保國公感激道：「我的年事已老，不欲誤你的青春，你自回南，擇人而事吧。」

於是寇湄短衣匹馬，帶一個小婢南下，那時兵荒馬亂，她身上懷着珠寶，全無懼意。終於回到南京來。

南京這時已成立了政府，福王朱由崧即位，是爲宏光皇帝，這位新皇帝，登極之後，首先徵歌選色，把秦淮的妓女，選入宮中，作爲女樂。

這一來河房的妓女，凡有點色藝的，都被召進宮去。秦淮舊院，只留下劉元娘，顧大脚，李十娘這幾個老妓，撑持金粉，雖然還具往日規模，但比起崇禎十年間的全盛時期，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寇白門從北京回來，仍歸舊院居住。她身邊有的是金寶，只要她肯賣掉一顆大東珠，便可以

够她吃喝化用大半年的，是以她不急急於到教坊司重新註冊當妓女。她有她的一套打算，如果遇着稱心如意的紅顏知己時，她便嫁他，否則她可以買幾個雛姬，把她們訓練出來，自己作老鴇，也是一種事業，妓女變老鴇，變來變去，不出本行。

然而，宏光皇帝召秦淮女樂進宮的名單上，竟然赫赫有『寇白門』這個名字，寇湄向教坊司質問道：「我又不是妓女了，爲什麼要召我進宮作女樂？」

教坊司答道：「你住在妓院裏，怎不是妓女？比方說住在監牢的人，就是囚犯。」

「那末，住在皇宮裏的，難道全是皇帝？司官老爺，請你別胡說了。你缺乏銀子使用，只管開口。」寇白門說。

司官老爺聽說，馬上堆着笑臉兒，羞怯怯的向白門道：「人言湄娘是女俠，性情豪爽，果是不差。」

寇湄在身上掏出五兩銀子，塞在司官的手上。司官眉開眼笑，連聲道謝，並對白門說道：「湄娘，你在妓院裏住，總是不安當，何不在這附近，買間水閣住。這就沒有人敢再騷擾你了。」

正說着，門外閃進一個人來。司官急把銀子放在袖子裏。寇湄舉目看時，來是原是劉元娘，元娘在舊院中，年紀最大，佻達風流，輕盈冶蕩，那一雙會噴火的眼睛，比起廿三四歲的女郎來，還更富風情。生性最貪，有一次遇着一個酸秀子，召她薦忱，劉元娘不高興，把臉背着她睡，那秀才拍着她的香肩，說：「你豈不知我是名士？」劉元娘轉面問道：「名士是何物，值多少錢一斤？」秦淮舊院中，傳爲笑柄。

元娘走進來笑對教坊司官道：「司官老爺，你向寇湄娘索賂，快分點好處給我，不然我就出頭告你。」

寇湄忙掏出二兩銀子來，遞給劉元。劉元笑着搖頭道：「說笑便了，我怎好要湄娘的銀子，我此來有件事情與你商量。」

寇湄道：「元娘有什麼事情指教？」

劉元娘道：「日下皇上把舊院姊妹捉進宮中當女樂，連鄭妥娘這類脚色也抓去了，只剩下我和十娘這幾副老皮老肉撐持門戶，再下去怎生了得，不如請你重張艷幟，教舊院回復點生氣。」

「哎喲，司官老爺正告訴我，叫我連舊院也不要住，恐怕皇宮裏的太監們來找麻煩，你却叫我再作妓女，難道想我被抓進宮去不成？」寇湄說。

「他們若然能來抓你，我劉元一定陪你進宮去。你不必害怕。」劉元娘這樣拍着胸脯說。

「你有什麼把握不使他們來抓我呢？」寇湄問。

「不是能够教他們不來，」劉元娘叠着三個指頭說：「只是教他們來了也沒法抓你。」

「這是什麼道理，元娘，請你說出來，大家聽聽。」

劉元娘拉了寇湄到一邊，低聲說道：「白門，這事情很簡單，你在這附近租個水榭居住，弄點傢私來陳設好，表面上是住家人，我們暗地裏替你拉客，這不是可以了？官家縱强，也不能拉住家人進宮。」

寇湄道：「這樣我不是做了私娼了嗎？」

「白門妹子，你是聰明的人，怎麼這樣固執，這年頭公妓私娼有什麼分別？」劉元娘答。

寇湄想了想，說道：「這件事且再作商議，不過，我現在倒非找個地方來住不可，元娘，你可知道那裏有房子？」

「方密之水榭就空着等人租。」劉元娘說：「方老爺回鄉避亂去了，水榭中一切陳設俱全，租錢也不貴，你去住最合式不過了。」

「那末，現在就去看看罷。」寇湄說。「怎麼這樣急？」劉元娘瞟了寇湄一眼。

「你這樣急急的去租，人家會高抬租價的。」

「不必理會租値。」寇湄說：「先去看看再議。」

「其實也用不着去看。方密之水榭，你以前也到過的。現在還是那樣子，只少了個方密之。」

「這就好。」寇湄說：「請元娘找着業主問他要多少租錢？」

劉元答應着自去。過了一天，回來對寇湄說道：「白門妹子，這是你的福氣，水榭的主人只要你一兩銀子一個月，以前方密之租的時候是十兩的。」

寇湄大喜，謝過了劉元娘，第二天便搬進水榭去。那兒距劉元的院子很近，方密之的水榭，其前有空地很多，寇湄便開闢作爲花園，廣植樹

倉池

木，結了一個亭子，與水榭遙爲呼應。

劉元娘道：「你還關這樣大的園子幹什麼？有這樣一個精緻的水榭，還不够容納賓朋的麼？」

寇湄笑道：「水榭是會文友的方方，至於園子，却是會武友所在。」

劉元娘大笑道：「白門妹子，也學人談武論兵了，豈不是笑話？」

寇湄正色道：「元娘不要小看了我，我從北方短衣匹馬能够回到南京來，沒有一點本領怎行？」

「說起來也眞令人佩服。」劉元娘說：「這年頭兵荒馬亂，北京到南京遙遙數千里，你一個人竟然能够南歸，難道中途你不怕碰上强盜麼？」

寇湄笑道：「强盜當然是遇過的，而且所遇的不止一個。但我並不怕他們，爲什麼要怕他呢？」

「你不怕他們劫了你的色，又劫了你的財嗎？」

「如果他有本事能勝得我的一雙粉拳，我便任他劫去，可惜他們都是膿包，沒有一個是敵手。」寇湄帶着點自負說。

劉元娘大是詫異道：「舊院中人，一向只聽說葛嫩娘是懂得武藝的，却不會聽說寇白門也有武功。好妹子，你告訴我，你的武藝是從什麼地方學得來的？」

寇湄教小婢端了兩張椅子，在花園的京亭裏坐下，然後說道：「不瞞元娘說，我隨保國公到北京，便開始習武，北京武藝好的，大有其人，而我却恰好得遇名師，是以進步得特別快。」

「那末，何不露兩手給我看看？」劉元娘說。

「不必給你看。」寇湄說：「在這個時候，也不宜自誇，只是我自己的造詣便是了。」

「你連淺也不肯演露一兩手給看看。那末，要這一個大園子會什麼武朋友？」劉元娘說。

「那又不同，我關這個園子，會的是武藝比我好的人，他們只是教淺，補我之不足，決不會到處逢人說我了得。」

劉元娘仍苦苦要求，寇湄只得教侍女取出一把精緻的小彈弓來。

寇湄用這小彈弓，連發三彈，去似流星，一連把百步外的三枝樹枝彈斷了。劉元娘這才心服。

其後寇湄護着劉元娘到了杭州。劉元娘嫁了人，寇湄便在杭州住下來。既不嫁人也不做妓女。他身邊有的是錢，不用愁生活。

當上一次顧橫波和龔芝麓到杭州來時，寇湄沒有去找她，因爲她這時候戀着舊日秦淮的一個烏衣子弟，叫張魁官的，住在蘇州。

這張魁官長得很不錯，長身玉立，姣好如女子，他生平最崇拜的是顧橫波，每天走進眉樓來，爲横波執役，插花掃地，種種賤務，他都甘願爲之。

後來張魁官面上起了白斑，白一塊黃一塊，十分難看，他仍舊到眉樓來。顧媚深怕白斑會傳染，便在門前貼着一張紙，紙上寫着「革出花面蔑片張魁官一名」。

張魁官見了十分氣苦，寇湄看見了這張字條，便把張魁官叫來看看。

寇湄朝魁官的臉上一望，果然一片白一片黃，十分難看，只得安慰他道：「你染的不一定是白面瘋，汗癜也是這樣子的，要是汗癜，到容易好，千萬別灰心，找個外科大夫醫治，醫好了就仍舊好唱戲了，不然就改唱淨角，有何不可？」魁官道：「做慣旦角的戲，怎改得來，縱然嗓子行，手脚也不行，你想一個扭扭揑揑的淨角，成什麼樣子？」說得寇湄也笑了。

魁官少坐即便回去，順道到杜家見了杜宛蘭，陳家見了陳圓圓，把卞玉京與偉業的消息告訴了她們。宛蘭圓圓和玉京最要好，便相偕到玉京那裏去話別，各買了不少的土產禮物，送行兼之送嫁。來到玉京家，偉業已醒，正在樓中與玉京閒談。玉京態度愁悶，淚痕尚新，見了杜宛蘭陳圓圓，連忙起來讓坐，偉業乘機說道：「就是這樣決定吧，我現在到妙眞觀去辭行，隨卽上船去，船家已候了兩天，不能再等，我不再回來了。」

玉京聽到「我不再回來了」這一句，心中一酸，雙淚便奪眶而出，要忍時也忍不住，好像偉業眞要一去不回似的。其實偉業的意思是說：到過妙眞觀便一直開船回太倉去，不回來辭行。至於玉京母女暫時仍住在這裏，等他下一次來時再接她。這一步驟，在杜宛蘭未來之前，就已決定的。玉京正在追問爲什麼不可以馬上偕行？偉業却不想把爲難的地方說出，支支吾吾的，恰好宛

蘭等到來，偉業便乘此機會告辭，玉京當着姊妹面前，不便再向偉業追問，只好送他下樓，揮淚別過。

回到樓上，宛蘭圓圓雙雙向玉京道喜。並問行期。玉京遲疑了半天，才回答道：「吳老爺昨天說過就在這一次帶我回家去的，誰知到了現在，突然變了卦，要自己先回太倉去，教我在此暫候，等他下次來接。我猜不透這是什麼原因，問他時他又不願意說出。」接着深深嘆了一口氣道：「我眞擔心，怕他一去不回，就像前次一樣，那就可苦了我。」宛蘭和圓圓都知道她和偉業的前事，不免都替玉京擔心。但表面上不得不安慰她，齊口合聲說：「這次一定不會的，吳老爺若是不愛你，也不會再來見你了。」玉京連連嘆息道：「但願不會，若這次再從良不成，我還有什麼面目見姊妹們？」宛蘭圓圓再三安慰。

談了一會，圓圓對玉京說道：「我日內也得離開蘇州，到北京去，當今田貴妃的父親田國丈，前天派了人來，和我媽講好要贖我到田府當家伎，將來說不定還要入宮伺候皇上去。我媽貪圖銀子，已經答應了。姊妹們從此天南地北，不知何日才得相見。」說着聲音嗚咽起來。

宛蘭接着道：「人生不幸做着女子，更不幸是做着我們這樣的女子，從初懂人事，便被人當金絲雀般寄養，完全沒沒有自由。玉京妹子總算運氣好，嫁得自己心愛的人，至於圓圓姊姊就不知前途如何了！想到我自己這一份將來歸宿，就像煙雲似的渺渺茫茫，好不寒心。如今你們兩人又都說要走了，要好的姊妹，沒有幾個，我以後的日子，便難打發了。」說罷倍覺悽愴，也忍不住墮下淚來。

三人各有心事，淚眼相看，無語凝咽。小紅端過茶來，看見各人這樣，想設法開解，便邀她們入局打麻將。宛蘭推卻道：「時候不早，回去沐浴，還要裝扮，那有工夫玩耍，況大家心緒惡劣，不想打了。」小紅聽說只得罷了。

一會兒魁官帶了他的族叔來，商量交割這座院子的事，原來玉京和吳偉業同去，打算把院子退租。這院子是張魁官族叔的。宛蘭圓圓見玉京有事，便起來告辭，玉京拉着圓圓的手道：「姊姊北行如有定期，務必向我說知。」圓圓道：「誰知道是你先走，抑或我先去，到時如果你還不會走的話，我一定接你到我家住一晚，談個暢快。」說罷分手去了。

玉京回到屋內，對魁官道：「吳老爺走了，他臨走時說暫時不能帶我同行，只好在這兒多住幾天。這一間院子，目前還交不出來，租錢當然照付。」魁官的族叔忙道：「不相干，你就住到年底也可以。寇湄嫌她現住的地方不够用，打算過了今年就搬家，你如不租時，我便租給她。」玉京道：「我也不會住到年底的，早則一月半月，再遲也不過兩月。」魁官的族叔道：「隨便什麼時候都好，只要你臨走之前，早三五天通知我，待我好籌措着銀兩，退租給你。」交代明白，便告辭而去。

魁官卻不就走，送過他的族叔後，回來與玉京閒談。魁官關心玉京，就像自己妹妹似的，聽說偉業這次又不帶她同行，不勝憂慮。靜中便對玉京說道：「我看吳老爺突然變卦，定有原因。不是我說他的閒話，其實，吳老爺性格太軟弱了，你看他的雙眉稀薄，眉尾下垂，這種相格主不够果決，猶豫多疑。難怪他對你的婚事，一再反覆。這次怕不是聽了他父親說些什麼話，又變了主意？」玉京嘆道：「知道他為了什麼？我問他時，他老是閃閃縮縮，不肯將為難之處說出來，跟昨天的堅決態度比較，差了十萬八千里，男人們就是這樣難於捉摸的。」魁官道：「不是個個男人都像他，讀得書多的人，顧慮才會多，像我們這種男人，就只有一條心。」玉京掩涕道：「我眞奈他不何，假如這次他再像上次般，不娶我時，我只有做女道士去了，還有臉面出來見人麼！」

魁官道：「這倒不必，他不娶你，你另外嫁人便了，你為他吃的苦頭實在不算少，總算對得他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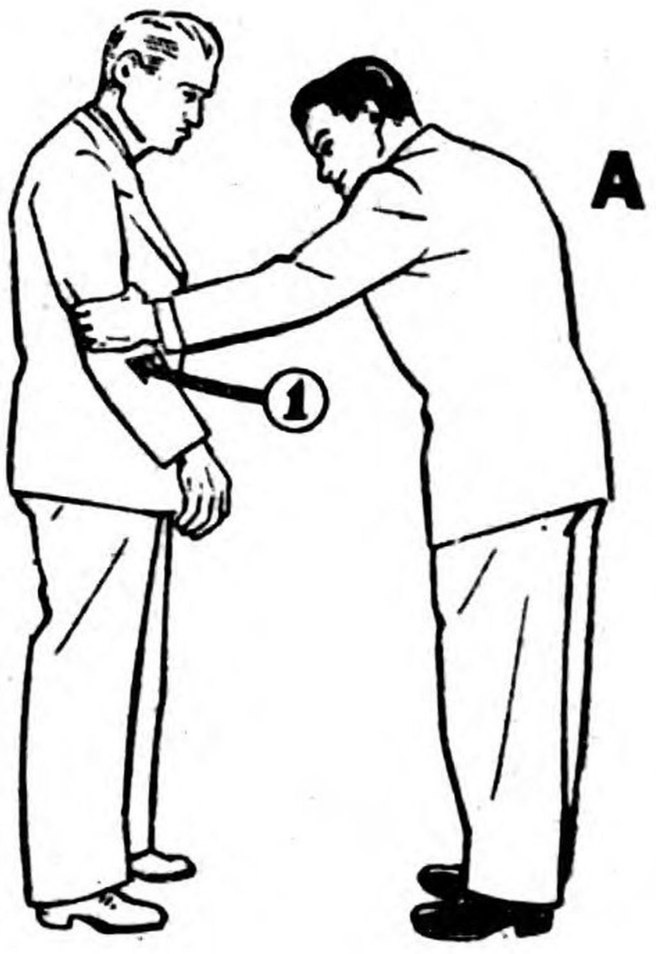
後來吳偉業果然沒有娶卞玉京，卞玉京到蘇州去做女道士去。她的院子便由寇寇湄住。

張魁官因此和寇湄更接近了。寇湄教他試用百花露敷治臉上的白斑，果然有效，張魁官很想給顧橫波看去，可惜她這時已隨龔芝麓北上了。

國變之後，張魁官始終跟着寇湄，在蘇州住了一個時期，又到了杭州來。不想就在西湖上和顧橫波相值。屈指數來，她們已十年不曾見面。一旦相逢其喜可知。

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

柔道技術千變萬化



最近三十年來，「柔道」在全世界各地，極其普遍地流傳開來，早已不限於日本一國。我年輕時候，是在日本學校接受教育的。那時候，學校裏已十分重視柔道的訓練。我就讀的那間新潟學校，有一位教日本國文的小學教員小川勝之助，便是一個精於柔道的人。他是一個十分謙虛和藹的飽學之士，曾著過許多書。他的樣貌我至今還記得十分清楚：身裁短小瘦削，前額頭髮脫盡，年紀已在四十開外，戴一副金絲邊團團圓的近視眼鏡，外表看上去，十足是個書獃子。

我在學校裏唸初中，小川先生則執教附小，故而我始終沒有上過他的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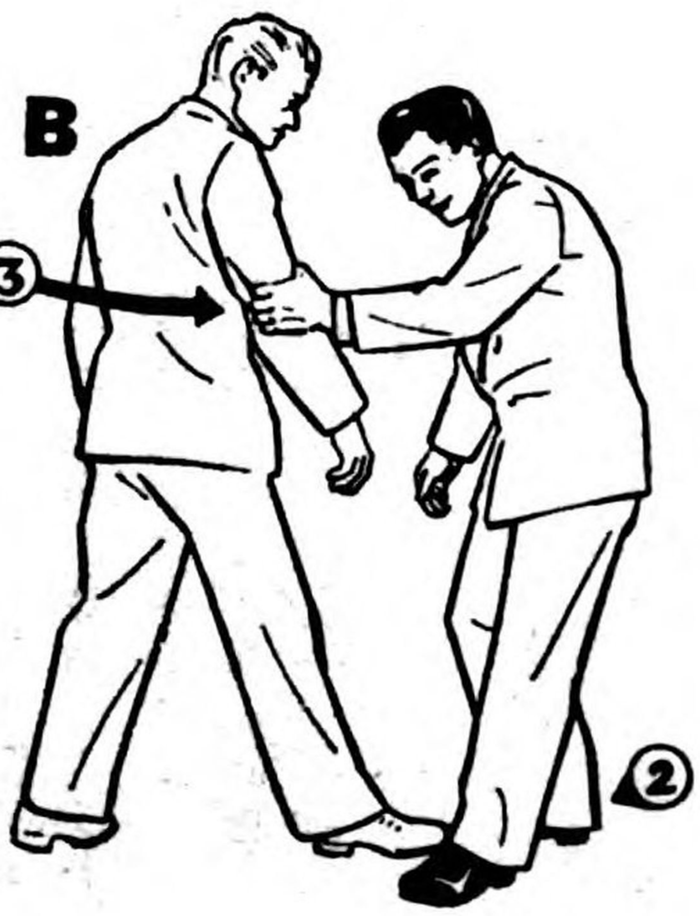
我那時候還是十來歲的年紀，非常頑皮，在我們那一班裏，我是個很出名的「小搗蛋」，我和同學們特別愛拿小川先生來開玩笑。小川先生每當下課之後，總是一個人拿着書本，在花園裏一邊散步一邊低頭看書。他看書很特別，是咀唇噏噏而動，唸唸有詞的，並且有時候，他會突然停下脚步，上下俯仰身體，甚至指手劃脚一番，似乎看到精采的地方，愈看愈有勁，以至於得意忘形。

我和一些搗蛋的同學，便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神經六」，常常故意走過去，裝着一本正經地，向他提一些不三不四的問題，有時還把他捉弄一番，例如騙他說學校門房裏有客人等他，叫他白走一躺；我們學校很大，從花園到校門來回起碼已超過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他被我們騙過好幾次，每次從門房撲了個空回來，總是慌慌張張地摸出那隻黃銅掛錶來望一望，然後急吁吁地朝課室奔去。而我們便忍俊不住，捧腹大笑。

我們起初絕不知道他是一個精於柔道的人，只當他是一個好脾氣，好學問的好好先生，他每次被我們捉弄，總是眯着眼望着我們投以回笑。

不過，他卻發過一次火，那是我僅見的一次，原因是我們收藏了他的金絲眼鏡。他那時十分生氣，跑到辦公室找我們的班主任。

我們的班主任在課上把我們罵了一頓，並告訴我們，說小川先生是個柔道功夫十分了得的人。



我們聽了當然不信。非但不信，反而還增添了一種笑料，以爲那是班主任用這個方法來吓唬我們。

有一天，我們在學校裏練習柔道的時候，適巧小川先生捧着書本踱過來。他看見我們在摔跤，便站在一邊旁觀。

教我們柔道的是新來不久的青年，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三十歲，他教授的時候，對我們十分嚴厲，我們都對他十分敬畏。

我們看見小川先生站在一旁，便又故意開他的玩笑，要他教我們幾度散手。

小川先生推了推眼鏡，笑一笑，並不正面回答，只是道：「玩得好，你們玩得很好。」

我們那位新來的教練，忽怔一怔，走過去拉着小川先生的手，作了個九十度的鞠躬，連聲叫他師父！

我們當時全都呆住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小川先生年輕的時候，會是東京「講道館」裏，有着極高段級的武師。

從此以後，我和同學們再也不敢把他當作書獃子捉弄他，並且還再三懇求他收我們爲徒。

他果然答應了下來。我們下午的那節體育堂，他剛好沒有課，便脫下衣服，從旁指導。

而那個年輕教練，也是歡喜欲狂，不住地向他請教。據說那教練好像在外面有仇人，正在作準備功夫，是爲了什麼事，我則始終不知道，總之他把小川先生看得如此重要，却是事實。

小川先生施起柔道絕技來，眞是十分的威風，他有幾招古怪的方法，我至今還沒法猜得透弄得明。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對他的看法，已經全然改觀，再也不以爲他是個「書獃子」「神經六」了。

而我也從此得到一個鐵般的教訓，再也不敢從外表估計和輕視一個人了。

我在小川先生那裏，學到很多寶貴的「打的學問」，我後來會著過一本用日文寫的「點斷法之研究」，寫得十分粗淺，我把原稿拿去請他修改更正，並請他寫了個「序」，不過那已是我離開學校將近廿年以後的事。當年在學校裏，却跟他相處了不過三年光景，他便因着往他埠中學執教，而離開了學校，成了我們最大的損失與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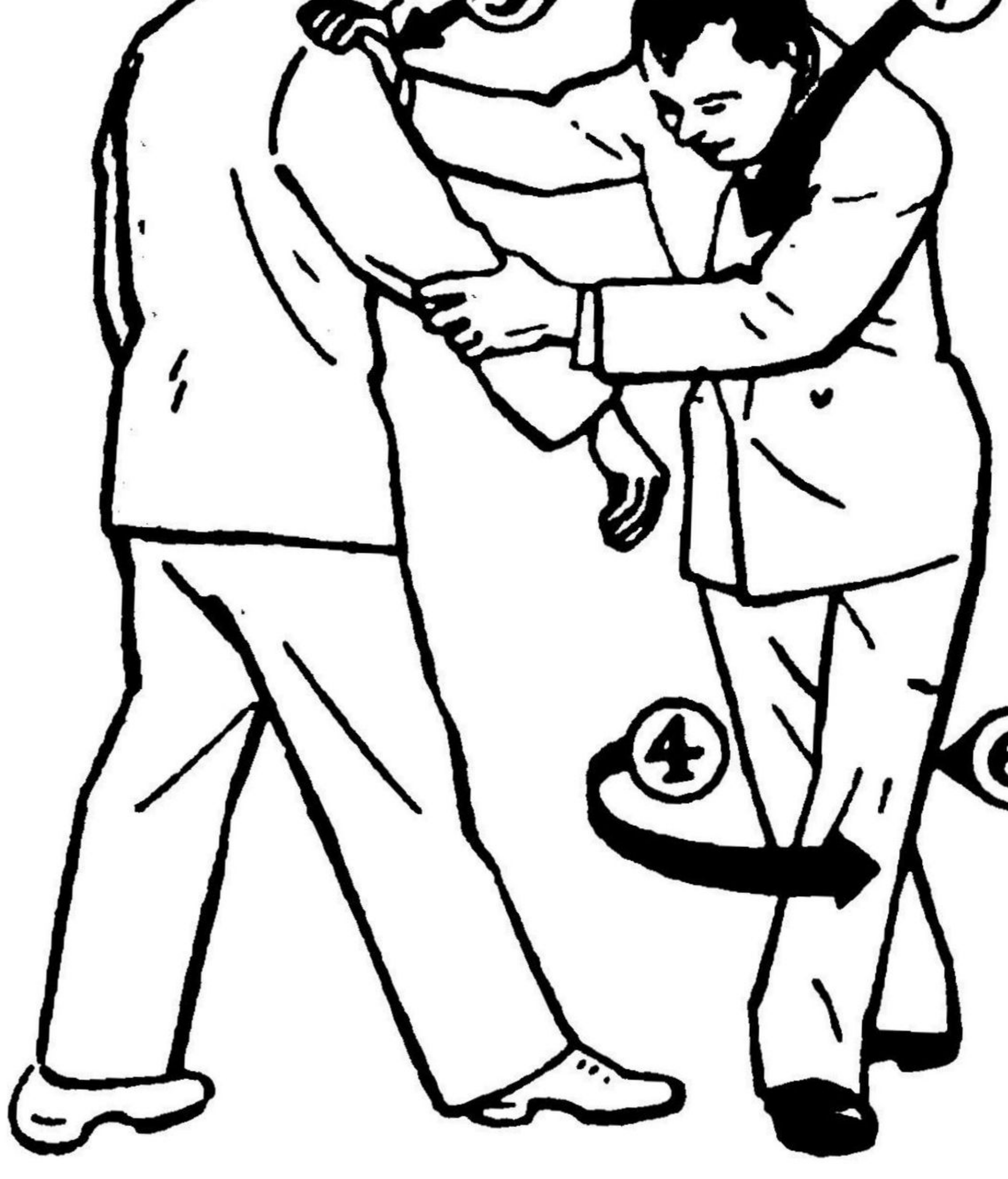
我所教過的學生之中，差不多都知道小川勝之助先生其人其事，當然都是我講給他們聽的。本意便是要他們知道謙虛的重要，不要低估任何一個人。這對他們練成之後，知道謙虛禮讓，不無有點啓導的作用。

而我本人，在感情上而言，也算是一種懷念和思源！一九三七年，我在講道館裏通過了嚮慕已久的段級考試，實在得自小川先生的教益不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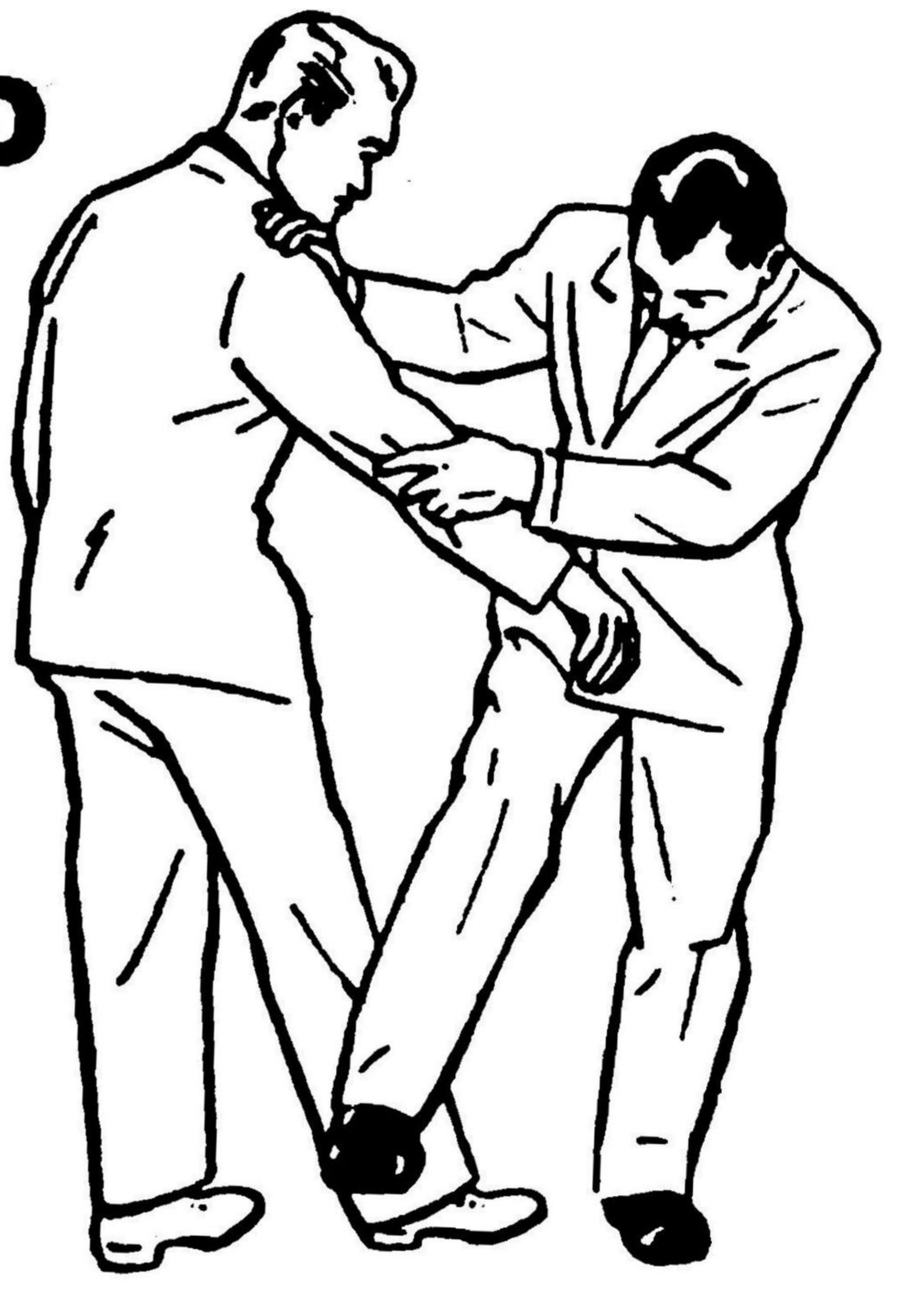
× × ×

近年來，「空手道」風靡一時，在世界各地掀起一片學習熱浪，許多人都偏向於空手道的鍛練，而忽視了柔道的重要性，以爲柔道已經落伍，那實在是極大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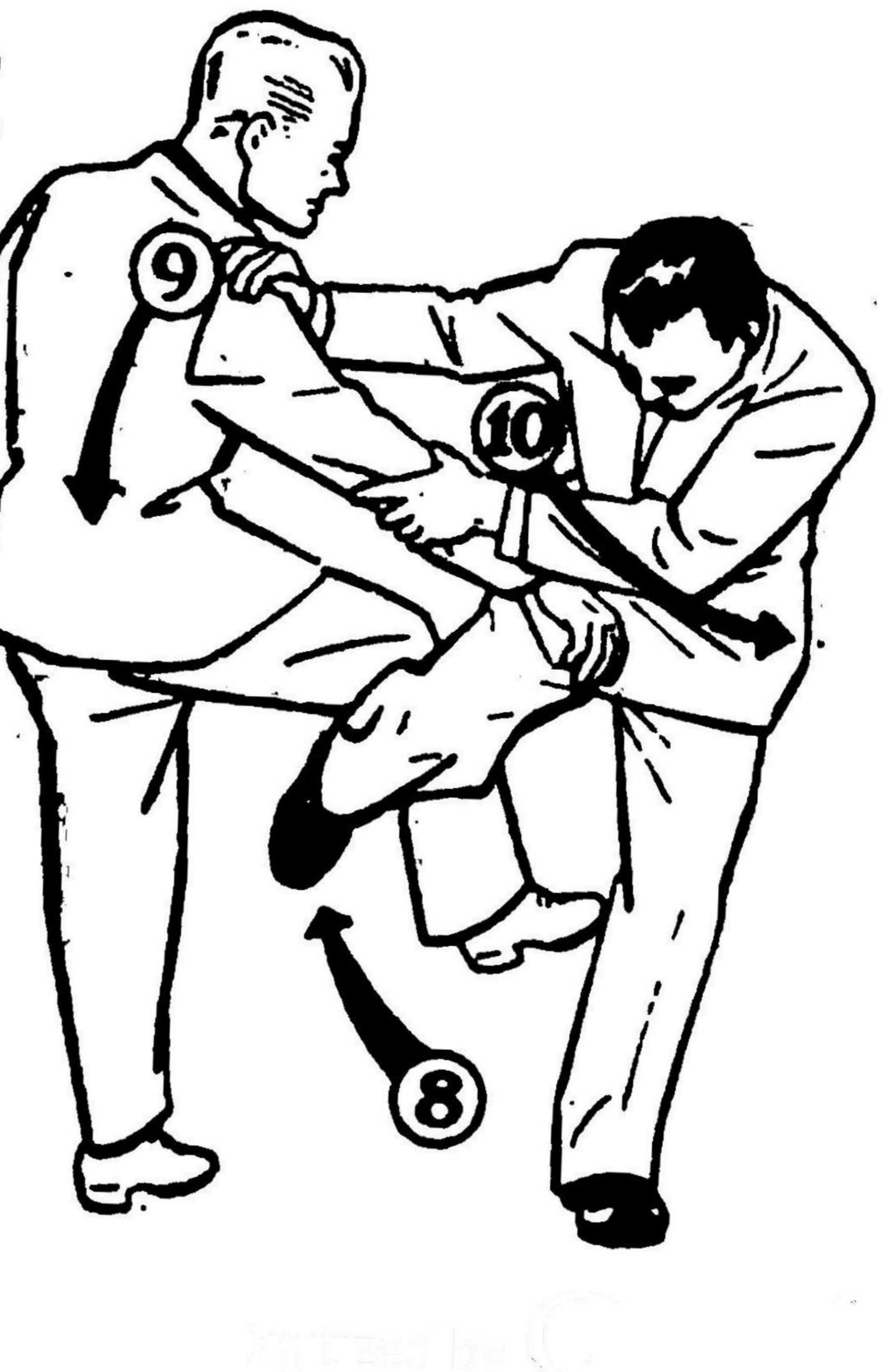
C



D



E



其實，空手道中的許多精髓都是採自柔道而來的，在柔道方面打好基礎，再轉習空手道，其進程之快速，是不可言喻的。

我有幾位在日本「後樂園空手協會」裏極負盛名的日本朋友，他們個個都是柔道能手，只此一例，已足見柔道基礎之重要性。

許多人以為柔道只是一種摔交的技巧，專注於摔倒法的鍛練。其實不然，柔道之技術，乃包括三大技巧：

(一)摔倒法(日人稱「投技」)；

(二)捉牢法(日人稱「固技」或稱「寢技」)；

(三)點斷法(日人稱「當身技」)。

我且把這「三大技」，畧介紹於後：

(一)摔倒法：

摔倒法便是把敵方摔倒在地上的技術。這裏面包括許多巧妙的方法。我不妨把它們分類於下，以便讀者對柔道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摔倒法分二門：

A立身摔法(日人稱「立技」)

B拋身摔法(日人稱「捨身技」)

立身摔法又分為三類：

(A)腰部摔法(日人稱「腰技」)

(B)背部摔法(日人稱「手技」)

(C)脚部摔法(日人稱「足技」)

拋身摔法則又分為二類：

(A)正倒拋身摔法(直捨身技)

(B)側倒拋身摔法(橫捨身技)

腰部摔法又有：

F

(一)浮腰(浮腰)

(二)掃腰(拂腰)

(三)釣進腰法(釣腰)

(四)大腰法(大腰)

(五)抬腰法(釣腰)

(六)後腰法(後腰)

(七)彈腰法(跳腰)

(八)大車法(大車)

(九)腰車法(腰車)

背部摔法又有：

(一)浮丟法(浮落)

(二)丟體法(體落)

(三)過肩摔法(背負投)

(四)肩車法(肩車)

(五)肩頂法(肩抬)

(六)隅丟法(隅落)

(七)掬摔法(掬投)

脚部摔法又有：

(一)大外割法(大外割)

(二)大內割法(大內割)

(三)小外掛法(小外掛)

(四)小內割法(小內割)

(五)脚車法(足車)

(六)大外車法(大外車)

(七)釣進掃脚法(拂釣)

(八)出脚掃法(出足拂)

(九)送脚掃法(送足拂)

(十)釣進頂脚法(支釣)

(十一)內腿法(內股)

(十二)膝車法(膝車)

正倒拋身摔法又有：

(一)拋摔法(巴投)

(二)後摔法(裏投)

(三)草袋摔法(俵返)

(四)拉進摔法(引返)

(五)隅反摔法(隅返)

側倒拋身摔法又有：

1 側車法(橫車)

2 倒掃脚法(橫掛)

3 內捲法(內卷)

4 外捲法(外卷)

5 谷丟法(谷落)

6 側丟法(橫落)

7 側分法(橫分)

8 浮摔法(浮技)

(二)捉牢法

捉牢法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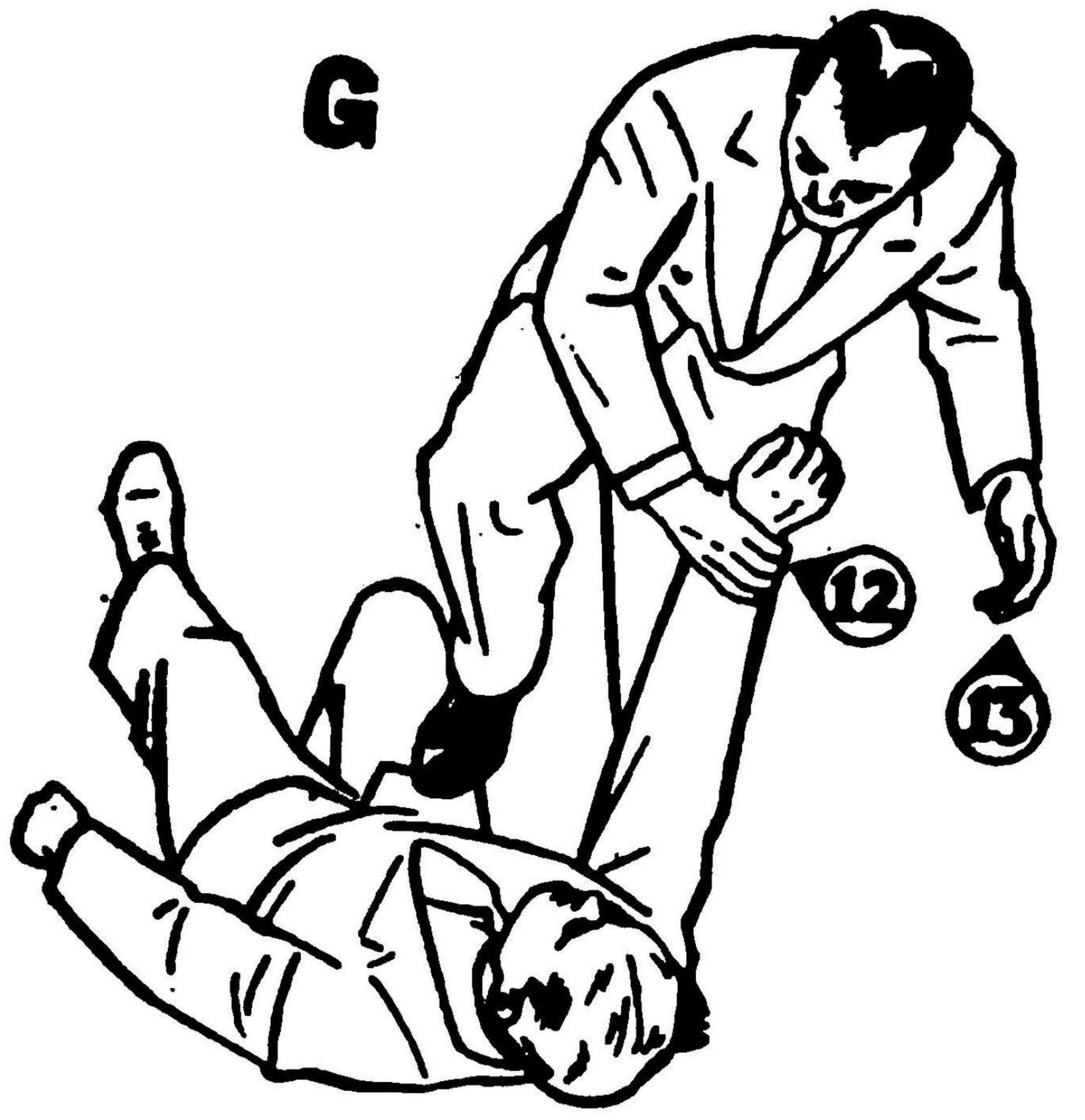
（A）關節法（關節技）。所謂關節法就是控制對方的手脚關節，使他不能動彈或不堪痛苦的技術，很有點像我國的「擒拿手」可粗分爲：

1 十字壓肘（腕挫十字固）
2 腕壓肘（腕挫腕固）
3 膝蓋壓肘（腕挫膝固）
4 全臂壓肘（腕挫全膊固）
5 鍼肘（腕搦）
6 鍼脚（足搦）

（B）壓制法（抑技）——所謂壓制法就是壓制對手身體，使他不能翻身的技術。可分爲：

1 正態壓制（本袈裟固）
2 變態制壓（崩袈裟固）
3 上四方制壓（上四固）
4 側四方制壓（橫四方固）
5 變態四方制壓（崩四方固）
6 肩制壓（肩固）

G



（C）勒頸法（絞技）——此法乃主攻對手頸部，令對方不堪痛苦而貼服。可分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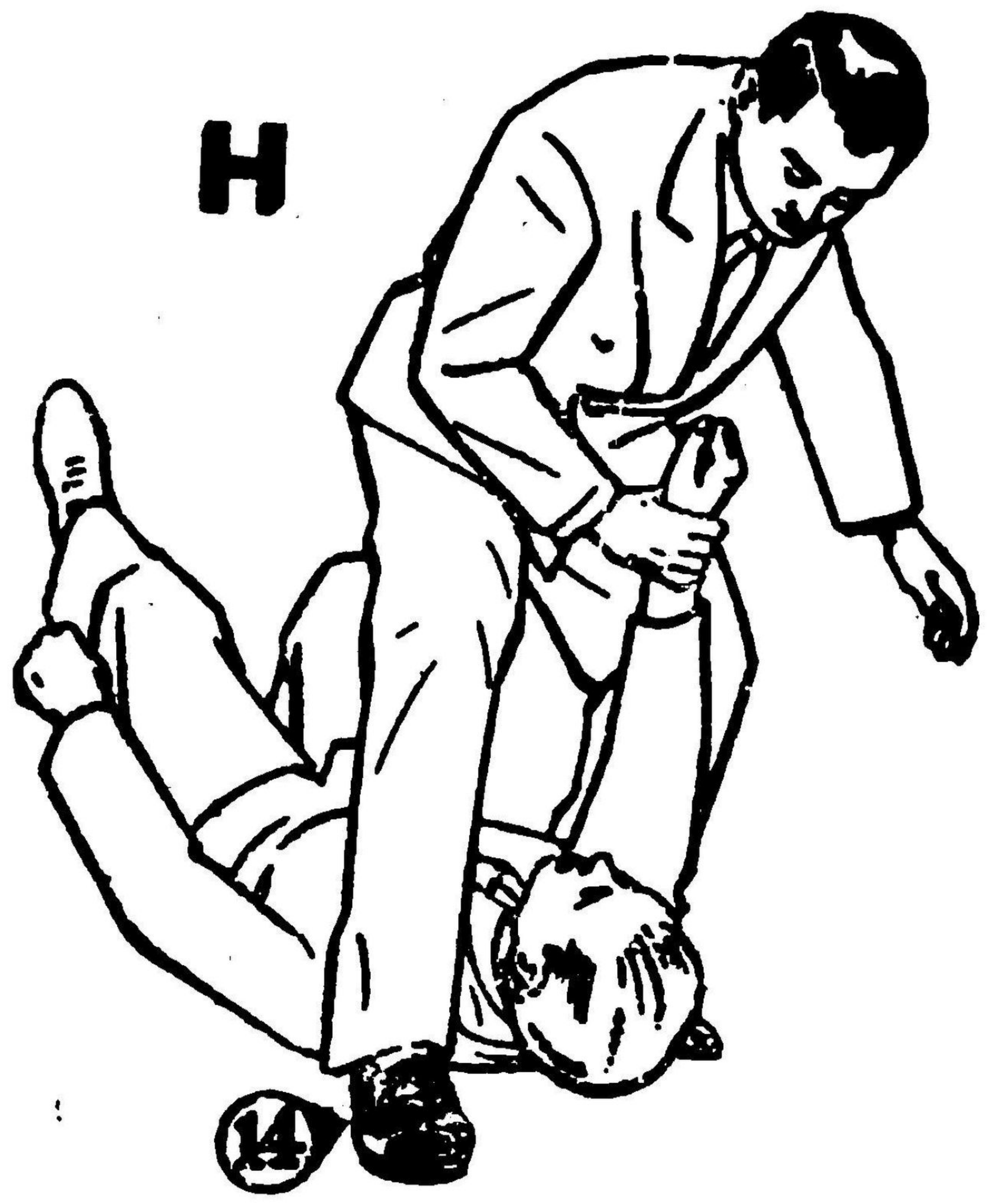
1 順十字勒（並十字勒）
2 半十字勒（片十字勒）
3 反十字勒（逆十字勒）
5 單手勒（片手絞）
5 雙手勒（兩手絞）
6 抱進勒（抱絞）
7 突進勒（突絞）
8 交叉勒（袖車絞）
9 半羽勒（片羽勒）
10 滑襟勒（送襟絞）

（三）點斷法

此法日名叫「當身技」，就是使用拳、指、掌、肘、膝、足等襲擊對方之身上要害，很有些像空手道的打法，也包括我國之點穴法之要訣。

由於此法十分殘忍，極易發生殘廢或死亡的事件，所以在柔道的比賽和自由訓練（日人稱「亂取」）中，均不准使用。

H



好了，我已把柔道的三大技巧，所包含的種種分類方法，排列出來了，那些方法其實還很籠統，若果細分起來，每一種方法裏，還有許許多多的不同的方法。不過由此足見，柔道實在是一項十分理想的搏鬥術，不僅限於摔倒法。

我在以後的「武史」裏，將會教你許多，從柔道的技巧中提鍊出來的犀利方法。現在你先從上列的分類中，得出一個概況，則以後學起來，便不致於弄亂。

× × ×

這一期，我先教你一套柔道中的「大外割摔倒法」。此法十分實用，也十分易學，最適合初學的讀者。

除了摔倒法之外，我在這一套散手之中，還

I

滲加了摔倒敵人後的「地上法」，此種「地上法」包含了「勒頸」和「制肘」二種方法的混合使用，效果自然加倍。

圖A——捉肘。

首先，你突然伸出左手捉住對方的右肘（如動作1）。這樣簡單的捉法，當然只能用於平時的練習，在實際的搏鬥之中，當然不會那麼容易。

不過要捉住對方的肘臂，也不是一件怎樣困難的事情，只要你憑着靈敏的頭腦，迅捷的動作和加入一點「假動作」，便會很容易地捉住他。

圖B——拉肘上步。

你一捉住他的右肘之後，便立即朝你自己這面用力拉過來（如動作3）。

在那一拉之際，你的左足，也同時踏上一步（如動作2）。

圖C——轉身搭肩。

承上圖，那二個動作之後，你的身體便向左方扭轉（動作4），把你的重心放於左足上（動作6）。

同時你的右手也乘勢搭到他的右肩上（動作5），而你的上身，則畧畧向前彎傾。

圖D——起脚掃。

你的重心既已放在左足上，你的右足便抬起，去掃動他的右小腿後側。

圖E——掃、拉、推。

這一鈎掃的力道，倒不須用足全力，只要把他的右腿掃離地面，便已足够（如動作8）。

不過在這一掃之際，你的雙手却要同時作「輔助動作」。這便是我在上一期所說及的「破勢」要訣。

你的右手要乘身體的扭轉之勢，用力把他的右肩，向你的「左下方」推壓，使他的上身，向他的「右後方」傾斜下去（如動作9）。

而你的左手，也同時用力拉他的右臂（如動作10）。

這樣一來，他的身體被你一推一拉，勢必要很不自然的向左扭轉，並且向後傾倒。

由於他的重心集中到他的右方，而他的右足又已然被你掃起，重心便失去支持，而跌倒下來。

圖F——彎身繼攻。

對方倒地之後，你的上身便畧畧彎下（動作11），繼續施用「地上法」，對他加以懲戒。

圖G——捉腕跨步。

在他一倒地之後，你的右足立即橫跨過他的胸前，同時你的右手抓住他的右手手腕（如動作12），而你的左手則可以放掉（如動作13）。

圖H——你的右足跨過他的胸前，便踏於他的頭部左側的地方（如動作14）。

圖I——捉腕倒地。

動作完成，你便朝你的左方側身倒地，在倒下之際，你的左膝要畧畧彎曲。同時，你的右手仍然緊緊抓住他的右腕，並把它向下推壓。

J

圖J——左手拍地。

你這樣倒地，也要有點技巧，乃是屬於「側倒護身法」。當你的身體剛着地之際，左手要力拍地面，以減輕傾倒之勢，而不致於因着跌得太快，而弄痛了自己（動作16）。

圖K——勒頸、壓肘。

眞正的令敵人感到苦楚，便是由此圖開始。

你在一倒地之後，你的左腿便立即伸直，把你的左足，從他的頸底下穿過去，使你的左膝頂住他的後腦（如動作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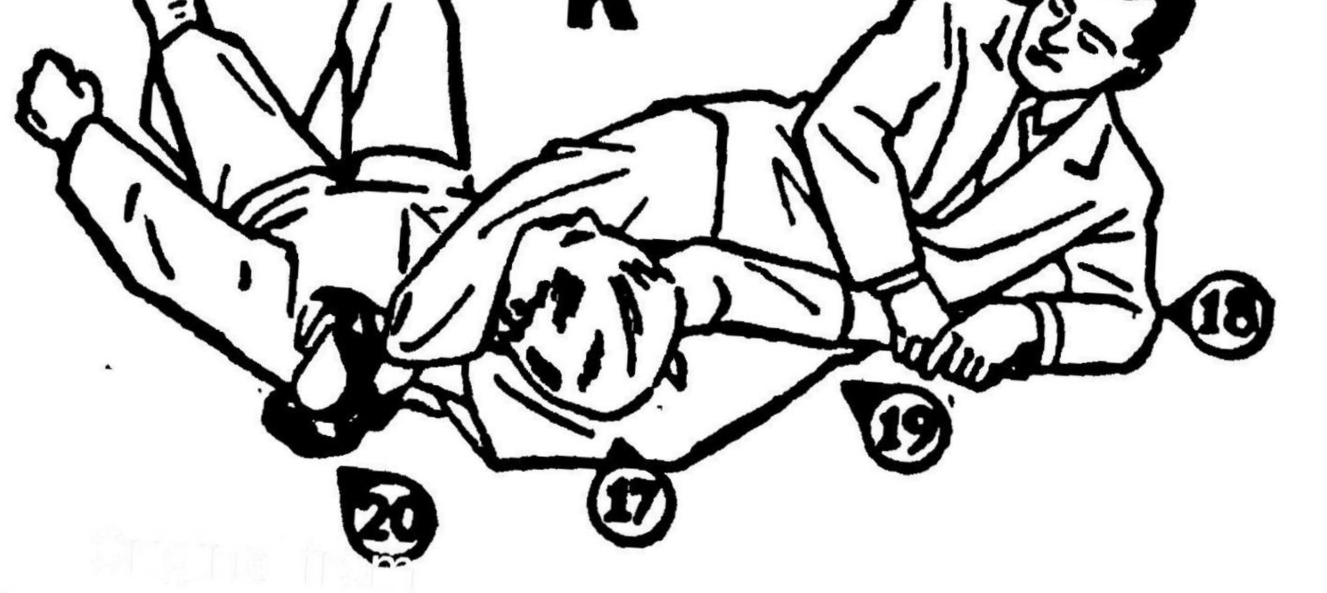
你的左足一穿過去，便立即和右足互相緊緊地鈎住，這樣便很自然地勒住了他的喉嚨（如動作20）。

同時，你的左肘支地，支持你的上身重心，（動作18），左手也抓住他的右手。

而你的右手便也用力推壓他的右手。由於你的左大腿部位，低住了他右肘，成了一個支點（動作19），你這樣推壓他的右手，他的右肘，便馬上發生痛楚。

這樣的姿勢，外表上看去，是十分的優美的，可是所產生的力道，却十分的大。

K



對方的右肘是痛得無法動彈不能反抗了，而他的喉嚨却更加難受。因爲你的雙足夠緊收縮，好似一把鐵鉗一樣，愈收愈緊，其力道遠比雙手勒頸大得多。

照此法勒頸，只消維持數分鐘，敵人便會窒息而死。

這一套柔道散手，包含了二十個主要動作，全都要像齒輪一樣地配合得當，既不可倒置，又不可脫節，比起上一期的那套摔倒法，是稍爲複雜了一些，但是仍不算難學，特別是上半部份的摔倒法，要比上一期那套更加簡捷和快速。

下一期，我將仍舊教你幾套柔道精髓，並灌輸一些柔道之常識和趣味性的搏鬥研究，相信你一定會喜歡的。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崇禎皇帝的末日

蘭陵·文　鳳君·圖

「全家劇」的悲慘劇

京師的外城已全陷於敵手，內城失陷的命運已經注定。但京師還有很多的大營兵，倘若能够苦戰死守，實行寸土必爭的巷戰，內城是至少可以維持多兩三日的，有兩三日的時間，皇帝或許可以設法做出一些死裏逃生，危中獲存的事。而今內城又陷的噩耗傳來，確使崇禎皇帝有這未免太快了的感覺，同時也使他斷絕了一切的希望。雖然在此刻以前，他的一些希望，實際上已等於幻想，難以實現，但至低限度，他還面對着那些希望來支持疲勞，焦急不堪的身心，使他的精神未至全部崩潰。

經過在南宮的萬歲山登高一望之後，這位大明天子知道他的紫禁城，在最多一天內，就准由李自成入來做新主人了。從萬歲山回至大內乾清宮的崇禎皇帝，回想及不久前遷都之議的事，不禁悔恨交並。在早些時，李自成的部隊雖然距離京師尚遠，但某些頭腦比較清醒和識見比較高遠的人，已看出京師遲早將會不守的，更加上滿洲人在關外虎視耽耽，隨時會乘危入關來攻的（在以往的十幾年間，滿洲軍隊就曾數度長驅直入，且曾一路南下而深入至山東省境，明廷軍隊全無抗拒之力。滿洲軍那時還有自卑感，認爲明國雖衰朽不堪，但仍是一頭大象，自己有如一條蛇一樣，尚未能吞象。所以，滿洲大軍雖曾進侵至京畿區，但並未直攻京師，也並無在關內各地久據的意思，那幾次的入侵，只不過以擾亂地方，掠劫人力和財物爲務。幾年下來，滿清的野心更大，而明國被困於「流寇」益加衰朽，他們很可能乘危再入，而以攻取京師爲目的。明廷已無力應付李自成的向京師進軍，倘若再加上滿洲大軍來犯，京師的命運是不用卜算都可知道的。）京師即使能苦守長時期，但軍民的糧食却殊可慮，所存未必能敷需求。（京師的皇家，百官和軍民每年所需的鉅額糧食，一向是全靠南方輸運來的。）於是，某幾位臣工大膽獻議皇帝應該立即南下去地方素稱富庶，現時尚無烽火之警的大江以南的金陵，在那裏暫設朝廷，以圖平亂和恢復之計。（金陵名應天府，原爲太祖建國時的首都，永樂後改都燕京，但仍以應天府爲留都，於是有「南京」之稱。至於原名北平的元代京師之地，自永樂後遷都於此，遂改名爲順天府，是爲京師，相對於南京的應天府，而被俗稱爲「北京」。）

在獻議遷都南京的那些臣工們認爲皇帝去至留都，將政治中心移去南京，南京的地位之重要性就頓即超越北京，日後即使北都不守，事尚可爲，至少在人心上還不至於瞭然全部崩潰，因爲朝廷和皇帝尚在，還可以繫官民之望和能够號召天下。但假使皇帝始終留在北都，而北都的形勢又是如此的危急，一旦城破而陷於敵手，整個大明王朝也將會隨之終結的。

這個獻議也曾打動過崇禎皇帝的心。但他是個好勝、自負、要面子，而又剛愎自用的人，自認是一個極負責任而絕非亡國之君的最高統治者，倘若遺捨太廟和祖宗陵寢所在地而已有二百年以上歷史的京師而他去，則在面子上太說不過去，並使他平日的那種自負好勝的性格受損，這就使他雖有意却不能不躊躇猶豫了。還有，他朱家王朝的一件歷史故事，也使他的欲遷都之意受到阻止。在正統十四年，英宗御駕親征瓦剌，在土木全軍覆滅，官兵死傷數十萬衆，皇帝且成了俘虜。瓦剌軍由也先統率，直廹京師，兵臨城下，當時的危急，比之今日李自成部隊還遠離在千百里之外，要高過不知多少倍。當時曾有一些大臣建議遷都南京，但于謙等大臣却認爲京師乃天下根本重地，一遷動則大事去矣，力主速召勤王兵死守，並力言主張南遷的人是姦臣可斬。後來，京師在于謙的督師下，終於轉危爲安，也先兵退，最後且送還英宗這位被俘虜的皇帝。當時倘若南遷，朱明王朝可能會覆滅。但在堅以死守京師的決策下，使朱明王朝多延續了一百九十多年而至於今。這個祖宗朝的先例，是今日主張遷都南京的一項最大阻力。同時，崇禎皇帝也還有其他方面的顧慮。終於有一位言官光時亨，顯現出大義凜然，理由十足的姿態，而反對遷都之議（但光後來却做了降敵的二官），崇禎皇帝接受了光時亨的意見，不許再提遷都的話。當時，又曾有一些有遠慮的臣工，認爲皇帝因種種的顧慮，不便出都，但應從速派皇太子去南都，萬一京師有什麼不幸的事，皇太子就可以在南都號召天下，也可以爲朝廷延一脈之傳。可是仍爲光時亨竭力反對。光時亨在殿陛厲聲叱斥道：「諸臣要皇太子南下，意欲何爲？」他的意思就是說：諸臣主張皇太子去南京，是準備乘機擁立皇太子而使今上去位。在舊日帝王時代，即使親若父子，但一涉

及皇位和政權的事，便會猜忌至深，甚而演出家庭慘劇的。當日在位的皇帝，即使已立了自己的愛子爲儲君，但對兒子仍時加防忌的，見到臣下有對皇太子特別親近，或時時爲皇太子樹恩德和延名譽，便老大不自在，認爲他們之心不可問，即使不對愛子的儲君有所譴責或處分，但却決不肯放過那些臣下的。崇禎皇帝是一個絕不昏庸懵懂的君主，而自古以來所有愈聰明，愈能幹，愈予智自雄的帝王，就愈具有這種猜忌的性格。他在聽到臣下奏請給皇太子以某項名義——譬如說：「天下兵馬元帥」或「留都監國留守」——而去南京的話後，內心已震動了一下，再在聽到光時亨的厲聲詰問之詞後，臉上頓時變色了，而爲在殿諸臣所淸楚地見到。時至今日，已不同往年，再者，諸臣作此奏論，不管怎樣，總算是體念時艱而作的善意獻議，不能加以罪名，所以，他也沒有給任何人以處分。可是，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一個人敢提及請遣遷太子出京的話了。至於遷都之議，也不准再公開討論。據說，天啓皇帝的遺孀張皇后，在聽到李自成的大軍日近京師的消息後，曾經遣本宮的首領執事太監去見皇帝，轉述她的意思，請皇上以社稷爲重，或即親去南都，或遣皇太子出京，給以「天下兵馬大元帥」的名銜，以便在外團結民心和號召勤王之師，萬一都師不幸，有皇太子在外，朱家的大位也可一脈直傳下去而不致中斷。崇禎皇帝聞言大怒，給那位太監以嚴厲的申斥，並下諭以後封鎖消息，不讓張皇后獲知外面的軍國諸事之訊。那位太監是代表張皇后傳言的，給他以申斥，實際上即是對張皇后的意見申斥。張皇后是嫂后，崇禎皇帝曾對她執過臣弟之禮，在嗣後即位至今，對她的禮貌一向是不錯的。張皇后的賢德，又是素來爲崇禎皇帝所尊仰。而她對他又有大恩：當天啓皇帝病重時，他一力主張萬一不諱，應以皇弟信王的他入嗣大統；並不顧客魏的不悅和反對，力勸她的丈夫皇帝速召信王入宮，以視疾爲名而面囑、大事；天啓皇帝崩後，她又堅持應以信王入嗣大統的主張；因了她的如此堅決的表示，宰相大臣等簽請信王速行入居大內的事，客魏也不敢斷拒了。總之，他的能夠順利地以外藩入嗣大統，天啓張后的功是不可沒的。他所最寵愛的女人是田貴妃，因之，田氏所生的兒子也爲他所最憐惜，田貴妃病歿，他就會以愛子囑託張皇后撫養照料。在請派遣皇太子出京的事上，他對素所尊敬的嫂后又兼爲他的大恩人的張氏尙且如此，自無怪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再言及此事了。

崇禎皇帝在乾淸宮內，回想及這時日尙近，記憶猶新的事，不禁悔恨之情交集，但時機已失，現今悔恨備致，已經太遲而無濟於事了。在他初聞外城全失的消息後，他也曾生起逃亡的念頭，希望能逃出京師，以圖後舉。假使上天和祖宗鑒憐庇祐，使他能走出危險之區，而至某地——最好當然是留都的南京——以該地爲行在，宜告天下，號召勤王之師，以謀恢復中興，最低限度，他希望能逃出而保住自己的一命，以後的事，將來到時再說。凡是有生命的動物——何況是萬物之靈的人——，都是愛戀自己的生命而具有求生的意思之本能的（所謂「螻蟻尙且貪生」）。他的想出逃而求保住自己一命，自屬人之恆情，未可厚非，也不用爲他諱言。一個人求生，只要無害於仁義，不悖於道理，即使難免懦弱和貪生怕死之譏，仍是可以諒解和同情的。這位大明天子，在京師最危急的時刻，沒有想到肉袒牽羊，出而迎降的念頭，已經算是難能可貴了。比起以往某些王朝的末代之君來，在這點上講，也算是賢多了。

但上天和祖宗實在不鑒憐這位大明天子。人心盡去，大營兵潰，京師外城陷後，敵方已不再遭遇到任何的抵抗和阻拒，繼之就是內城某門不守之訊傳出。崇禎皇帝本來以爲數以萬計的官軍，會同他的內侍和子民，給敵方以堅拒，而使整個京師的易主之事延遲兩三天的；有這兩三天的時間，他就可以作出亡的準備，而使他的逃亡出生天的希望，成爲可能的。但事情的發展太不如他的意了，就在外城全陷的當日，內城不守之訊傳來了。外城全陷是在三月十八日的申刻（以現代的計時方法來說，就是下午三至五時），當天晚上，他就聽到一個內侍報說內城不守（那時只是下午九時，十時左右）。這個消息使他驚惶異常，他認爲那個來報訊的太監不會說謊騙他，可是，他的內心却總是拒絕相信。他想多知道一些消息，從而確定大營兵散，內城不守的消息只是訛傳。可是，現今大禍臨頭，林中羣鳥都在忙着各自分飛，作爲家奴的閹人，此時也不再敬畏什麼皇帝主子，那個來報訊的太監，說完就走，皇帝喊他轉身回來，想問多一句，都辦不到了（大多數的太監，此刻正在忙着迎降敵人，或忙着逃難

，那個閹人能在這個時候趕來報告不幸的消息，請皇上速行善自為計，已可算得是一位忠貞的奴僕了）。為了主觀的願望廹使他內心拒絕相信，這位大明天子，所以有親登萬歲山遠眺之舉。他的變眼告訴了他，那個內侍所報告的消息確是一個極大的噩耗。

他在萬歲山徘徊躊躇時，實在是因為內心紛亂得很而一時不知所措之故。他的想逃出京師的希望，這時，他知道已告斷絕了。敵人已在開始進入內城而以紫禁城內的皇宮為目的，四面八方又俱是敵兵，他是挿翅難以飛出的，卽使僥倖他能混入逃難的難民羣中，生命的安全是沒有一點點的保障的。還有，以他做慣親王和皇帝的那種氣派，儀態，舉動和言談，再加上他的自幼嬌生慣養和養尊處優，能像一般難民那樣捱受苦辛嗎？相信雜在難民羣中的他，被人一眼就可發覺到他的非常人的身份。他一想到這兒，全身打起冷顫了。北國的三月，尤其是在晚上的露天之下，寒意是相當深的，再加上內心的恐懼憂慮，他全身顫抖得不能自己，連在旁的太監王承恩也明顯地覺到了。王承恩忙伸手去扶持住他，並連連低聲地說：「爺爺千萬要保重呀！爺爺千萬要保重呀！……」

「唉！珍攝，保重，現今完全談不到了！」崇禎皇帝在黑暗中向這位現今仍隨侍着他的孤忠耿耿的太監，投了一瞥後又繼續說：「王承恩，看來，我們君臣將死無葬身之地。戕—戕已經決定了，我一定要死在太廟所在地的京師。」

他知道自己的逃生已絕對無望。他是個自負、好勝而要面子的人，他絕對不能厚顏去迎降被他一向稱為叛賊的李自成。他也不能被人從難民羣中發現到而成為俘虜。假使他在逃亡中被人發現到而拘捕起來解送去李自成的面前，他想他還有面孔見任何人嗎？他能不被後世的人所譏嘲嗎？他還能繼續說他「非亡

聞說賊兵明天入宮，后妃公主等紛紛自盡。

國之君」嗎？現今，他既對逃生斷絕了希望，接着生起的決定，當然是一死了。他對王承恩說他一定要死在太廟所在地的京師，這確是他新作的決定，也確是他的由衷之言。雖然，他今年只不過三十五歲，方在壯年，照說，總還有三四十年的歲月可活（他一向自信以他的私生活的嚴肅而不耽溺於酒色，是會比他的好幾代祖宗享壽長的，他將會像二祖—太祖和成祖—一樣，活到六七十歲以上），儘管國事如何艱危，生命畢竟是可戀，皇帝的大位畢竟是可貴的，他怎樣都捨不得離開人世，可是時至今日此刻，所有的環境和情勢，已給他指出只有死路一條可行，他非作出死的決定不可了。

一經作出了死的決定後，他的心情反由紛亂而趨於平靜了。既決定了死，本來就可以立即死去，而且也應該立即死去。因爲敵人已在開始向皇宮猛發，最遲明天，（三月十九日）此刻，皇宮就要由新主人來入居了，這位大明天子如果不迅速自決，而一落入敵手，就會暫時求死不得，而要蒙受大辱的。但他是一個有特殊身份的人呀！在國家言，他是最高統治者；在家庭言，他是家長；對他朱家的列祖列宗說，他是嗣承大位的人；他不能就此一死了事，他得作一些死前的安排。他需要作的一些安排，不管能否發生如他所預期的效果，不管這是否枉費心力的多此一舉，但在情理上，在求自己的心有所安上，都是應該做一做的。他不再在萬歲山上徘徊，而急回去大內的乾清宮，就是爲了趕緊去從事他死前應做的一些安排工作。

夜已漸深，回至乾清宮的崇禎皇帝，強自抑制着悲傷的情懷，首先爲大明王朝的延續和他的兒子—包括皇太子和已封王的諸子—問題，有所安排。

整個京師的淪陷之命運，已是絕不可挽救的了。崇禎皇帝在事實上和情理上，已不能够走出京師，而至別一處地方繼續做他的皇帝。這兩點都已爲此刻的崇禎皇帝所確認。他因之甚爲悔恨早些時日未能毅然採遷都之議的失策。同時，他更悔恨未能聽從臣工和張皇后的有遠見的建議，早日遣皇太子出京。今日，京師即將全陷，自己固然要死，而自己的兒子們也將難免死亡的命運，這是「全家劊」和同歸於盡，確屬人世間的極大悲慘劇。他一想及此，自覺罪孽深重，就因爲他的缺乏遠見，師心自用，未能先事綢繆，以致造成今日可能「全家劊」、「滅門絕戶」的大悲劇。從父子骨肉的情分來說，他對不起他的無辜年輕的兒子（他們都只十幾歲，尚未全曉人事世務，王朝的敗亡是牽不到絲毫的咎責於他們的身上的）；他對不起他的妻妾而爲他們生母的周皇后、袁貴妃和甫於一年前病逝的田貴妃。從因爲他的過失錯誤，以致他的一脈自此中斷而言，他對於祖宗是負罪良深的。別的兒子還可說，他的嫡長子早已被冊立爲皇太子，其身份不單爲他的兒子，而且還是大明帝國的儲君（數千年來的傳統，認爲皇太子是國家的根本），負有嗣承祖宗大業的重責。他在國家事危急存亡之秋，未能爲國之根本而肩承祖宗大業之責的儲君之安危和出處，作好安排，他是難以任何理由向祖宗、皇宗、臣工乃至天下庶民自解的。現今，時不我與，已經太遲了，但趁他一息尚存的時候，他仍必須爲國之儲君而爲他的愛子的嫡長子之前途問處，作一些打算和安排，至於能否實行和能否有較佳的效果，他只好歸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他已決定一死，讓當代及後世的人都讚嘆他是殉社稷而死的。他知道京師一陷和他一死後，大事盡去，江山也將不再續由他朱家執掌，太祖高皇帝百戰艱辛締建和慘淡經營的大明王朝也將自此告終了。他自言自語道：「自三代而下，每一王朝享國的年數長短不一。強若嬴秦，統一六國後，不過傳二世而止；胡元的兵威之強，曠古所無，統治中國，也過不了百年。這些短的不必去說，即以漢、唐、宋而言：西漢二百十四年，東漢只一百九十六年，加起來也只不過四百二十六年；李唐一代二百九十年，還差十年，才够三百載，倘若除去了其中武則天的大周治國二十一年，就只得二百六十九年；趙宋一共三百二十年，但却分北宋和南宋兩段，而南宋又只是偏處江南的一個小朝廷。我大明自太祖建業至今，已有二百七十六年，始終是一統的大帝國，中間又未曾斷過；再說我朝很可能在皇祖的萬曆年間，或皇兄的天啓年間亡國，居然能綿延至今日，已是上天和祖宗的庇蔭了。自來興廢不定，從無千年的一姓王朝。我朝能以一統大帝國享國二百七十六年，比之漢、唐、宋，其實好多了；而中間又屢有可亡之勢，終至於今始亡，夫復何求？不過，我非亡國之君，而偏要在我的手上亡國，這是

淺所最不甘心的。淺朱某不蒙上天和祖宗垂憐，末代亡國之君是做定了，不過──」

不過，這位自知做定了末代之君的崇禎皇帝，仍痴心夢想上天鑒憐庇祐他朱家，讓他的嫡長子的皇儲能夠不遭難，並能夠在臣民的擁戴下嗣他的大位，以謀中興，最低限度亦能偏安江左，延朱明王朝的一脈。他想：「司馬氏以詐欺起家，惠帝愚蒙，有賈后之禍和八王之亂，但懷、愍二帝被胡人亡國俘獲後，晉室仍能在江左延多百年的壽命；趙家有「弱宋」之稱，徽宗不道，天下大亂，金人入寇，宗社爲墟，二帝被擄，但高宗仍能建王朝於江南，使趙宋一脈又多維持了一百五十三年。我朝祖澤深厚，我又沒有失道，天下共知我非亡國之君，難道我朝就不及晉、宋？我的兒子難道不能做晉元帝和宋高宗嗎？」

皇太子年輕，總得委託一個大臣照顧他。勛戚是與王朝同休戚的命運的，受委託後一定能盡心盡力。於是，崇禎皇帝立卽執起筆，蘸了硃砂，寫了一道上諭，特任成國公朱孝純，提督內外諸軍事，盡心全力夾輔皇太子。他寫好後，召來一個小內侍，命卽送去內閣，俾宰相們知曉，並由閣臣根據上諭，擬稿而以明旨頒告內外諸臣。

小內侍持了皇帝親筆的硃諭而急急趕去內閣了。內閣本來日夜有閣臣輪值和官員胥吏在的，可是，今晚却空無一人，閣老宰相固然不見，卽內閣官員，甚至胥吏，也沒有一個人在。小內侍就把那道硃諭放在內閣的一張桌面上，就算做妥了這項差使，他也沒有再回去乾清宮復命。崇禎皇帝 因爲最後的時間已不多，尙須趕作其他的安排，命小內侍送出硃諭後，也就沒有再一查詢送去的經過情形。他總以爲像往日平時一樣，上諭送去內閣，自會一切按規例辦理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的這道親筆硃諭，後來第一個見到的人，乃是次日李自成部隊派去內閣搜檢的一位將領。

崇禎皇帝命內侍送出硃諭後，要趕緊爲他的兒女和妻妾作安排了。他命王承恩去宣召皇太子、王子、公主、周皇后、袁貴妃來乾清宮；同時又派了一個大太監去天啓皇后張氏的宮，說賊人將於明日入宮，爲免受辱和存國體起見，皇上決定在今晚命皇后、貴妃和公主等自盡，請張皇后也在今晚自行歸天罷。

這消息頓卽傳遍了大內，三宮六院的人，無不聞知了。一時，哭聲四起，到處亂成一團。皇宮的女眷們，上起后妃，下至最低級的宮娥綵女，無不痛哭。皇后、貴妃和公主，奉了皇上之召而去乾清宮，自當聽旨意行事，至於其他所有的女眷們，則魂飛魄散，莫知所措。死，是任何人都不願的，苟有一線生機，是不肯遽然輕生的，可是不死又如何呢？

忽然，有一個宮眷大聲叫道：「明天賊人是一準入宮的了，我們如果不早死，誰都免不了要受賊人的糟塌。女人的貞節是比性命還重要的，受辱而偷生，是世間最醜最無恥的事。張娘娘、周娘娘、袁娘娘和大公主等，以皇后、貴妃和帝女之尊，都決定一死，我們還能夠偷生受辱嗎？何況來辱我們的，又是虎狼豺豹似的賊寇叛逆，我們能受得了嗎？我已決定投水自盡，還我潔白的女兒身給父母。諸位姊妹願意盡忠死節的，請跟我來！」

一人開了頭，頓卽有無數的人响應隨從。宮眷們都正在不知所措時，有人大聲提出辦法，只要有三幾人响應隨從，其他的人就會不再思攷地紛紛隨從的。要不了多久的時間，皇宮御苑的湖池中，乃至無水的枯井中，充滿了一條條女人的身軀。這時，却有一個綺年玉貌而滿臉英氣的宮人費貞娥，立在湖畔，眼看着湖中一具具姊妹輩的屍體，默然不語。她的雙眼已濕，臉上充滿了悲憤的神色。忽然，她的唇角有一絲難以描繪其意味的笑容出現了，接着，她喃喃地自語道：「哼！我可沒有這樣傻。我是不會像她們這樣白死的。」

（未完）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時裝奇情俠義打鬥長篇

血衫刼

霍愛迪・文
雲　君・圖

〔七〕兩隻衫袖　大有乾坤

在那樣寒冷的黑夜裏，有一個西洋女郎緊緊地跟隨着我，自然不是偶然的。

我伏在貨車裏，瞧見她回身走去，立即從貨車上跳下來，跟了上去。這是一個反跟踪的好機會，我當然不肯放過；我處於一件詭秘已極的陰謀之中，在還沒有弄清楚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之前，我絕不會放過任何一條可以探查的線索。

我遠遠地跟着她一直走過了五個路口，她忽然走進了一幢屋子裏去。那是一幢三層高的小洋房，門前有一個小花園，算得上十分的精緻。那西洋女郎穿過了小花園，走上門口之際，忽向四周圍掃視了一遍。

我立即站到路邊一棵榕樹之旁。我可以十分肯定，她的視線並沒有掃到我這裏來。她掃視了一遍之後，便摸出鑰匙，開門走了進去。

我在對面行人路上，徘徊了二分鐘光景，便看見三樓的一個窗子裏，透出了亮光來。

我知道那西洋女郎已然走進了那間室中，我便定意摸上去探一探。

不料我剛要穿過馬路，忽看見馬路對面，那幢屋子門前，有一個形迹可疑的人，正站在那裏四面張望。

我覺得妙頭不對，立即縮回了脚步，裝着一個路人，沿着行人道，緩緩地向北面溜蕩過去。

幸好這一條馬路，還不算得怎樣僻靜，仍然有不少的行人和車輛經過。並且，路邊的街燈，被那一排茂密的榕樹葉掩映，光線打了個折扣，瞧起來也就不怎樣清楚，正好有利於我的窺探。

我走過了幾棵榕樹，便停了下來，藉着樹身，斜斜地望過去。

那時候，我距離洋房的門口，約有五莫十來步遠近，不過那兒有一盞街燈，却沒有被樹葉掩蔽，故而我望過去，還可以看得十分的清楚。

那個形迹可疑的人，是一個外國男子，戴一頂黑色的禮帽，身裁長得十分高大，足足高出我大半個頭。他先是站在門外，探頭朝花園裏望了一望，然後便緩緩走到附近一枝街燈底下站定了抬頭觀望三樓的窗子。

本來，我還以爲那個外國男子，是那西洋女郎的同夥，在門口候伺我。然而此刻，我却推翻了先前的猜揣。因爲那外國男子不住地抬頭觀望那扇窗子，絕不注意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行人。

那當然看得出，他要窺伺的人不是我，而是那個西洋女郎。

我實在弄不清楚，他爲什麼要窺伺那西洋女郎的行動；那西洋女郎的身份我既不知道，這個外國男子的身份，我更加無從知道！

我伏在榕樹之後，猶豫了一陣，仍舊決定上去「拜訪」那西洋女郎。不過，那外國男子既站在門外，我這樣走進去勢必會引起他的注意，並且，我也不想由正門走進去。

我朝那洋房的周圍瞧視了一遍，忽找到了一條路徑。那洋房的旁邊，有一條小巷，從那小巷進去，再沿着那洋房後面的救火鐵梯，可以直通到三樓，正是一條最理想的通路。

主意既定，我便越過馬路，走進那條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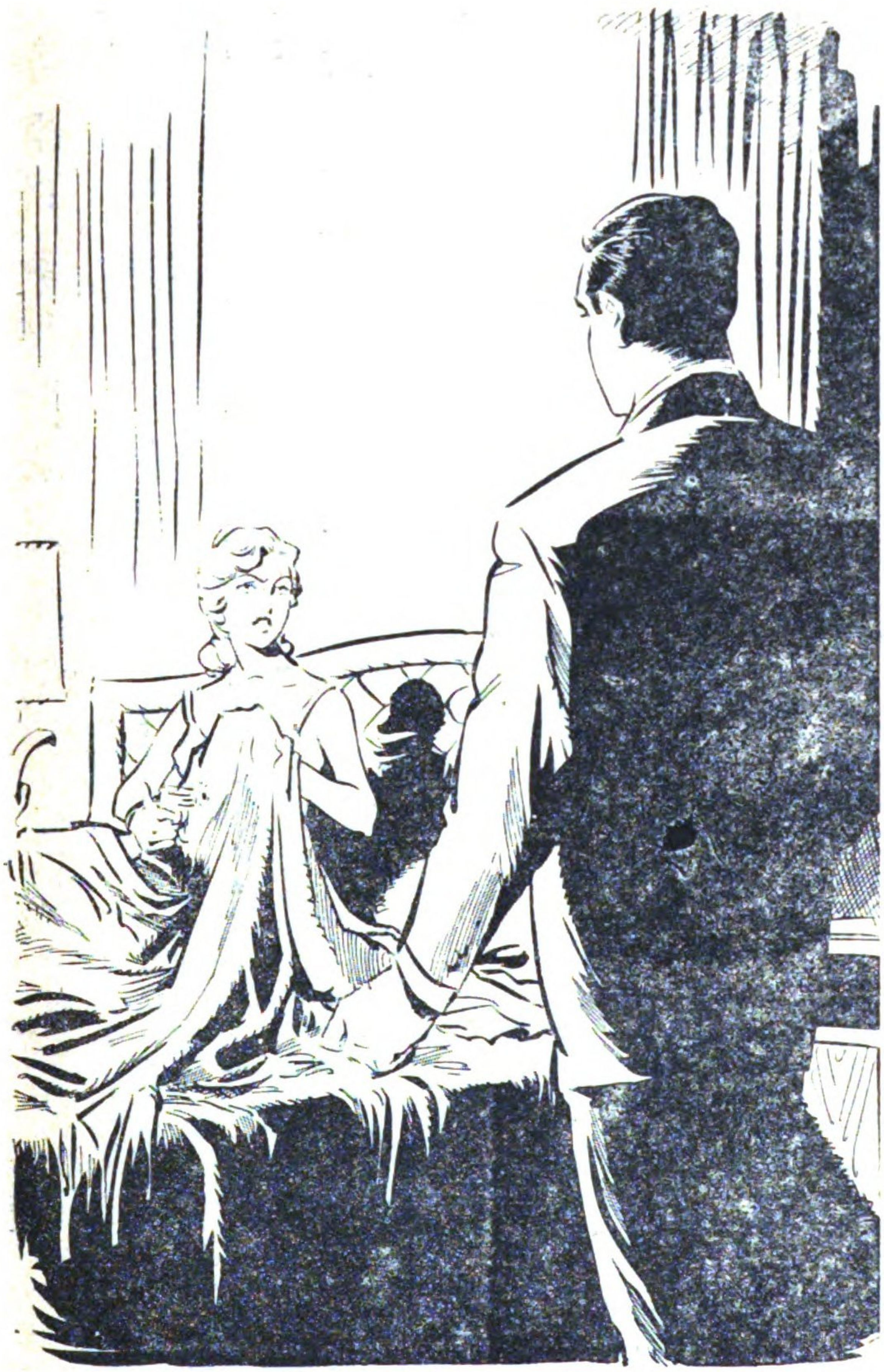
然後，我便爬上那條鐵梯，一直上到了三樓。

那兒有一扇玻璃窗，乃是那亮着電燈的房間的另一扇窗子。我透過玻璃，看見那西洋女郎，已然換了睡衣，正從浴室裏走出來。

我在她剛剛上床之際，推開窗子，跳了進去。

那女郎一聽到開窗的聲音，立即回過頭來，而我在她剛一回頭的當兒，早已竄到了她的床前。

那女郎一見到我吃了一驚，一手拉被，一手從枕頭底下，摸出了一柄精巧小手槍，對準了我的胸口。



我笑一笑，用英語道：

「小姐，你明知道我會跟着進來，又何必要驚惶呢？」

我說這句話之際，外表雖然十分地鎮定，但是我的心裏，却着實地吃了一驚！

我的吃驚，倒不是因爲她的手裏有一柄手槍；多年來我被人用手槍威脅過不知多少次，這種滋味嚐得多了，也就覺得淡然了。我吃驚的是，這個西洋女郎，與我曾有過一面之緣，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和倪姍姍被困在荒島時，所遇到的一隻遊艇上的西洋女郎。我還記得她叫海倫楊！

所以，我在她用手槍指住我，而我又把她認了出來之際，我便索性直截地說出了那句話。事實上，她剛才種種的表現，都擺明是在誘引我跟踪她的。

海倫楊收斂了那一副驚惶的表情，含蓄地笑了一笑，用純正的中國話，道：

「霍先生果然是個名不虛傳的中國英雄，居然完全把我識穿了！」

她的話使得我的臉上發燙。我雖然把她認了出來，來，可是直到目前爲止，我對於她的一切，一點也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這句話，是不是有意在挖苦我。

不過儘管如此，我倒不是沒有一點收穫。她說的是純正的中國話，我在那短短的一剎之間，只覺得她的中國語音，十分地熟悉。

我立即想到了昨天晚上，用手槍嚇唬閻氏昆仲的神秘女子。那女子的語音，跟海倫楊十分地相似！

我欠了欠身道：

「楊小姐不是在取笑我吧？」

她放下了手槍，從床頭取出一支香烟

，燃着了笑道：「我跟你一共見過二次面，怎敢如此無禮？」

我轉了話題道：「楊小姐的中國話之流利，使我身爲中國人也十分地佩服。」

她道：「我的父親是意大利人，母親是中國人，並且，我是在中國長大的。」

我又欠一欠身，道：「難怪，難怪。闞氏兄弟大概做夢也料想不到，一位槍法如此了得的小姐，是個中意混血小姐！」

海倫楊畧畧怔了一怔，顯然已被我猜中了。

她笑一笑道：

「霍先生果然耳目厲害。不錯，昨天晚上，你和倪小姐下了遊艇之後，我一直在尾隨着你。」

我吸了一口氣，道：

「那末，我們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你爲什麼要尾隨我？」

「好奇心的驅使，」她說得極其地平淡，「跟你一樣。」

她竟然跟我同樣地有着這種「嗜好」，我不覺有點好笑。

我道：「想不到我們竟都是『好此道者』，幸會，幸會。但你爲什麼要暗中助我？」

「就因爲我們彼此都是『好此道者』。」

她的回答，我當然不能盡信。

我道：「昨天晚上，你用石子擲我，究竟是什麼意思？」

海倫楊嫵媚地笑了起來。她是一個十分漂亮的混血小姐，有着吸引男性的許多優點，這嫵媚的一笑，顯得更加動人。

她道：「樹上的人，見你爬上去，只怕他會對你產生誤會，而你那時候又不知道上面已經有人捷足先登。」

我道：「他是誰？你可認識他？」

她道：「她只不過是個小偷而已。」

「小偷？」我大爲奇怪，「我從來聽過，本埠有一個如此厲害的小偷。」

她笑一笑道：「不錯，我也從未聽到一個有着如此高深功夫的偷兒。不過，圍繞着這一件秘密的問題，正有着許多不平凡的人物，像他這樣的人也實不足以爲奇。」

我道：「這樣說來，你是跟他陌生不相識的了？」

她點一點頭。

我又道：「那麼，你將倪姍姍從闞氏昆仲手裏救了出來，又是爲了什麼？」

她道：「我已調查得十分清楚，倪姍姍這個女孩子，實在跟那件秘密，毫無干係。她只是在執行着空手門的門規，阻止韋傑生去幹傷天害理的事情而已。闞氏昆仲實是誤會了她，以爲把她當作人質，便可以廹使韋傑生乖乖地交出那幅地圖來。

「事實上，如果倪姍姍被綁去，韋傑生勢不會交出來，因爲他現在愛着的是另外一個女子。那麼，倪姍姍的生命，是十分難以逆料的。我當然不能袖手不理，眼看着她走上死亡之路。」

海倫楊究竟是什麼樣的女子，我此刻仍然沒有知道，可是，她昨天晚上不惜冒着危險，與厲害無匹的闞氏昆仲作對，救回了倪姍姍的生命，這樣的舉動，不能不使我對她，十分敬佩！

我吸了一口氣，道：

「楊小姐，我們似乎應該談到整個秘密的焦點了。你說有一幅地圖，那究竟是什麼地圖？」

海倫楊噴了一口烟霧，一對碧藍色的迷人眼睛，在我的臉上凝注了好一會。

她拍拍床沿，道：「霍先生，請坐下來，我告訴你。」

我依言走過去，在床沿坐了下來。

她道：「不錯，秘密的焦點，就在於那一幅地圖。那幅地圖裏面，隱藏着二十多年來，全世界各國不惜重資派出傑出的間諜人員，不顧任何手段也要奪獲的寶藏！」

我道：「二十多年來，引誘着那麼多的國際間諜，那批寶藏的數目，相信一定不會少。」

她道：「確實的數字，還沒有人能夠確定。不過只要你知道了，那是

墨索里尼的寶藏，你一定不會低估它的價值！」

我吹了一聲口哨，道：「當然，當然！」

她伸出一隻手指，似在阻止我打斷她的話。她道：

「不止寶藏的數目不少，而且，還包括了大量製造原子彈的主要原素，鈾鑛！除此之外，更有一份製造『空氣爆炸』的電子武器。

「那是當年一個叫尼尼加的比利時科學家所發明的，他發明之後，突然神秘地失踪，那份秘密的方程式原稿，便落到了墨索里尼的手中。

「現在，許多高級的特務人員，相信『空氣爆炸』的方程式，也在墨索里尼的寶藏之中。這一點推測，是有根據的，因爲那是墨索里尼的私人秘書利非可，在死前透露的。

「這個人諒你也知道，他的死亡是由於良心發現，在意大利納粹黨崩潰之前，自殺而死的。」

我點一點頭，道：

「『空氣爆炸』與『死光』在許多年以前，便是雜誌上競相登載的理想武器，直至今天，還是各國科學家致力研究的重心。這『空氣爆炸』的方程式竟然在二十年前，已有發明，實在出人意料！」

她道：「但是，我們有了很多根據，相信那是事實！」

我沉思了一會，道：

「那地圖在什麼地方？」

海倫楊道：「那份地圖並非肉眼所能看到的，它是無形的。」

「無形的？我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它是用一種無色的化學劑，繪出來的。要看到它，必須用一具含有鐳錠之素的光線，透過特製的濾光分析器，照射到地圖上，才能夠使化學藥劑的分子發生變化，而顯現出來。」

我道：「你仍沒有告訴我，地圖在什麼地方。」

海倫楊道：「那地圖是繪在一件襯衫的衫袖上的，此刻在閻氏昆仲和淮楊丐幫冷嘯風的手裏。」

她這句話使我有點迷惑不解，我道：

「我不明白怎麼會同時在彼此敵對的兩幫人的手中。莫非是他們狼狽爲奸共同佔有？」

海倫楊笑一笑道：

「霍愛廸，你別忘了，一件襯衫是有兩隻衫袖的！」

我道：「你的意思是，那地圖分開二半，分別繪在每一隻衫袖上面，而現在他們各佔有着一隻衫袖？」

「是的，這也就是他們互相爭奪的焦點，也就是閻氏昆仲要擄綁倪姍姍迫使韋傑生從冷嘯風那裏偷出衫袖，贖回倪姍姍的原因！」

我幾乎從床沿上跳了起來！

墨索里尼的寶藏地圖印在二隻衫袖上面，而我的衣袋裏，正有着一隻，那是神秘瘦削傢伙向我一撞之際，放進我的衣袋裏的！

這意味着什麼？

唉！極可能這一隻衫袖，正是二隻衫袖中的一隻！也就是說，我極可能已然佔有了半張寶藏的地圖！

我當然不會告訴海倫楊，在我沒有清楚知道她的真正身份與企圖之前，我絕不會把她當作可以信任的朋友！

雖然，秘密是她告訴我的，可是，她是不是在利用我，却是值得考慮的！

我道：「楊小姐，你肯定那兩隻衫袖，是在冷嘯風和閻氏昆仲這二幫人的手中麼？」

海倫楊伸手到床頭抽屜裏，取出一張摺皺的紙條，把它展開攤平，指了指上面繪的極其繚草的圖形，道：

「今天晚上，淮楊丐幫的十名好手，將要在這個地方，進行顯現地圖的手續。那具特殊的光學儀器，已然從美國運到了此地，並且，跟隨那具儀器同來的，還有一個在美國光學界裏極有名氣的光學師凱白勒。你要知道顯現地圖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種光學儀器世界上並不多。如此，冷嘯風至少已把握了半個地圖！」

（欲知那隻印有地圖的衫袖是不是在霍愛廸的手中？那西洋女郎海倫楊是什麼人物？霍愛廸將會遭到什麼意外的變端？請看下期分解。）

俠盜白金龍

珠寶竊賊

羅天·文
鳳簫·圖

陌生人鑽窗而入

上海道徐道台一聽說有人願出一萬兩多銀子，心頭一喜，頓時忘記了那說話的是什麼人，竟向着窗口請窗外的人進來。然而就在窗門向外一開，黑影向內一躍之際，這位徐道台忽然醒悟了，從窗口進來的還有什麼好人，當然是强盜土匪。

他一想到强盜土匪，似乎眼前就出現一柄明閃閃的鋼刀，迎頭砍來，駭得他連舌頭也僵硬了，眼睜睜地望着竄進來的黑影，軟癱在椅子上。

上海縣知縣孔志鴻到底年輕力强，胆量較壯，身形一起，立即護在他上司身前，望着窗口前鑽進來的人影問道：「你是什麼人？官衙重地，豈能容你隨意進出？快退下去？」

那鑽進來的人影却不慌不忙，在房中間一站，呵呵笑道：「洋人提出三個條件，你們不是束手無策，無法對付麼？」

孔志鴻叱道：「國家大事，爾等無知小民懂得什麼？你要是再不退下去，本縣可要喊人了。」

站着的那人又呵呵笑道：「孔志鴻，你還不失爲一名好官，然而那些腐儒之書害了你……」

語聲未了，那簽押房外侍候的差役忽有所聞，已在門簾外高聲道：「小的侍候，大人有差遣麼？」

徐道台精神頓時一振，一張口剛喊了一個「來……」，下面的話還沒有說下去，已見那突如其來的陌生客突又向前一步，指着徐道台笑道：「姓徐的，難道你眞的是貴人多忘事，就不認得我了。」

徐道台睜起了老花眼，注視了一下，似者相識的問道：「你……你不是那白……」他說到「白」字上，不知如何稱呼才好，最後終于吐出了「白大俠」三個字。

那擱在徐道台身前的孔縣令不由得驚異了，望着那年輕陌生人，呆了半晌。

那跳進房來的年輕人正是白金龍，他對那孔縣令頗有好感，向孔縣令拱了一拱手，笑道：「用不到驚慌，我跟徐道台是好朋友。」

那縣令更驚異了，身爲二品大員的道台，他的官名只有在金鑾殿上朝見唱名時才用得着，就算是方面兼圻，當面也要稱一聲老兄，背後稱爲某道，也沒有直呼官名的。這年輕人口氣倒眞不小，直呼徐道台的姓名，而徐道台不但不氣惱，反而有些畏畏縮縮的神態，眞猜不透這年輕人的來歷。

那徐道台倒的確是有些戰戰兢兢，相呼喊吧！又不敢。他吃過苦頭，更領教過白金龍的手段厲害，，千軍萬馬之中，亦可以任意進出，取人性命，易如反掌，何況自己又近在咫尺，一伸手就可以置自己于死地，所以只好強打起笑臉，又喊了一聲：「白大俠」。

白金龍呵呵笑道：「原來你還沒有忘記我，這倒好，咱們是不打不相識，打出來的交情。」

徐道台又是神色一變，竟從椅上站起身，也顧不得做官的體統，反向白金龍拱了一拱手道：「不知白大俠降臨，下官有失迎迓，還望大俠恕罪。」

那上海縣孔縣令只呆呆地望着白金龍，心中更詫異道：「聽這個『大俠』兩個字的稱呼，當然是江湖中人，一無財勢，二無地位，徐大人爲何要對他恁般恭敬？」他想到此處，忽然又記起徐大人稱他姓白，從「白」字上連帶着想起盜俠白金龍，莫非眼前這年輕人，就是傳說中的白金龍麼？

白金龍不是一個粗俗不文之人，一見徐道台優禮有加，亦不由自主的拱了一拱，還了一禮道：「好說，好說，在下倒是來得冒失，還請原宥。」徐道台心神定了一定，忙請白金龍上坐，自己恭恭敬敬在下面相陪，只苦了孔志鴻，沒有上司吩咐，怎敢隨便坐下，反垂手肅立，一邊侍候。

睜着眼睛吃虧

白金龍向孔志鴻瞥了一眼，又呵呵笑道：「你是父母官，那有你站着我坐着的道理？快坐下了吧！我還有話說。」

孔志鴻是做此官行此禮，眼睜睜的望着徐道台，不敢出聲。

徐道台忙用討好的語氣向孔志鴻說道：「是啊！白大俠要你坐下，你還不趕快上前謝過。」

孔志鴻不敢違抗，只得向白金龍打了一躬，退在下首小機子坐下。

徐道台又忙着介紹道：「這位就是白大俠，半年前多虧白大俠相助，破了一件寃案，救了不少人性命，兄弟至今感激。」

白金龍又呵呵笑道：「我跟徐大人是打出來的交情，孔大人，你該相信了吧！」

徐道台作賊心虛，臉上倏地一紅。

孔縣令心裏有數，他也早聽說過，白金龍夜入道台衙門，懸數道台罪狀，逼得徐道台釋放無罪寃犯，所以這時白金龍一現身，怪不得徐道台就如耗子見到了貍貓，不敢得罪。

然而這位孔縣令却是一名清官，自恃平日公忠體國，仁民愛物，無一事不可對人言，心中無弊，胆量自壯，當下向白金龍拱了一拱手，說道：「尊駕想就是人稱俠盜白金龍的那位了。」

徐道台唯恐開罪白金龍，一翻臉就不得了，趕緊攔阻孔志鴻帶着申斥的語氣道：「什麼盜不盜的，他就是白大俠。」

白金龍却滿不在乎，點了一點頭道：「孔大人，你說對了，人稱俠盜白金龍的就是在下，啱啱，你認一認清楚，萬一將來有一日，有人在你堂前告下了我，你就不會找錯了。」

徐道台忙着陪笑道：「那裏話，那裏話，白

大俠眞喜歡說笑。」

白金龍臉色一正道：「這不是說笑，皇子犯法，庶民同罪，白某何人，焉敢廢法？」

徐道台碰了一個軟釘子，又不知道白金龍深夜前來爲了什麼事，心裏面就如十五桶水七上八下，其亂如麻，只好乾笑了幾聲，默然無語。

孔志鴻到底是兩榜出身，有一股讀書人的硬脾氣，當下又望着白金龍理直氣壯說道：「是俠亦好，是盜亦好，沒有人告狀，我也管不着你，不過今晚的事你却不對了，深夜踰牆而入，似乎有非偷即盜之嫌。」

白金龍呵呵笑道：「此地是道台衙門，可不是你的縣衙，偷亦好，盜亦好，你却管不着。」

孔志鴻吃這幾句問住了，呆了一會兒，依然毫不氣餒，又道：「你進道台衙門來，我當然管不到你，不過我與徐大人，商談的是國家大事，爾等小民，豈能隨便置喙，還不快退下去。」

那徐道台急的冷汗直冒，又不便當面直斥，只得暗暗連使眼色，阻止孔志鴻說下去。

想不到白金龍却又笑了一笑，直呼孔志鴻的姓名道：「我敬你是一名好官，所以才容你放肆幾句，現在我來問問你，咱們中國人開的舖子，吃洋人騙去珠寶，店掌櫃不甘損失，告到你的堂下來，你既爲民父母，理當訊問案情，提那洋人到案。」

孔志鴻眞的語塞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洋人的事，下官可無權管轄。」

白金龍冷笑了一聲，責道：「洋人你管不着，那末洋人在咱們地面上，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咱們只有睜着眼睛吃虧麼？」

孔志鴻到底是有血性的漢子，吃這幾句話一問，頓時心頭感到一陣慚愧，痛苦地長嘆了一口氣，低下頭去，再也說不出話來。

應允一萬兩銀子

徐道台老奸巨滑，微一沉吟，心裏面已準備好對答之詞，當下也嘆了一口氣，裝出痛苦的神色道：「白大俠，你責備的對，然而這也怪不了我們做官府的，誰讓洋人勢強呢？連皇上都要讓他們三分，看他們臉色，我們又怎能不低首下氣，求個平安和事算了。」

白金龍怒叱了一聲，一抬腰，一伸腿，霍地站起身來。

徐道台駭了一跳，忙道：「白大俠，有什麼話好好商量，下官無不遵命。」

白金龍指頭一點，怒聲道：「壞就壞在你們這一班貪生怕死，事事退讓的官吏，洋人放個屁就當如奉綸音，趕快應諾，洋人見到手容易，那有不得寸進尺的道理。」他又冷笑了一聲，續道：「你們倒說得好，商量什麼國家大事，這還用得商量麼？洋人開下什麼條件，你們就答應什條就是了。」

徐道台忙分辯道：「白大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信豐珠寶店這一件案子，其中就牽涉到洋人，想你也一定知道了。」

白金龍道：「不但知道，而且還知道得清清楚楚，洋人騙了珠寶反而無事，吃虧的是原告，手鐐脚銬押在大牢，姓徐的，這就是你們做官府的辦的好事。」

徐道台連連點頭道：「白大俠，你不知道下官的難處，洋人提來三個條件，限三天之內答覆，你想想，洋人的兵船就停在黃浦江口，兵船上的大炮厲害，我們怎敢強硬？萬一鬧翻了臉，洋人開動大炮，我們又拿什麼去抵敵？」

孔志鴻也插嘴道：「徐大人的話也有道理，現在的三個條件還只是吃個小虧，將來一旦事情鬧大了，洋人老羞成怒，又蠻不講理，事情就不好辦。」

徐道台連連點頭道：「是啊！白大俠，你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知道咱們做官的難處。」

白金龍壓住怒氣道：「依你的主意，又怎麼辦？」

徐道台捻着山羊鬍，得意地笑了一笑道：「兄弟在上海道上從署到補，足足有三年時間，跟洋人的交涉也辦多了，他漫天討價，我就來一個就地還價。」

白金龍問道：「你是怎樣一個還價法？」

徐道台道：「三個條件中，以第三個最容易答覆，洋人要咱們保證，以後再沒有同樣事件發生，咱們就給他一個保證，反正是一紙公文而已，只求在我的任上，平安無事度過去，以後的事以後再講。」

白金龍心中罵道：「喪權辱國就是這樣造成的，你倒是說得輕易。」

徐道台又繼續道：「至于第一個條件，洋人要咱們交出兇手去，那可不簡單，得先拖住他，

不說肯，亦不拒絕，拖一段時間再瞧風頭。」

白金龍冷笑道：「好主意。」

徐道台輕嘆了一口氣，續道：「至于洋人提出的第二個條件，要咱們賠償失去的五千金鎊：……」

白金龍又認不住插嘴道：「洋人眞的丟了五千金鎊麽？」他一面說，一面眼睛望到孔志鴻臉上去。孔志鴻不得不插嘴了，他搖了一搖頭道：「據我看來，那家珠寶店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未必有膽子騙洋人，何況洋人也是空口說白話，誰知道他皮包裏有多少錢。」

徐道台忙道：「事情並不這樣簡單，洋人丟沒丟錢是另一件事，然而他們已開出條件來，我們就不得不慎重處理，就算是敲詐吧！也只有讓他們敲一次，但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就上上大吉了。」

白金龍暗罵道：「用咱們的民脂民膏，送給洋人，還說是上上大吉，眞是荒誕之極。」他一面想，一面轉過臉去，向孔志鴻問道：「徐大人的高見，尊意以爲如何？」

官場中的習慣，上司不論如何說，下屬也只有唯唯應諾的份兒，所以那孔志鴻心中雖不以賠出五千金鎊爲然，嘴上却已習慣成自然的點頭道：「徐大人高瞻遠矚，洞見癥結，說的甚是。」他稍稍一停，又囁嚅道：「只是五千金鎊，合起來就是一萬多兩銀子，這筆錢，却不容易籌措。」

徐道台接口道：「我早跟你說過了，千里做官只爲財，當然不會要老兄掏腰包，上海城裏有的是富商闊賈，只要你放個幣氣出去，許他們一點好處，不要說是一萬，就是十萬百萬也有人來報效。」白金龍越聽越有氣，做官的都沒有好東西，當下冷冷一笑，插口道：「一萬多兩銀子，不是一筆大數，就算在我身上好了。」

徐道台見錢眼開，面現喜色，問道：「白大俠你說的是眞話麽？」

白金龍大笑道：「區區一萬多兩銀子，還難不住我，那有說笑的道理。」

徐道台趕緊站起身來，向白金龍打了一躬道：「素聞白大俠疏財仗義，揮金如土，今日一見之下，更見白大俠慷慨過人，下官欽佩。」

那孔志鴻也跟着說道：「白大俠一諾萬金，解了下官一件難題。不過這一筆錢，三日內就：……」說到最後個字，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在嘴內打轉。

白金龍笑道：「你乾脆說吧，什麽時候要用，我就什麽時候送上。」

孔志鴻一時答不出，祇眼睛望向他的上司。

徐道台屈起指頭算了一算，說道：「後日正午十二點鐘，那洋領事要來下官衙門聽回話，先送上一萬多兩銀子，總可以敷衍他出門。」

白金龍點頭道：「好，好，咱們一言爲定，後天正午十二點，我先提一萬三千兩銀子來，折合五千金鎊，不知道够不够？」

孔志鴻連連點頭道：「足够了，足够了。官」

徐道台更假意道：「就算不够的話，下官還有一份俸祿，就拿來塡上吧！」

白金龍暗暗好笑，也沒有理他，身形一起，右手向前一伸，順手將孔志鴻帶來的，那洋人遺下的皮包抓在手內，笑道：「這洋人的皮包交給我，倘若時間方便，我就將銀子換成金鎊票，放在皮包裏送來。」

孔志鴻連連點頭道：「好極，好極……」

語聲未了，那白金龍已是一個「燕子穿簾」，足尖一用力，身形有若一頭大鳥似的 突向窗外飛去。這一位道台，一位縣令，兩人愕然相顧了半晌，方如大夢初醒，那徐道台更是朝天空拜了幾拜道：「這位白大俠言行如一，說得到，做得到，想不到他先前與官府爲敵，如今官府還要仰他幫忙。」兩個人商談了一陣，那孔縣令才告辭回衙。

混進大酒店

且說白金龍出了道台衙署，返回自己住所，在燈光下將那皮包打開，果然不錯，裏面是一束切得整整齊齊的舊報紙。皮包面上，還貼着一張小卡片，上面寫的是：「濟治，馬丁先生，六國大酒店三〇四室」。

白金龍知道這一張名片與那個洋騙徒有關，所以他翌日一清早，就換了一套比較體面的衣衫，夾上那隻皮包，直去六國大酒店。

白金龍雖然精通英文，到底還是書本子上的常識，對實際經驗還是缺乏點，所以他到了酒店門前，只不過八點多鐘，門前冷冷清清，不見有人進出。他不敢立即闖進去，怕一時對答不小心，露了馬脚，對方有了防備，事情就難辦了。

所以他在店門前，來回徘徊，不時向店內張

張望望，只聽得店內喝了一聲，出來一個中年洋人，沒有好顏色的揮了幾揮手，操起上海話道：「一點規矩都勿懂，還不從後門走。」

白金龍還不懂是什麼意思，這時恰好有一名像廚子模樣的人經過，拍拍白金龍的肩膀道：「老兄是新來上工的麼？跟我來。」

白金龍含糊應了一聲，就跟在那人身後。

那人又道：「大門只有洋人才能進出，就算是中國的大官兒，也得由洋領班點頭同意，才能走進大門去。」

白金龍又含混應了一聲。

那人又自我介紹道：「我叫馮貴，別人都稱我老馮。」

白金龍敷衍道：「原來是馮大哥，以後還請馮大哥多指教，多照顧。」

馮貴笑道：「老弟也用不到客氣，我老馮在廚房裏做了三四年，自從有酒店也就有我老馮，內內外外的事，我沒有不懂得的，你放心好了，等上工之後，有甚麼事做不來，就來找我老馮。」他稍稍一歇，又道：「老弟，你貴姓啊？」

白金龍道：「在下姓白，」順口又謝了幾句。

那馮貴是喜歡奉承的人，不覺眉笑眼開，當下又指點道：「其實在洋人手下做事也容易，只要逆來順受，能受得住氣，賺錢倒是一定的，連工錢帶外快，一日最少二三十兩銀子，你想想，在鄉下做長工，一年到頭就像是一條牛，到年底也落不了十兩銀子，這樣一比較，就算受點洋氣，看在銀子份上，也就算數。」

白金龍道：「多謝馮大哥指教。」

馮貴又問道：「你老弟是派在那一門做事啊？這幾天我倒還沒有聽說過。」

白金龍順口應道：「還不是聽人使喚的小厮能了，難道還有什麼部長、領班要我做麼？」

馮貴吐了吐舌尖道：「那叫做管房，小賬外快最多，只要將洋人伺候得高興了，金鎊美鈔就大把大把打賞，逢到酒店客人多，一個月賺他百兒八十兩銀子也有可能。白老弟，千萬記住我老馮的話，只要能受得住氣。」

白金龍又故意道謝。馮貴忽又向白金龍上下望了一眼，問道：「做管房是要懂得洋話的，白老弟，你懂洋話麼？」

白金龍笑道：「當然學過，要不然怎麼敢謀管房這個職位？」說這幾句話，故意操英語。

馮貴雖然在酒店裏做了三四年，懂的英語也祗是日常一般單字，那及得白金龍流利，不覺對白金龍更起了幾分敬意，深信不疑。

送上五千金鎊

就是談這幾句話的工夫，已到了酒店後門外，馮貴將白金龍帶進廚房，又道：「管房部是亞倫先生負責，他總要九點鐘才上班，你已經見過他麼？」

白金龍含糊道：「見過了，我上去找一位朋友，是他介紹我進來的。」

馮貴不假思索道：「是老趙不是？他在洋人面前很有一點面子。」

白金龍又含糊答道：「就是，就是，我這就上去找他。」說完話，不再停留，一溜烟就向前面的房間溜。好在這時候時間還早，住店的客人還沒有起身，各層樓的管房也躲在一邊偷懶，甬道上偶然碰到幾個人，都吃白金龍躲避過去。

他沿着扶梯，直奔三樓，在三〇四號房門口，已見到門板上插着一張卡片，上面寫的是：「喬治、馬丁」同「大衛、尼路」兩位先生。

白金龍心中一喜，八成兒是沒有找錯，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右手輕輕向房門上推去。

那房門是沒有上鎖的，一推之下，應手而開，門上發出「吱——」地一響，房內已有人問道：「誰？」

白金龍道：「是我。」一面說，一面隨手將門掩上，逕向房內走去。

那房間內有兩張床，窗簾尚未拉開，所以顯得房內的光線並不亮，只見兩張床上各躺着一個男子，正擁被高臥，睡得正酣。

先前問話的人依然面朝內，連眼睛也沒睜開，又含糊問道：「有什麼事？」

白金龍在床頭邊一站，也問道：「是喬治馬丁先生不是？有要事來找你。」

那男子又迷迷糊嗯糊了一聲，才翻轉身來，微睜一線眼瞼。向床前站着的人望去。就在這一望之下，他似乎吃了一驚，睡意頓失，一翻身坐了起來，又驚疑聲問道：「你……你是什麼人？」白金龍也不理他，將手上的皮包揚了一揚，又問道：「馬丁先生，這是你的不是？」

那男子摸不清對方來意，怎敢隨便作答，此

時另一張床上的男子也驚醒了，一個縱身，跳下床來，也不穿衣服，光着身子就攔在門口，嘴上大喝道：「你是幹什麼的？不說清楚了，今天就將你捉進官裏去。」

白金龍一瞧情形，料定珠寶店的洋騙徒就是眼前這兩個洋人，當下微微一笑，又道：「我替你們送五千金鎊來了，難道你就這樣招待客人麼？」

那兩個洋人半信半疑，一聽白金龍有五千金鎊送上門來，頓時財迷心竅，連白金龍怎樣進房來的也不追問，反相互一顧，交換了一下眼色，堆下笑容道：「你說送我們五千金鎊，這是怎麼回事？我可不清楚。」

那守在門口的洋人也笑嘻嘻地請白金龍坐下，說道：「五千金鎊不是一單小數目，閣下無原無故相送，我們倒不敢隨便收下，但不知閣下有什麼吩咐？」

白金龍笑道：「簡單得很，我祇要那一條翡翠項鍊，能物歸原主，我這皮包裏就裝上五千金鎊相贈。」

坐在床上的喬治馬丁，沉吟了一下，答道：「閣下說什麼翡翠項鍊，我可沒見到過。」

白金龍道：「馬丁先生，你也用不着推三阻四了，反正你在租界裏，誰也奈何你不得，我也用不到說清楚，反正你有那條項鍊，就可以有五千金鎊。」說完話，故意一起身，準備要走的樣子。那守在門口的洋人忙堆上笑臉道：「慢來，慢來，閣下用不到性急，咱們再慢慢商量商量。」

白金龍又問道：「這一隻皮包，是你們的不是？」

喬治馬丁咬了一咬牙道：「不錯，你又打算怎麼樣？是你們那班不法之徒搶了我的皮包。」

白金龍大笑道：「這就好說話了，你交回項鍊，我們送上五千金鎊？……」

說聲未了，那門口的大衛尼路已插口道：「一條項鍊，怎值得五千金鎊？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何況那項鍊也不在我們身邊，一時間怎能拿得出。」

白金龍毫不猶疑道：「老實告訴你們，官了不如私了，貴領事行文來，要咱們賠你遺失的五千金鎊鈔票，所以我才找上門來。」

那兩個洋人又相顧了一眼，才由馬丁答道：「你五千金鎊帶來沒有？」

白金龍道：「現在還沒有，我還得拿銀子去換金鎊，總得一兩天時間。」

馬丁又追問道：「最快得什麼時間，我們沒有工夫等，要回歐洲去。」

白金龍故意笑了一笑道：「後天怎麼樣？你約下地方好了，交貨交錢，兩不相錯。」

馬丁道：「華界裏是不去。」

白金龍道：「當然在租界裏，隨你們的便，就在這間酒店怎麼樣？我中午十二點鐘來。」

門邊的尼路盤算了一下道：「用不到進酒店，我們就在酒店門外等你如何？」

白金龍毫不猶疑道：「好極，免得我進酒店麻煩，後天中午十二點鐘，你們記清楚，說完話，也不再多停留，提起皮包，向洋人告辭，一溜烟的又出了後門。

刼走兩名洋騙徒

兩天的時間易過，這一日正午，那馬丁同尼路二人早在酒店前的草地上，作出散步閒談的樣子，一面暗中向街道上留意。

海關上的大鐘剛敲响十二點，只見一輛馬車，從街口疾馳而來，那坐在馬車駛手座上的正是白金龍。馬丁悄聲道：「來了，來了。」一面說，一面已向酒店門外走去。

尼路更不敢怠慢，跟在馬丁後面。

白金龍輕輕一扣，按轡勒停馬車，翻身躍下地來，手上拿着皮包，含笑招呼道：「那項鍊帶來了麼？」

為了自恃在租界上，不慮對方有詐，從口袋裏掏出那條翡翠項鍊，揚了一揚道：「項鍊在此，你的五千金鎊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白金龍大笑道：「五千金鎊在皮包內，你們自己看個清楚吧！」一面說，一面皮包向前一提。馬丁滿心歡喜，先不忙將項鍊交過去，向袋中一塞，然後雙手來接皮包。

想不到白金龍就在皮包一遞之間，左手疾出，一個「金線纏腕」，已扣住對方脈門。

那馬丁做夢也沒有想到有此一着，只覺得脈門一麻，全身已軟綿綿的要躺下地去。

白金龍大笑道：「上車中去點清楚吧！財不露眼，在街上不方便。」一面說，一面左手一用力，將馬丁提了起身上，向車廂裏一扔。那尼路

一見情形不對，忙大喊道：「你……你是怎麼回事？快放馬丁先生下地來。」

白金龍大笑道：「尼路先生，你也上車吧！馬丁先生在上面等你哩！」說時一招「毒蛇出洞」，右手駢指如戟，疾向尼路胸前「七坎穴」上點去。那尼路一見事出蹊蹺，一面叫喊，一面忙不及的向後退身。

然而他退的再快，怎及得白金龍出招之快，只覺得胸前一陣痠痛，頓時喉嚨裏像堵住一團棉絮，不但喊不出聲，而且還像要斷氣般的難受。

白金龍一招得手，更不饒人，一抓尼路的衣衫，亦向車廂中扔去。

酒店中人聞聲出視，立即吹响警笛，紛紛趕來。然而白金龍身手矯疾異常，翻身躍上馬車，抓起長鞭，「刷」地一响，馬車又疾向華界中疾馳而去，背後還聽到警笛聲，喊叫聲亂成一片。

洋領事賠罪道歉

不說租界上亂成一團，此時那道台衙門的大廳上，也正亂哄哄的吵成一片。

坐在客廳中的一位洋人，穿着大禮服，正手指足劃，頤指氣使的責備徐道台，不遵守時間答覆公文，後果要徐道台負責。

那徐道台可憐極了，只有乾陪笑臉的份兒，不時向下座的孔志鴻問話，怎麼白金龍還不趕到。

那孔志鴻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時踱到門窗前張望一下，心中也暗暗埋怨白金龍，不該說了話不算數，要不然自己早有準備。

就在此時，只聽得附近傳來一陣馬車轔轔聲，從遠處疾馳而來，瞬息之間，已衝進道衙大門，直奔衙內的大會客室。

門外早响起差役的喊聲道：「有人求見大人——」

喊聲未了，那馬車已停在客室門外，車上的馭手一躍下地，向室內走來。

那孔志鴻大喜道：「白大俠來了。」

徐道台也忙不迭的倒履相迎，那位洋領事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正猜疑間，已見一名年輕的男子，在徐道台陪同下，大步走近客廳來。

孔志鴻急急問道：「白大俠，那一萬兩銀子帶來了沒有？」

白金龍大笑道：「當然帶來了。」一面說，一面走近洋領事身前，拱了一拱手道：「閣下不是要敝國覆你所提的三項條件麼？現在覆文來了，請閣下過目。」說時已從衣衫裏掏出一張大信紙，向領事手上遞去。

那洋領事當然接過來，一面向下瞧，一面已連連搖頭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同時他的臉上，也跟着面紅耳赤，鼻尖上冒出汗珠兒。

白金龍大笑道：「這不見得有錯吧！下面有馬丁先生同尼路先生的簽名。」

原來那是一份口供，白金龍將馬丁同尼路帶到華界後，用極厲害的點穴神功，逼得他們招了實話。

那洋領事看到最後，還恨恨將紙片一擲，怒聲道：「這份口供靠不住，我非向馬丁同尼路當面問個清楚。」

白金龍又大笑道：「領事先生，那馬丁同尼路也來了，我去請他們進來吧！正好放着閣下在此，當場審個明白，免得日後糾纏不清。」說完話，走出客廳，將車廂裏的馬丁同尼路解開穴道，扶了他二人進門來。

那位洋領事呆了半晌，沒有辦法下台。

白金龍笑道：「馬丁先生，你說了實話吧！貴領事在此，好帶你同去。」

那馬丁還有什麼好賴的，從衣袋裏取出那條翡翠項鍊，老老實實招認自己如何偷龍轉鳳，騙取珠寶店裏的項鍊，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可憐那位洋領事臉上紅一片，白一片，只恨地上少了一個洞，要不然他就會鑽進去。

好在那位徐道台素來抱着對洋人敬畏的心理，此時面子撐足，早樂得心怒花放，還替洋人說了幾句遮醜的話，免得對方老羞成怒。

洋領事也趁機下台，應允帶馬丁同尼路回去，依法嚴懲，並正式向中方官府道歉。

徐道台那有不應允的道理，親自送洋領事出衙門，等他再回客廳中時，金金龍已不見了，桌上留着一張紙片，寫的是：「趕快釋放珠寶店的葉掌櫃，並要賠償損失。」紙片尾端畫着一條張牙舞爪，騰空欲飛的白金龍。

那葉掌櫃雖然受了幾天無妄之災，然而出牢門的時候是由孔志鴻親自陪同，坐了徐道台的大轎，掛紅披綠，吹吹打打的送回店門，總算也稍稍出了一口氣。

——本段完，全文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勾命符

端木玲·文　羽君·圖

星河劍會　煙消雲散

華玉容這一問，當場將龔絲窘透，吶吶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一張臉紅一陣白一陣，如坐針氈，恨不得地下有個洞，一頭鑽了下去。

華玉蓉見龔絲那副窘像，倒覺心中不忍，噗哧一聲笑了起來。

龔絲何等聰慧，看出對方有意窘自己，從她這副嬌笑盈面的神情看，分明對自己並無惡意，霎時將膽子放大了些，一抬頭，立刻問第二個問題：「華姑娘怎知在下姓龔？」

這一下輪到華玉蓉窘了，龔絲眞是個精靈鬼？見華玉蓉窘得俏面似火，連粉頸都紅了起來，忙為她尋台階，欠身說道：「在下姓楊，不姓龔，姑娘錯了。」

華玉蓉驚得一抬頭，愕然問：「你怎麼說不姓龔？」

龔絲點點頭說：「這正是貴派太上護法龔飛雲要傳令陰陽二煞及金燈七劍，紅燈五劍見到小可格殺勿論的原因。」

華玉蓉霍然自錦墩上立了起來，素袖一拂，俏面生寒，柳眉一豎，杏眼瞪着龔絲叱問道：「貴派！哼！貴派二字怎麼解釋？」

龔絲見一時不慎說漏了嘴，眼見這次禍已是鬧定，他乃是天不怕地不怕之人，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跟着站了起來拱手道：「如在下猜的不錯，姑娘應是當今武林中，名震八荒，四海懾服的『紫燈令主』。」

他這種解說的確太也大膽了些，但見少女柳眉一挑，冷哼一聲，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說：「哼！你知道的不少呢？」

龔絲拱手道：「姑娘好說了。」

華玉蓉寒着臉問：「你既不姓龔，那麼姓甚麼？」

龔絲豪壯地答：「在下姓楊，家父天下第一劍……」

華玉蓉怒聲接口問：「是楊維英麼？」

龔絲昂然地點點頭，面上騰躍着以有位父親是天下第一劍為榮的豪氣道：「姑娘說對了！」

華玉蓉氣得粉面生寒，恨恨的說：「可恨！」

龔絲問：「姑娘恨甚麼？」

華玉蓉冷笑一聲說：「我可恨的理由有兩點：一點恨你父親無情，害了我師父的一生；第二點恨他強出頭，阻止本派與中原七派聯盟星河。」

龔絲聽得一怔，聽華玉蓉的口氣，他師父與自己父親早年有過一段情孽牽纏，然而，不知華玉蓉的師父是何許人！他按耐住性子拱拱手問：「令師是那位高人。」

華玉蓉說：「家師上瀟下湘，早年人稱『瀟湘仙子』。」

「哦！」龔絲明白了。這位瀟湘仙子敢情是現下職司星河派的太上護法，勾命書生口中的那位「裙施六幅瀟湘水」的紅粉魔頭。

這種人早歲既是跟勾命書生那等魔頭不乾不淨的有些攪不清，怎能怪得了父親的負心？

他卑夷地哼了一聲，將頭轉向一邊，不願多說一個字。

華玉容氣的粉臉煞白，一跺蓮足，跳脚叱道：「來人哪！」

「喳！」艙外响起來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接着是艙門口人影一閃，一名年約五旬，紅面如火，虎目如炬的青衣老人當門而立，欠身一揖，向少女恭聲請令道：「本座聽候令主玉旨！」

華玉蓉冷凜地瞟望龔絲一眼，向那名紅臉老人發令道：「替我拿下！」

那名紅臉老人躬身施禮道：「敬領玉旨。」恭謹之色，溢於言表。

紅臉老人立直腰，長吸一口氣，蹬蹬蹬向龔絲走來。

老人那種大馬金刀的架子，生像根本就未將龔絲放在眼內。

龔絲心中一聲嘿，暗提一口眞氣，右手食指運足眞力，好整已暇的望着朝他走來的老人。

紅臉老人左掌一圈，右掌自左掌圈中穿天而上，中食二指一併，上指天空，亮出了一種掌招。

龔絲不知這是一種什麼掌式，方打量間，那名紅臉老人早已啓口勸龔絲道：「老夫奉勸少俠一句，最好是明時識務，別違逆令主的鈞諭，否則，老朽自不量力，要討教少俠兩手掌招。」

龔絲昂然答道：「請！」

老人面色一沉道：「恭敬不如從命，少俠接好了！」

老人二指一分，直取龔然的雙睛，左掌圈繞，一吞一吐，打出一掌罡風，向龔然當胸撞來。

這一招，無論招式，功力，火候全是上乘之學，不用說，此名紅臉老人定是星河派高手。

然而，老人一招出手，面色乍變，慌不迭的倒退了三步，龔然一如老人，也被震退了三步。

原來龔然一招打去，說來眞怪，老人掌心吐出的罡風，生像是有一種柔韌綿力，將龔然的勾命指力托住，化於無形。而龔然被那種韌力一彈，反震的倒退了回去。

那是一種什麼掌力！其對勾命指好像是生就相生相尅的妙用。

老人一掌無功，十分慌恐的望着少女，少女翠袖輕揮，紅臉老人躬身退立一旁。

華玉蓉盈盈而起，俏步輕移，冉冉而上，翠袖一抖，冷澀地說：「可喜可賀，你當眞已將勾命指練成氣候了，看來，我親自出手亦非一招一式即能收功，這樣吧！艙外寬敞些，動起手來也靈便點，我們出艙去如何！」

龔然抱拳躬身道：「客隨主便，姑娘請！」

紅臉老人當先一個箭步竄出艙門，華玉蓉翠袖虛虛一引，龔然道聲「有潛」，舉步隨着出了艙。

艙外，薰風拂拂，六月的天色多變，然而此刻是晴空萬里，天空一碧如洗。

海濶天空，照說這種美的時光，不應有殺伐，然而，這條孤舟之上，一幕武林中罕見的拼殺展開了。

華玉蓉雙袖垂立，向龔然輕聲說：「龔相公請吧！」

龔然想起此女曾在死谷用紫燈引自己去見母親，此恩此德，照說不該同他動手，然而，為情勢所廹，兩人站於敵對立塲，勢又非出手不可？

龔然拱手淡笑道：「姑娘請！」

華玉蓉明白他的用心，也不客氣，翠袖輕輕一抖，虛應故事的朝龔然拂去。

龔然既不接，也不還手，一飄身閃了開去。三拂三讓，讓招已過，華玉蓉俏影一閃，身形陡然像旋風一捲，一下捲近龔然身側，一雙凝脂似玉的春葱玉手，已隨着一聲「龔相公仔細」探了出來，疾指龔然的右臂「曲池」，肩下的「肩眞」兩處大穴。認穴之準，指力之沉，當眞是上乘名手。

龔然匆忙之間，盤肘避指，反腕切敵腕，好生險惡的將敵人的一招強攻封住，正想一指反攻敵人，驀覺眼前一花，脅下風聲颼然，華玉蓉玉指斜飛，中食二指探向龔然的左脅。

龔然悚然大驚，退步拐肘，射阻敵指，曲腰錯掌，方才避過此指。

他心方暗喜，才喊了聲「僥倖」，華玉蓉身如行雲流水的掠了上來，左手箕張，右手斜擊；上打面門，下打龔然的胸腹，一招兩式，端的非同小可。

龔然知道眼前的少女乃是一代宗主，硬來不得，身形半旋，點足倒退，想脫出敵手去。然而， 他此刻的武功的確差此女向有一段距離，華玉蓉立心今天要擒他，那會讓他脫出手去。她嬌笑一聲，輕喝道：「躺下！」

打向胸腹的那一掌突然五指一分，五根指頭在龔然胸前「幽門」「鳩尾」「華蓋」「璇璣」「巨闕」五大要穴上輕輕拂了一下。

這種大穴，如被拂中了一下已是使人吃不消了，何況是五穴同時被拂上，龔然站立不穩，斜斜向後倒了下去。

華玉蓉翠袖一抖，收住勢子，幽怨地深注了倒地的龔然一眼，默然轉身進艙。

× × × × × ×

龔然雙手雙足，關節部位的穴道全吃人制住，四肢軟綿綿的使不上半分力，胸前的五處穴道倒是早被那紅臉老人拂開。他靜靜的躺在艙板上，視線穿透後艙窗口，望向海的遠端。

落日墜向西天，不到半刻，天邊閃着萬道霧彩，天壁塗抹上一層艷麗的色調，美麗極了！

晚霞！容易鈎起人的感思，龔龔不敢想像自己的命運，將來會得個什麼結果？

當他被擒之初，龍然曾經這樣想：「他們會不會將我丟到海裏去餵魚！」

天色漸漸的暗下來了，前艙傳來了少女問紅臉老人談話的聲音。最先說話的是老人：「令主，今晚的天色，野火燒天，大概海上會有颶風。」

少女心不在焉的答：「叫他們多加小心。」

老人又說道：「令主如何處置姓楊的？」

少女先是不答，沉吟了一下，反問老人道：「你看怎麼處置他？」

老人說：「他既然自承是楊維英的兒子，不是天假其便嗎？楊維英一再給令主作對，嵩山攔金燈七位護法，讓到手的『玉佛令』又脫出了手去；武當山強阻紅燈五劍，使他們徒勞無功，若不是令主親自出馬，乾元那老雜毛還不肯乖乖就範，答應中秋上星河去。」

龍然恍然大悟，原來父親同少女結下了解不開的深仇，無怪少女在聽到自己道出身世後會勃然大怒。

龍然在想，老人又接下去說：「現在，他兒子落在令主手上，令主正好利用他兒子鉗制他。」

少女似乎在沉吟，良久，方徐徐地說：「讓我想想再說。」

前艙談話的聲音忽斷，那情景，生像是少女揮了揮手，老人躬身退了出去。

× × × × ×

夜漸漸的深了，龍然曾試探着運功冲穴，將被制的穴道衝開，然而，他失敗了，依他現下的功力，一般點穴的手法，沒有衝不開的？然而，紅面老人的手法絕門到了家，饒他運功冲擊，被點的穴道就是滯停不前，內力無法化開，他廢然地一嘆，只好躺着聽天由命。

三更天，艙面上響起呼呼風嘯聲，接着是排山倒海的浪擊聲，主桅搖動的「吱嗟」之聲。風聲越來越大，海浪越來越急，四更天，人聲沸騰，有的落帆，有的收桅，亂成了一片。

「嘩啦」一聲，一個山峯般高的巨浪打了上艙面，水泡直冲到龍然躺身之處，龍然倒吸了一口涼氣。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海上起了可怕的颶風。

風緊浪急，大浪一個接一個的打上艙面，船首忽高忽低，龍然身不由己，被冲上艙面的浪，擊得縮到了艙角上，此時艙中的人早已走出去落帆扶桅去了，誰也不管他。

龍然心中大急，倘若船有差池，看樣子自己只有落海餵魚的份。他在艙中滾來滾去，忽而東，忽而西，週身碰了個鼻青臉腫。

又是一刻過去，突然之間，一陣急風過處，主桅「咯嘞」一聲拆斷成了兩截，跟着是「轟隆」一聲暴震，艙外起了陣驚恐萬狀的呼喝：「桅桿把左舷砸壞了！船進水了！」

龍然聽得心胆俱顫，不用說，此番完蛋了。

艙外喊聲震天，「轟隆」一聲，一個激浪冲上了艙，龍然驟覺頭重脚輕起來，他明白了，船要沉了。

幾聲慘叫爲狂浪所吞，一陣水浪浸向龍然的手眼部位，他明白自己的命運，爽與雙眼一閉，聽其自然。

正於此時，一隻溫柔無比的嫩手摸向自己的雙肘，龍然只感覺到兩肘像被火灼了一下那麼酥麻，火辣辣的有些痛，接着是一陣香氣襲向鼻端，雙脚膝蓋也同樣挨了兩指，龍然頓覺四肢已能行動自如了。

他張目望去，夜暗之中，俏影一閃，奪門而出，他看出那人正是紫燈令主，慌忙招呼道：「華姑娘！」

疾浪中，傳來華玉蓉的聲音：「快逃命吧！」

龍然猛的騰身而起，一把去扯華玉蓉。然而，當他衝出艙門的一剎那，眼前黑沉沉一片，黑的可怕，一個十丈高的巨浪銳嘯着壓來。

華玉蓉早已失去了影踪，百忙中，龍然一把抱住向他衝來的那根三丈斷桅，巨浪自他頂上冲了過去。

巨浪過後，只聞風嘯浪湧的聲音，夜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他舉目搜盡四週，既無華玉蓉的影子，當然也沒有那艘大船的殘影。

× × × × ×

經過半夜與死神搏鬥，龍然終未爲海浪吞掉，他死抱住三丈長的斷桅不放，保全了一命。

天色大亮，風浪漸息，龍然舉目四望，遠海近浪，茫然一片，仍是孜

不到華玉蓉的半點影子。他暗暗的向蒼天默禱，希望上蒼能保祐她不死。

龔然騎在斷桅上漂了一天一夜，第三天，終於漂到一個港口，他棄桅上岸，四下打聽，沒有發現這麼隻被風浪打沉的大船，也沒有這麼個女子被救。

他登岸的港口是汕尾，在汕尾耽了五天，希望有一天華玉蓉會突然出現。

三天過去，音訊渺茫，他澈底失望了，只好離開汕尾，取道靈川，翻過大庾嶺直奔南昌。

到了南昌，茶樓酒肆，到處在議論着一件事，中秋星河七劍大會。

星河劍會是由紫燈令主華玉蓉出面柬邀天下七大劍派開的，武林中既是如此哄傳，那麼要找華玉蓉唯有此一法，上星河劍會，必然能找到她。

八方英雄齊向星河進發，此上阿爾金山衹關數千里，而金燈七老，紅燈五劍，少林崑崙，武當五子八仙，這些人怕不正首途往星河而行，如果碰上，這些人，誰都要給他龔然過不去。

而自己此行任務奇重，不光只是去找華玉蓉，而且，要設法阻止星河劍會的舉行。任務既如此重要，在阿爾金山的途中，勢必要避着這些人眼目，如何方能避過他們？唯一之法，只有化裝。

龔然已是十七歲的少年了，雖長得精壯結實，總嫌個子不够魁梧，腦筋一動，化裝成一名老儒，雜在那些行商之中，西上江漢，轉道秦隴。

這天來到長安，在玄武門外一家頗為熱鬧的酒樓上淺斟低酌的喝起悶酒來。顯然，他在想着紛亂的心事。

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冷不防一抬頭，心中陡然跳了起來。

你道為何？原來，對面第四張棹子上，坐了一名糟老頭，像他一般的有着無窮心事，自斟自飲的喝悶酒，他一見那名老人，幾乎失聲大叫了起來，那名老人非是別人，正是快一年不見了的癲狂劍士柳絮。

乍見癲狂劍士，如見親人，你說龔然如何不激動？

然而，他並未眞個狂叫了起來，武林中正十手所指，到處在談着自己一勾命指打死桃花三嬌這碼事。

龔然此時站出去將身份擺明，癲狂劍士再是愛護他，怕不要怒火陡焚，非一掌將他劈成兩片不可！

龔然猛喝了口酒，強忍住激動的情緒，將目光偏向一面，咬着唇嘴，思索如何接近老癲！然後，再探探他對自己的看法。

柳絮與一年前相比，似乎衰頹不少了，面上的皺紋，好像一下子加多了十幾條。

龔然稍加思索，突然一昂眉頭，心中忖道：「有了，我只須如此，這般。」

他有所決定之後，端起杯子朝老癲那張棹子擺着方步走了過去。

他走到老癲棹前，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捻着花白鬍鬚，似笑非笑的將酒杯朝老癲一舉說道：「老哥好面善，咱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

老癲一看是名酸得發霉的腐儒，沒加理會，翻翻水泡眼瞪了他一下，一言不發的又將頭沉埋了下去。

龔然見老癲不可理諭，當下端着酒杯楞住了，然而他乃是聰明絕頂之人，心念一轉，又有了主意。

他突然「嘖」的嘆了口冷氣，抄轉身子端着酒杯一步一搖的往回走，那神情好像是碰了一鼻子灰，在自討沒趣的情景之下，不能不慨嘆。然而，當他一嘆方能，接着是用惋惜的語調自語道：「人怕老來喪妻，此人享盡了齊人之福，到頭來落得孑然一身！唉！可嘆啊！可嘆！」

他這話不是在數說老癲？老癲登時水泡眼一翻，霍地一步跳了起來，猛探手，一把攫住龔然的衣領，恨恨地問：「你在數說誰？」

龔然故意驚慌失措在說：「老兄別見怪，我這是在說我自己。」

上百的食客全將目光向這面投來，老癲不願驚世駭俗，一鬆手，龔然故意裝做老朽無用，「哆」的一聲，跌了個結實，龔然摸着屁股連聲「哎呀」呼痛。老癲好氣又好笑，只得伸手一把將他拉了起來，低喝道：「去你的！你胡說些什麼？」

龔然見老癲怒氣已消，心念一轉，上前一步，一本正經的說：「老朽善觀氣色，我這是據實而說呢！」

老癲一嗞黃板牙，冷嘿一聲說：「你善觀氣色，說說看，老夫現在想幹什麼？」

龔然見老癲已入了自己的圈套，心中一聲哼，一手摸着跌痛的屁股，緩緩朝老癲對面坐了下去，故意雙眼碌碌的在老癲面上滾動，良久，方點頭自語道：「奇了！」

老癲冷笑一聲道：「奇什麽？」

龔然說：「老兄好像在急着尋一個人，而那個人與老哥你的關係倒致老朽弄不太清楚，既像手足之情，但老哥你命中是孤丁獨子，所以老朽給弄糊塗啦！」

癲狂劍士霍地站了起來，一把抓住龔然的肩膊道：「你看看我到什麽地方會找到他？」

龔然伸出右手擱放在棹上，五指亂揑，口中胡念一陣天罡地支的道：「甲乙丙丁……乾主正，坤主陰……火生丙丁，水出壬癸，水年，水月，水日，水時，啊！老哥，巧極啦，往西直去，保你找到他。」

老癲一呲牙，一拳捶向棹子，弄了個盤飛碗跳，恨聲說道：「老夫找到他，倒要問他個淸楚。」

老癲猛甩袖，丟塊碎銀在棹上，一把扯起龔然道：「走！」不由分說，將龔然扯住往樓下跑。

龔然正爲老癲的話駭住，見他拖住自己就往樓下闖，有些發急起來，問道：「老哥，那兒去！」

老癲一呲牙，冷笑道：「上西方找人去！」

龔然一裂嘴道：「老哥慢着，那怎成呢！我還得上開封去看我孫子呢！」

老癲冷笑道：「西去有鬧戲可看，何防去見識見識。哼！老夫一生耍人，莫非此番吃你給耍啦！要是此去找不到人，當心你這條老命！」

× × × × ×

中秋，阿爾金山的極頂，一條倒掛而下的冰河盡頭處，人頭鑽動，到了上千的武林豪客。

那條冰河是星河。龔然被癲狂劍士扯着雜在人羣中，四處鑽望，顯然，老癲在找他的小兄弟龔然，爲什麽要殺桃花三嬌？

龔然心中有着一股凉意。

他寒心的原因是過去他所見過的那些嘴臉，特別是要得他而甘心的那些人，幾乎全到了星河。連管三娘祖孫倆，江陵風雲莊主邢伯仁這些人也到了，管薇薇愁眉苦臉的到處張望，龔然心中雪亮，知她在找自己。

龔珊玉傍着龔飛雲坐在星河派搭蓋的貴賓台上，想來勾命書生上赤壁履約，自勾命符主牛嘯天手中將她救下了。

貴賓台上還坐着少林掌門天痴大師，武當掌門乾元道長，其餘是衡山，黃山，青城，峨嵋，泰山五劍派的掌門；台下除了七大劍派的門人外，舉凡是武林中稍有頭臉的人，全被星河派搜羅而來，是以天下豪客幾乎搞數到齊。

當然，牛嘯天也在台下，賊眼碌碌的在人羣中搜望，龔然明白他在找自己。

除貴賓台上，另一張台子上面端坐着金燈七老，左面是紅燈五劍，青燈五煞；上首兩張舖氈的龍背椅上坐着兩名白髮蕭蕭的老婆婆。

金燈七老同紅燈五劍之間的一張金交椅上，舖着紫色的絨氈，然而，那張金交椅中空空如也，誰都知道那張椅子是本次劍會的主持人紫燈令主的寶座，然而，濟濟多士早已齊集，何以惟獨不見大會主持人！

不見紫燈令主現身，龔然暗道不妙，可是，他遍尋全場，竟然沒有父親的人影，不由大吃了一驚，父親絕不會無故不參加此次劍會的！

「紫燈令主」華玉容是出面邀請的東主不能出席本次大會，大會自然無效，那豈不是正合了龔然的心意？

然而，這只能算是部份的理由，依龔然的本心，他希望紫燈令主立刻出現於那張空着的寶座上，證明華玉蓉在那次海難中並未葬身魚腹。

他說不出自己多麽關心華玉蓉的生死，這種關切，並非是出之於華玉蓉的美色，而是因爲華玉蓉於他有恩有德，諸如『死谷』中以紫燈引他步見畢素霞；西江落水逃命時救他上船；並於汪洋大海中，船將沉的剎那間，倘冒着生命的危險爲他拂開被擊住的大道。像這樣有德於他的人，如果眞要葬身魚腹，龔然會爲他傷感一生的。

另一方面，更令他難以釋懷的事，是父親未能前來星河，師祖說父親有赴難之志，可見父親絕不會無故不來，此刻不來，定然爲其他事情絆住

了，什麽人能絆得住他？除紫煞掌外，當世之中，實難找出能留住父親之人。

管薇薇同勾命仙子龔珊玉四目在人羣中不住搜尋，也使龔煞爲之心碎，按情按理，他應現身與他們相見才對，然而，由於情勢的惡劣，使他不敢露出本來面目，自然就辜負他們的一番心意了。

他正自有些失魂落魄，老癲扯着他的手突然一緊，冷冷發話道：「你說往西找到我要找的人，我找遍了人羣中，爲什麽不見？」

龔煞苦笑一下道：「上千的人，你怎能一一辨認！也許他躲着你，跟你捉迷藏，那樣，你怎能找到他呢？」

老癲水泡眼一眨，剛想發作，龔煞突然往後呶呶嘴道：「老哥，這些人怎麽瞪着你？莫非！……」

癲狂劍士冷冷地說：「武當五子，八仙，嘿！來吧！咱們就將星河劍會大攪一陣吧！攪他個葷七素八，反正我老癲也活得有些厭了。」

龔煞一扭頭，朝人叢中擠上來的十三名道士，十三名道士驚慌失措的張目四望了一下，互遞着眼色，向西北方擠了開去。

老癲「噫」的一聲，不知那些雜毛道士爲什麽會擠了開去？他們不是來勢洶洶的向自己找岔來的嗎？

讀者當不會忘記上次在武當山癲狂劍士用了一招「巧吊金龜」，將武當派的掌派信符自靈虛道人掌中吊了過來，後來，靈虛道人無顏面對武當弟子，在三清聖像下自絕以謝三清祖師。這件事武當派看成奇恥大辱，非得找老癲奪回鐵劍令符不能甘心。可是，那些道士虎頭蛇尾的中途轉變了方向，使老癲大惑不解起來。

龔煞自然不便告訴他，說自己搗了鬼，用傳音支開了那十三名道士。

正當他暗自得意之際，台上星河派的那些本是面帶愁色的首腦人物突然有了喜色，一個個伸長脖子，視線順着星河往下望去，但見萬頃玄冰之中，突然出現了一點青色的人影。那人影來的十分疾速，當眞身手絕世，輕功之佳，堪稱一流。

眨眨眼，那人已來到星河盡頭，上了絕峯，龔煞心弦大震，他說不出來是什麽滋味？那人霍然是名老者，長了張似火一般紅的面孔，此名老人

星河會上羣雄畢集，癲狂劍士在人叢中找尋龔煞。

正是在船上奉紫燈令主拿他，打出一種怪異掌力化解勾命指的紅面老人。

紅面老人的恰於此時趕來，與紫燈令主多少不無關連？

那紅面老者逕直上了主台，停於首座上那兩名面垂黑紗，白髮如銀的老婆婆面前，袖中掏出一封信，雙手呈上去，並低聲說了幾句。

因午時未到，紫燈令主的寶座空懸並未引起天下羣雄的注意，自然那名老人的到來，他們也視作是件極爲平凡的事，竟然沒有留上心。

上千的豪雄，留心此名老人行踪的人寥寥無幾，龔然一則是知老人從何而來，二則是他關心紫燈令主的安危，自然就留上了神。

只見左面的一名垂紗老婦人接過信看了一遍，一面看，臉上黑紗一面抖簌，雙手也有些顫了起來。

主台上的『金燈』，『紅燈』，『黃燈』等知名之士，幾乎一個個全神的貫注在那封信上，愕然望着老婆婆發顫的手。

左面的老婦人看過之後，右面的老婦人接着看，那名垂紗老婦人同樣的紗顫手抖。

兩名老婦人交頭接耳的商量了一陣，其中先接信的那名老婦人順手將信遞給金燈七老之首的那名獅面老人，囑咐了幾句，獅面老人不停的點頭。

龔然將全部啞戲看了個一節不漏，心中有數，向癲狂劍士低聲道：「老哥，人貴相知，你如信得過小弟我，保管你今晚能見到你所要找的人，但是……」

他陡然將話咽住，老癲水泡眼一楞，帶慾的說：「別賣關子，有什麼話你儘管說！」

龔然道：「你要找的人今晚同牛嘯天有段樑子要解決，我希望你耐心的作壁上觀，等他們之間的問題告一段落，你再挺身而出。」

「好！依你！」老癲毫不考慮的答應了下來。

龔然扣他一句道：「咱們的君子協定就一言爲定，大丈夫不可爽約。」

老癲突然一楞眼道：「要是我找的那人到時候不露面呢？」

龔然一拍胸脯道：「老命一條，補償你的一切損失，現在，我另外有點事要去了結一下，停會我告訴你今晚何處去見你要找的那人！」

癲狂劍士冷哼一聲，揮揮手，那意思好像是說：「好！由得你，諒你逃不出老夫的掌心去！」

龔然別過癲狂劍士，向在人叢中四面張望的勾命符主擠了過去，用傳音冷笑道：「姓牛的，你是不是找小爺？」

牛嘯天如獲至寶，張目四顧，搜尋龔然。

龔然緩緩轉側面，用眼睛的餘光斜斜的瞄着對方，冷笑一聲道：「本少俠遠在天邊，近就在你附近十丈之內，不管你怎樣找，你今天無法找到小爺。」

十丈方圓之內！嘿！上百的豪客也只佔了十丈方圓的面積，叫牛嘯天如何個找法？

牛嘯天往東竄了三丈，又往西回竄五丈，龔然只緊跟在他身邊，暗中調侃他，牛嘯天氣得咬牙。

聽得見聲音，看不見人，牛嘯天怒不可遏，龔然冷笑兩聲說：「好啦！狂徒！仔細聽着，今晚三更，離此七十里往北去有座永天峯，峯腰南面有座冰谷，咱們在那谷中碰頭，痛痛快快的幹一場，過時不候。」

他說到此處陡然將話噤住，牛嘯天氣得怒咬着牙，將頭猛點了幾下，那意思是答應，準時移樽就教。

龔然約好了牛嘯天後，說不出週身有多輕鬆，眼看捱了快半年的黑鍋，今晚可藉牛嘯天之口洗雪掉。

然而，正當他有些飄飄若仙的時候，突然間，主台上鐘聲三響，紛擾哄鬧的人羣立刻靜了下來，靜得鴉鵲無聲。那名列身金燈七老之首的獅面老人霍地站將起來，朗然一聲清嗽，雙拳一抱，向貴賓席上深深一揖，轉向天下羣雄抱拳一個環揖。

羣雖正自一楞，衆目不約而同的先飄視獅面老人一眼，又轉投向那張空着的紫氈金交椅。獅面老人鏗鏘發了話：「兄弟秦不草，職司本派首席護法之職，奉兩位太上護法之命，宣佈兩件事：第一件，本派榮幸的聘請到落星宮的龔教主及大漢紫燕掌第四代掌門人屠大俠允爲本派客座『太上護法』。」

秦不韋的話一落；台上台下，上千的武林羣雄起了一陣竊竊私議聲。

的確，這個宣佈太富於爆炸性了，毋怪人們驚詫。勾命教主龍飛雲投靠星河派，堂而皇之的做起客座太上護法已够令人驚奇了，更使人震驚的是百年前名列『南北雙煞』的北煞『紫煞掌』眼見又要荼毒武林，使天下永無寧日了。

龍煞移近癲狂劍士身邊，輕聲問：「老兄見過紫煞掌？」

老癲面色凝重的搖搖頭，目注着貴賓台上，勾命書生身側坐着的一張椅子說：「我雖沒見過此人，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見識到這種絕技！」

龍煞心中一噤，忖念道：「你最好別碰上，如讓你碰上，恐怕就嫌晚了！」

主台上，一名兩太陽穴高高隆起，挺胸凹腹的漢子突然沉聲喝道：「肅靜！肅靜！秦太上護法傳諭，如有不遵，當以擾亂劍會秩序論處！」

羣鬧的人羣開始靜了下來，秦不韋又繼續往下宣佈道：「凡是被本派聘爲客座的『太上護法』，在形式上雖已加盟本派，實際上，其在武林中的地位仍屬一代宗主，自理其原來的門派。與凡今天到會之人，都有資格提出申請，加盟爲本派客座太上護法。」這話無異在向貴賓台上的那些劍派掌門大施恫嚇脅誘，要他們相繼自動加盟星河派。

秦不韋略頓，又往下朗朗的宣佈道：「第二件事，本次劍會，係由本派紫燈令主所出面激請，按說應由敝派令主親自主理大計，不巧的是敝令主爲了邀約東海另一位高人前來蒞臨這次劍會，因此不能準時趕來主持，本席承奉兩位太上護法之命，代敝紫燈令主主理此次劍會。」

此語一出，台下又響起了一陣哄鬧聲，這一次的鬧聲已不是剛才的竊竊私議，而是轟轟然的紛紜議論。

這一下，台上的秦不韋慌了手腳，兩手連忙高舉，然而，台下羣情憤激，似乎只顧互相議論，誰也不理會他，秦不韋見無法制止台下憤怒的羣雄；一轉身，走向面垂黑紗的兩名老婦人，交頭接耳的請示機宜去了。

龍煞一見時機成熟，側臉向老癲招呼道：「閣下希望此會成功還是失敗？」

老癲眼睛一楞道：「誰希望這些癟崽子成功？」

龍煞向老癲煽把野火道：「咱們兩人分頭去放野火，將這島劍會給它鬧散如何？」

癲狂劍士本就是個惟恐天下不亂的脚色，聞言將頭猛點，連聲叫好，兩人立刻分頭行事，鑽入人羣，大放野火。

別看這些人都是大英雄大豪傑，然而，他們都是烏合之衆，幾乎有大半是處於星河派淫威之下，脅廹而來參加的，是以他們全是一肚子的怒憤無處發洩；另一些來瞧熱鬧之人是抱着一種隔岸觀火的心理，他們也一樣的惟恐天下不亂，經過兩個口若懸河的狗頭軍師一鼓動，會場的情形立刻動搖了起來。

「誰邀請我們來的？我們要見他！」開第一砲的是龍煞。

那邊，癲狂劍士臉背着台子，面對天下羣雄大叫道：「請大會主持人出來一見！」

兩人嗓子又大，喉嚨又高，一呼百諾，霎時之間，但聽見一片亂糟糟的怪叫道：「主持人不出面就去他個球，散他娘的鳥會！」

「主持人再不出面咱們就拆台！」

今天，上天河絕嶺來的人都有兩下子，誰不是大嗓門！這一哄叫起來，地動山搖，天河像要塌下去一樣，高峯的四週立刻傳來一陣冰崩雪塌的暴震聲。

羣情，像決了堤的黃河，一發不可收拾。然而星河派之爲星河派，自有他威懾天下的一套，霎時之間，兩名面垂黑紗的老婦人雙雙離座，一齊飄身落在台口上，反袖左右揮拂了一下。

先是最左面的『黃燈五煞』陡然雙袖齊揮，五人同一動作，左袖揮處，五道黃色火箭挾着尖銳刺耳的嘯聲冲天而起，升騰了十丈，「波！波」五聲，炸開五朵黃色火花，緩緩散着輕烟。

五煞右袖抖處，五溜黃光打向台下，又是「波！波」連聲炸了開來，爆出五團黃色濃烟，台下的羣雄立刻倒了十數名。

紅燈五劍照章施爲，天上多了五道紅色火箭，台下多了五團黃色濃烟，也躺下了十數名高手。

金燈七老那背後人，打出七道刺目眩神的金色火箭，也打出了七團金

光灼灼的濃烟，台下一樣的倒了數十人。會場立刻亂得一團糟，而此刻的亂，並非如剛才那種衆怒難犯的哄鬧一通，而是羣相奔避，怕中毒氣，爭相奪路逃命。

兩名垂紗老婦人眞未料到情形會糟到如此程度！假如任由台下的人這樣亂竄亂逃，今天這場會大概是個不了之局，非收場不可了！

老婦人陡然各吸一口氣，兩人同時向台下發話道：「濃烟無毒，聞烟之人雖然暫時昏倒，但無生命危險，時不過半刻，自會醒來，如果摒住一口氣，不將濃烟吸入腹內，自不會昏倒，越是亂跑之人，越容易吸入濃烟。危險性也越大。」

老婦人的聲音不大，但却淸朗叩耳，台下之人，幾乎全聽到了，一個個閉聲停了下來，慌忙摒住一口氣，不敢將濃烟吸入肺內。

高山之上，罡風甚烈，一刹那，風流烟散，果然倒地之人相繼醒了過來，一個個呆若木雞的向上打量。

憤怒的羣雄算是被星河派鎮壓住了，左面一名垂紗的老婦人向秦不革頷首示意，秦不革再度出現台口，也再度抱拳環拱道：「很不幸，剛才發生那件不愉快的小事情算是過去了，現在，進入正題，開始論劍，本席首先報告此次邀請各位來此論劍的動機……」

台下經過一番小騷動之後，羣雄對星河派似乎眞的存了戒心，再不敢輕舉妄動了，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靜的鴉鵲無聲。

龔煞一看苗頭不對，眉眼一動，有了主意，不等秦不革往下說完，暗吸一口氣道：「慢着！」

秦不革一楞，不得不頓住話，雙目如炬，愕望着台下的龔煞，沉聲問道：「說話之人係何派門下？」

龔煞答：「南海門。」

「呃！」起了一陣驚噫。

南海門自成一宗，向不問武林是非，是衆所週知之事，想不到此次劍會南海門也派人前來參與！天下羣雄不得不佩服星河派的神通廣大。

秦不革大聲喝道：「你有什麼高見！」

龔煞大聲答：「我反對召開本次劍會，因爲，出面東邀的東主沒有出席主持大會，所以本次大會應該改期。」

在龔煞報出『南海門』三字之時那，名在海船上同龔煞交過手的紅臉老人早已移向秦不革身側，湊向秦不革耳邊悄聲耳語了幾句。

秦不革眉頭一動，面上，神色大變，突然問道：「南海門人將名報上來。」

龔煞伸手一抹，一把抓下張人皮面具，露出一張美玉般的英挺俊臉，同時之間，長袖一甩，甩掉了那襲不倫不類的老儒皂袍，露出一身裁剪合度的勁裝。

龔煞露出本來面目，刹那之間，場中起了變化，有十數起人脫口驚呼：「龔煞！……」是的，凡是認識他的人，無不驚叫失聲起來！不光只是叫，而且，立刻採取了行動。

面蒙黑紗的婦人淸叱道：「拿下！」

如響斯應，第一個騰身而起的是那名紅面老人，第二個躍撲而下的是秦不革，第三起撲下臺的更是不勝枚舉，黃燈五煞、紅燈五劍、金燈七老相繼搶撲而下，一個個全欲得他而甘心。難怪，這些人全吃過龔煞的苦頭。

另一邊，貴賓臺上雙拐「叮噹」一旋，像隻大鵬般騰撲而下的是勾命書生，暴喝一聲：「孽障！老夫廢了你。」

「爹！——」勾命仙子龔珊玉跟踪而起，一把沒扯住龔飛雲。

貴賓臺上除勾命書生外，武當掌門乾元道長把袖一揮，背上拔出長劍，搶撲下臺，大聲叱道；「狂徒！留下咱們武當派的鐵劍令符！」

嘿！這一下可熱鬧啦！不光只是臺上的人一窩蜂的搶撲而下，臺下羣雄中，管三娘管薇薇首先響應，斯聲大叫了起來，武當派的五子八仙，一十三名道士呼嘯一聲，仗劍搶撲而上。

那面，一條黑影快疾無倫的撲了過來，那人霍然是勾命符主牛嘯天。

癩狂劍士反被怔住了，莫知所措的望着龔煞發楞。他眞不知自己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是參加衆人湊熱鬧好呢？還是爲小兄弟擋一陣？

龔煞匆忙的告訴他：「老哥哥，記住！三更天，永天峯下的冰谷見！」

永天峯冇冰谷，是老顛自己告訴聶然的，因爲，三十年前「七劍會星河」，七名金燈老鬼屠殺天龍派三十六名劍手的屠宰場就是那座冰谷。昨天在水冰河的途中，老顛細說那次慘案的典故時告訴聶然的。

聶然叮囑過顛狂劍士之後，向那些採取行動的人哈哈一聲大笑道：「錯了！你們全錯了！本少俠不姓聶，自今而後，武林將沒有聶然這一號，少俠姓楊名翰，乃是天下第一劍，昔年在岳陽樓一劍削斷祖飛雲雙脚的大俠楊維英之子。」

匆忙之間，他衡口隨便爲自安了個名字。他以「翰」字命名的原因，乃因自己習了勾命指，暗中有懷念早年雙煞之一，「追魂指楊翰」的用意。

其用意在發揮楊翰的精神，以勾命指勾盡天下那些壞人的命。

聶然一口道出自己的身世之後，哈哈朗笑一聲道：「失陪了！」雙足猛頓，身形疾拔七丈，斜斜的落向峯外。

然而，他並未脚落實地，雙足輕輕的在一名紅臉漢子肩上輕點了一下，雙袖一展，撲下絕峯。

他這種快得如旋風疾捲的身形，簡直使這些高手個目相望，當他們追撲到絕峯邊緣的時候，聶然早已撲撲到冰河下面三十丈外面去了，然而，數十道人影那肯輕輕放過他，盡力追了下去，這樣一來，星河劍會的一場鬧戲無形中被撤散了！

× × × ×

三更不到，永天峯半腰處的一塊突崖上，顛狂劍士隱伏其上，靜靜的望着下面的冰谷。他在等改名楊翰後的小兄弟聶然。

突崖上的顛狂劍士此刻心情極爲矛盾，他明白小兄弟楊翰的自長安隨他到冰河，跋涉數千里未以本來面目相見，自然，其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爲了要弄明小兄弟究竟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是以隱身崖上，靜以觀變。

將近三更，突然，峯上飛上來一條黑影，其人身形雖快，然而，比諸楊翰的御風術卻要遜色多了！

顛狂劍士越看越不解，因爲，此人輕功雖不若楊翰之精純，然而，其身法之快速程度，實非一般武林中人所能企及。

彈指工夫，那人連着幾個縱騰撲上了冰谷，老顛看出來了，此人，乃是勾命符主牛嘯天。

老顛明白了！小兄弟要自己作壁上觀，看他們兩人了結樑子。他明白兩人之間仇深若海，有解不開的死結。生怕自己先出手亂了步驟。

牛嘯天仰頭望望天上的星辰方位，背抄雙手踱起方步來。他到冰谷沒一刻工夫，峯脚一聲朗嘯，兎起鶻落的飛縱來一道快如閃電的人影。

老顛同冰谷中踱步的牛嘯天全清楚來人是誰？

楊翰的輕功的確比在西江高明得多了，與他初學成時兩下一比，的確高上了不知凡幾？

這一路上，楊翰的確沒有荒廢一刻的時間，遇有機會，就苦練勤修。是以他此刻不但是御風術已有了驚人的進步，連「慧劍伏魔大法」也有了長足的進步。

一眨眼楊翰到了冰谷上，牛嘯天迎着他冷笑兩聲道：「士隔三日，刮目相看，小子，你的御風術眞個登堂入室了，然而，我替你惋惜。」

楊翰大笑道：「閣下別替古人躭憂！閣下倒說說看，惋惜什麼！」

牛嘯天怒銼着牙巴道：「你這小子無信無義，約好了咱們在赤壁上見面，誰想你小子心詭如狐，將勾命書生給弄來頂缸。」

楊翰哈哈大笑道：「閣下必是沒討得了好，勾命『陰』指訣沒弄到手不說，可能棋差一着，還吃足了苦頭，被人家逼得走頭無路，最後只好乖乖的將人家的閨女原封不動的拱手送還是不是。哈！哈！賠了夫人又折兵，自己的妹妹死得多寃！」

牛嘯天冷着嗓子道：「小子你別得意，本符主今天找你就是要將這筆賬連本帶利的算還過來。」

楊翰點頭讚成道：「這樣最好，咱們該從頭清結一下，看是誰欠誰？」

牛嘯天不甘示弱的說：「好！澈底算就澈澈底底的算，小子，你先翻吧！翻翻本符主找你些什麼舊賬？」

楊翰謙遜的說：「你先數，你數一件，我數一件，咱們最好是光棍些，認爲是誰欠賬就不妨坦然承認下來。」

——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文

羽君·圖

斷魂谷雙魔授首

「瑤池玉女」白翠薇嬌笑道：「做買賣要講求本利，你只討本不要利，豈不太吃虧了？」

一拉一唱，輕鬆中，充滿了嘲笑之意，只把個「殘魔」茅翎肺都要氣炸了，招式越發亂不成章。

「心魔」鐘光轉頭一看，只見「殘魔」茅翎被宗鴻羽逼得滿場亂轉，只有招架之功，而沒還手之力，眼看再打下去，不出幾招，便要喪命於宗鴻羽手中了，心中眞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殘魔」茅翎不知「心魔」鐘光的苦衷，只道他有意給自己難堪，不由大怒道：「鐘光，你，你要，出……出賣我？」

柳依雯冷冷的道：「心魔，你可有意與本姑娘再拚一下？」

「心魔」鐘光氣極大笑，道：「哈哈……臭丫頭，來，老夫與你走幾招？」

雲彩虹上前兩步，道：「雯妹，你不用動手，由我來。」

柳依雯知道雲彩虹的意思是要她專注於尅制「心魔」鍾光的魔音，以免他邊打邊唱時，無人治他，當下笑道：「好的，姊姊你儘管放心與他打，他唱時，我也唱。」

「心魔」鍾光狡計再被識破，便無心動手了，怒吼道：「你以爲老夫魔音眞尅不了你？」

柳依雯嬌笑道：「能尅住哉，你唱啊！」

「心魔」鍾光心中一動，突然詭笑道：「夫唱婦隨，我唱你可要跟啊！」

柳依雯聞言大怒，花容不由爲之變色！

「白鶴仙子」冷雪梅高聲道：「雯妹，別生氣，這是他的計策，想叫你生氣後，不能凝神對付他。」

柳依雯聰敏絕頂，聞言心中大悟，冷笑道：「鍾光，唱啊！」

「心魔」鍾光着着失機，心中也漸漸抑制不住怒火，冷吼一聲道：「難道老夫怕你不成了。」話落眞的大唱起來。

柳依雯立刻開聲相尅，使他迷心魔音，一點作用也發生不了，相反的，場中「殘魔」茅剛却受了很大的影響。

就在這時，斷魂谷深洞中，突然湧出爲數不下一兩百的紅袍紅巾蒙面人來，他們事先似乎都決定了該走的步驟，一出洞，便自動分成四隊，向四個不同方向圍起來，似乎想把五人困住。

就在這批蒙面人出現的同時，谷口進來了「血面金剛」、與「九紋龍」，接着便是「白鳳會總舵主」楊銀花。顯然，南海派的人與白鳳會的人都到了！

繼三人出現不久，谷內果然湧入大批南海派與白鳳會的人，爲數似乎並不在那些紅巾蒙面人之下。

三女一見她們出現，登時寬心大放，「白鶴仙子」冷雪梅，輕移蓮步，走入南海派來人中，找出幾個頭目樣的老太婆，略略吩咐一陣，南海派的人，立刻分成四組，分向四批蒙面人迎去。

楊銀花這時也把白鳳會的人，分成四組，配合着南海派的行動，背面抄向四起蒙面人，局勢至此，已算大定。

「血面金剛」胡四周打量一陣，一時之間，倒難以決定到底是先攻那一批紅巾蒙面人，「九紋龍」却已先開口問道：「喂，紅臉的，咱們參加那一批？」

「血面金剛」環眼一轉，道：「你說呢？」

「九紋龍」一瞪眼道：「俺要是早有了決定還問你做什麼？」

「血面金剛」一楞，也不服的道：「你不能決定，俺難道能決定麼？他娘的，這批鬼東西分成四組，我們只有兩個人，這不是誠心與咱們做對麼？」

「九紋龍」低頭想了一陣，突然若有所悟的抬頭道：「有了，有了，你負責兩起，俺負責兩起，看當時的需要而決定先攻那一組，你看如何？」

「血面金剛」一想，覺得有理，除此之外，他倆確實已沒有其他更妥善的辦法，登時喜道：「小子，有你的，俺倒沒有想到這一着呢？」

「九紋龍」武功不如「血面金剛」，心中本有些不自在，此時見在這一方面，自己比他強，頓時得意起來，笑道：「雕虫小技而已，何足掛齒。」

「血面金剛」銅鈴眼一睜，奇道：「你莫非還有更高的大計？」

「九紋龍」有意自吹一陣，以抬高自己的身價，聞言大吹氣的道：「多着哪，想當年，人家都把我看成智囊呢！」

「血面金剛」是個粗心人，更不會想到像「九紋龍」這樣的人，也會說騙話，只道他說的句句是實，不由惋惜的道：「那你是患了什麼病，怎麼一變變得這麼傻呢？」

「九紋龍」環眼一瞪，大叫道：「傻!?笑話，俺這叫什麼大智……大智……大智若愚啊！」

「俺看你不像魚？」

「九紋龍」道：「要是俺眞的像魚，只怕早被你吃了。」

「血面金剛」搖頭道：「俺從來不吃生東西。」話落突然驚道：「喂，你看那乾老小子在幹什麼？怎麼口一張一張的像魚在喝水似的。」

「九紋龍」聞言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見「心魔」鍾光，臉色灰敗，巨口開合不定，狀似吃力無比，一縷清心嬌音，此時正自抑揚有韻。悅耳無比。

「九紋龍」面色一整，道：「別問，咱們看下去，等一下再告訴你。」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

場中宗鴻羽與「殘蠻」茅弼，此時正打得激烈無比，就招式而論，「殘魔」茅弼已陷入不支之狀，就功力而論，他似乎不是宗鴻羽之敵。

先前，在那些蒙面人初現身之時，「殘魔」茅弼曾有一度，精神振奮，但白鳳會與南海派的人一現身，他那股新生的希望便立時幻滅了。

這時，他已知道老大的迷心魔音，無法與那年輕女子對抗，「心驕」、「殘魔」，一向相助相幫，如今正當面臨大敵之際，突然其中一人失利，這不啻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打擊，也使這驕橫的兩個魔頭開始驚慌起來。

突然，「心魔」鐘光心中氣血一陣翻湧，張口連吐數口鮮血，身子一個踉蹌，幾乎栽倒地上。

「白鶴仙子」冷雪梅見狀挖苦道：「老鬼，怎麼不唱了。」

「心魔」鐘光，平時驕橫成性，養成天下唯我獨尊的傲氣，那肯輕易服人，雖然自己明知不是柳依雯之敵，卻不服輸，怒吼一聲，道：「難道老夫怕她不成？」話落強提殘餘眞力，重又振聲唱了起來，但聲音已有些顫抖，與先前情形大不相同。

「殘魔」茅弼與「心魔」鐘光相處多年，彼此了解甚深，他一聽到老大的聲音，就知心魔鐘光已受了很大的內傷，心中登時大驚，手下招式一慢，突聽宗鴻羽大喝一聲道：「放下右臂。」聲落一股其強無比的罡風，已襲到「殘蠻」右臂不滿三寸處了。

「殘魔」茅弼聞言知警，右肩猛然一閃，企圖讓過一招，然而，爲時却已太晚，只聽「噗！」的一聲，接着「殘魔」茅弼痛哼一聲，倒退下丈多遠，一條右臂果然齊肩被宗鴻羽截了下來，鮮血狂流如注。

「心魔」鐘光被「殘魔」茅弼痛哼聲驚得心頭一跳，逆血無法自制的往上一冲，柳依雯的魂音，登時乘虛而入！魔音立散，全身氣血亂竄，完全失去了控制。

只聽「心魔」鐘光，狂吼一聲，一個枯瘦如柴的身體，突然轟的一聲倒在地上，連翻數滾，五孔流血而亡。

這死狀倒是十分斯文，未曾與人交手一招半式，而如此死去，却是武林中極少見的事。他一生倚仗迷心魔音，葬送了不少人的性命，最後自負却葬身於聲音之中，倒像是一種報應。

「殘魔」茅弼眼見「心魔」鐘光已亡，登時萬念俱灰，狂吼一聲，縱身再度向宗鴻羽撲去，狀如拚命，招式完全亂不成章。

四個蒙面人，眼看兩個首領一死一重傷，心中也不覺有些駭然，心現上，便對前後的敵人，產生了三分畏懼之意。

就在這時，突聽宗鴻羽清叱一聲道：「躺下！」

接着，一聲慘吼，「殘魔」茅弼倒也眞聽話，慘吼聲一落，當眞躺於宗鴻羽面前三丈之地，動也不動了。

戰事至此，已再度結束，宗鴻羽飛快的向四周掃了一眼，還未來得及說話，已聽洞內傳來一聲銳嘯聲。

嘯聲一落，四周紅巾蒙面人，突然全面發動攻勢攻來，個個兇狠歹毒，如同他們之間，上一代就已種下了不解之仇似的。

「血面金剛」大吼一聲道：「小子，開始了！」

「九紋龍」一揮齊眉鐵棍，向東、南兩面方向一指，道：「這兩個給俺了。」話落早已揮舞着齊眉棍殺了進去。

「血面金剛」大叫道：「那麼這兩面是俺的了，你可不能來佔便宜。」隨着話聲，巨靈掌一揮，早已向西、北兩面攻到。

三四百人，同時拚命，這場面自然難免混亂，更免不了有人傷亡，雙方一交上手，便傳來連綿的喝叱之聲，與一陣陣慘厲恐怖的死亡吼聲，使這一向便陰沉的斷魂谷，刹時之間，變成了人間地獄。

宗鴻羽向四周環視一陣，見大局已在短短時間之內，被南海派與白鳳會的人控制住了，雖然，己方的人，也傷亡不少，但却個個豪氣千丈，鬥志甚强，尤其南海派的人，個個招式怪異，身手矯健無比，紅巾蒙面人，當之者，幾乎很少能在三五招內不分勝負的，再加上「血面金剛」與「九紋龍」橫衝直撞搏殺，戰局形成一面倒之勢，已是一目瞭然了。

四女圍到宗鴻羽身側，個個都無出手之意，似乎全等宗鴻羽做最後的決定。

宗鴻羽抬眼看了入內洞口一眼，道：「斷魂

洞內的實力，已大都移了出來，此時洞內只怕相當空虛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笑道：「這倒很難說，萬一他把高手留在洞內，以防最後一戰，我們一輕敵，豈不要吃大虧。」宗鴻羽道：「不會的，此洞住不下那麼多人。」

「白鶴仙子」冷雪梅早已猜出宗鴻羽心意，斷然道：「不管如何，我們決不能輕敵，要去！我們就一起去。」

宗鴻羽道：「我們都去了這邊由誰指揮呢？」

其他三女，至此才知道宗鴻羽所以要說洞內空虛的原意，是要把她們留在這裏，心中對「白鶴仙子」冷雪梅反應之快，暗自佩服不已。

柳依雯急道：「這邊的人，根本就不用我們指揮嘛。」

「瑤池玉女」白翠薇也道：「她們一來，我們就沒有指揮什麼，現在戰局已成一面倒之勢，更用不到我們多操心了。」

宗鴻羽仍然不放心的道：「可是我心中總有些不安！」

「白鶴仙子」冷雪梅美目一轉，登時有了主意，嬌笑道：「待我問問他們，要不要我們相助就知道了。」話落高聲道：「血面金剛，要不要我們下去多殺幾個？」

「血面金剛」正自殺得興起，聞言急叫道：「不用，千萬別下手，我們有足夠力量應付的。」

雲彩虹接道：「九紋龍，可要我們相助麼？」

「九文龍」叫道：「大姐兒怎麼說的？」

雲彩虹：「他說我們千萬別下來動手。」

「九紋龍」大笑道：「俺也是那麼說。」

「白鶴仙子」冷雪梅望着宗鴻羽嬌笑道：「羽哥哥，你全聽到了。」

宗鴻羽無可奈何的笑笑，心說：「你們問他們兩個，豈不等於沒問？」忖罷，道：「好了，我們一起進去吧！洞內機關重重，行動千萬要小心，不可輕敵躁進，落入他們的圈套中。」話落當先而行。

四女彼此互望了一眼，似乎在說：「方才還說洞內空虛呢？」但想儘管這麼想，心中對宗鴻羽的愛護之意，却感動莫名。

五人閃過打鬥中的人，不大工夫已到洞口，宗鴻羽輕車熟路，舉步逕自向通往五里霧場的洞道行去。五人才轉過一處石壁，空間一縷勁風，自後直襲宗鴻羽。

宗鴻羽暗自冷笑一聲，身形突然向右一閃，扭頭向發暗器的地方望去，但見四下空蕩，那有人跡。

「砰！」的一聲，擊來之物落在地上，由那東西撞到石壁上的聲音判斷，發暗器之人，似乎並沒有注入內力。

突然，柳依雯驚道：「啊！你們看，那上面好像有字。」

宗鴻羽一怔，突然伸手欲拾，雲彩虹一把拉住道：「不要急，免中了他們的計。」話落以蓮足輕輕把那塊石牌踢到高處，只見上面刻着幾個字，道：「速進五里霧場，由那裏，向右走，可見一石室，在那裏，你可以找到殘害你宗家的真正兇手，洞內機關總樞，我已切斷，謹防暗算即可！」

帶罪人上

宗鴻羽劍眉一皺，突然伸手把那石牌抓入手中！四女見狀大驚，齊聲道：「羽哥哥，有毒。」

宗鴻羽抓了一回，搖搖頭道：「沒有毒，我們走吧。」語氣甚是沉重，好像有無限心事似的，話落把石牌放入衣袋中，舉步向前走去。

「瑤池玉女」白翠薇問道：「羽哥哥，從那裏進去。」

宗鴻羽道：「五里霧場！」

「你相信那人的話？」

宗鴻羽道：「是的，我相信他。」

「白鶴仙子」冷雪梅道：「你見過他嗎？」

宗鴻羽沉重的嘆了口氣，道：「我從來沒有見過此人，所以，剛才我要抓起石牌認認看，假使，石牌有毒，則我必死於他計算之中，假使無毒，此人所言必是實言。」

四女聞言心中同時自捏了一把冷汗，柳依雯嬌聲道：「羽哥哥，你太冒險了。這簡直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嘛。」

宗鴻羽沉重的嘆了口氣，道：「我事先早已考慮過了，假使那人所言不實，我們也決難進得了斷魂谷深處重地，一者敵暗我明，再者機關重重，我們縱有一身功力，能逃過一處兩處三處，總有一處，是我們逃不過的，與其那時你們與我同時遇害，倒不如我先一死，堵絕你們去路。」

四女聞言眼圈不由同時一紅，道：「羽哥哥

，你以爲自己死了，我們會偷生嗎？」

宗鴻羽苦笑道：「最起碼，你們可以全屍與我葬在一起，不致於四散分落斷魂谷是嗎？」四女這才回嗔爲喜，一齊舉步向洞內行去。

通過「毒聖」諸葛海等三人被困的石室，前面暗門早已開着，三女各自撤下武器，戒備前進。一路上，果然完全沒有機關發動，雖然碰上了幾處埋伏，但實力却不雄厚，完全輕而易舉的便解決掉了。

漸漸的，石道中開始有蒸氣出現，宗鴻羽輕聲道：「快到五里霧塲了。」

柳依雯問道：「還有石室嗎？」

「還有一個，進入前面石門便是。」話落五人已到入口之前。

由於沿途所遇到的數起阻擊之人，功力均平平而無足奇，又不見什麼機關相阻，是以在防備上，無形中就鬆懈了許多。

五人坦然走進石室，也未仔細向四下打量，那知，剛走到石室中央，突聽背後一個冷冷的聲音道：「武林四大奇女子，與宗鴻羽功力確有獨到之處，這麼快便進入這石室，的確令人佩服。」

五人聞聲一驚，霍然轉身，只見石室門口，站着一個相貌奇醜，身着與石壁同色衣服的老者，他兩手分別按於兩個白色石鈕之上，狀至緊張。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有勞閣下久等了。」

老者冷笑道：「那裏，別客氣。」

「白鶴仙子」冷雪梅美目一轉，笑道：「只你一個？」話落輕移蓮步向前走去。老者大喝道：「站住，假使你想多認識幾個，老夫倒可以負責介紹。」

「白鶴仙子」冷雪梅美目中殺機一閃，道：「只怕……」

老者冷笑道：「你武功雖然驚人，但是，別忘了老夫只要右手一動，就够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狡黠無比，在未知虛實之前，那肯輕舉妄動，當下佳足冷冷一笑，道：「那麼尊駕不也難逃公道？」老者冷笑道：「本

冷雪梅一把飛針打出，三醜斃命針下。

谷訓練一個控制機關之人並不容易。」

「但本姑娘要殺你却是舉手之勞而已。」

老者陰笑道：「那你怎麽不下手？」就在這時，突然右側一個聲音道：「大哥，何必多言，下手了！」

五人聞聲回頭，只見右側也站着一個同樣衣着，相貌也相當醜陋的老者，左右雙手也分別按在兩個白石鈕上。

雲彩虹心中一動，美目四周一流，只見另兩面，也同樣有兩個醜陋老者，他們的雙手，也按在兩個石鈕上。

雲彩虹不由冷笑道：「原來四位是狼山四醜，失敬了。」衆人聞言四下一看，果然看到另外兩個。

先前老者冷聲道：「若在平時，我兄弟四人不會放在姑娘眼中吧？」

雲彩虹冷笑道：「現在你以爲得時了嗎？」

老者狂妄的大笑道：「雖然算不上得時，但是，五位的生死，完全取決於我兄弟四人舉手之間，不知當今武林中，有那一個敢自詡能在舉手之間，同時殺了四大奇女子與宗鴻羽？哈哈……姑娘能找出這種人嗎？」

宗鴻羽不屑的冷哼一聲道：「你並非仗本着身能耐，而是仗着機關埋伏，這有什麽值得自詡的，也許，人世之間，只有你們兄弟，會以此自豪。」

老者並不生氣，仍得意揚揚的道：「聰明者善以物制物，只有愚笨之人，才以力治物，宗鴻羽，你想過這個問題嗎？哈哈……」

宗鴻羽把左右情勢打量一番，突然冷笑道：「四位好像很有把握把我們置於死地。」

老二道：「你可是不相信？」

宗鴻羽淡然道：「不錯，在下正是不相信。」

老二冷笑道：「你們何妨向上看看，那洞頂便是四位蓋屍之物。」

五人聞言心中同時一凜，如果這室內的機關，眞的是石室的石頂，則由那高達五丈的距離判斷，石室之頂，只要有萬斤之力，那壓下的力量，豈不要達數十萬斤，別說是五個人，就是五百個人，只怕也無能力將石頂舉起。

五人抬眼一看，只見石室頂石，四周與四壁並不相接接，似是懸空的，可見四醜所言並非虛言，臉上神色不由爲之一變。

就在五人抬頭之際，老二右手猛然用力在白石鈕上一按，但是，却沒有發生任何反應。

老大見狀，也用力一按，亦未見反應，兩人心中一急，也忘記五人會看到，竟只顧全力扭按起來。

這也難怪，四人功力原本就比四女差了很多，如果機關一旦失效，生死將立刻改換對象。

「白鶴仙子」冷雪梅偶一低頭，見此情形，立刻明白是怎麽回事，心中緊張之情登時全消，嬌笑一聲，道：「怎麽？機鈕失效了嗎？」

四醜聞言面色登時大變，這才想到，何以有機關與埋伏相阻，他們仍然會那樣快就到達這裏。

宗鴻羽等人，一聽說機關失效，不由心情全鬆了下來，緩緩把目光由洞頂上移下來，向四醜看去。

四醜這時眞如熱鍋上的螞蟻，心中明知機關已眞的失去效力，雙手却仍按在機鈕上不敢移開，因爲，他們知道，一移開雙手，便將立刻死於五人之手。

老三強自鎮定的冷笑道：「機關失效與否，各位何妨走近一試。」話落放下右手，僅用左手按於鈕上。

宗鴻羽見狀冷笑一聲，：「這表示右手機鈕失效，左手的還好用是嗎？」

老三心頭狂跳，冷冷的道：「也許左手的也失效了，閣下何妨上來一試。」

宗鴻羽冷笑道：「不要用也許，而是眞的失效了，在下過去，只怕尊駕無法再說話了。」話落緩緩舉步向老三走去，行動沉着中，充滿了殺機。

老三心中明白，左手機鈕控制的是退身暗門，根本就不是什麽機關埋伏，宗鴻羽眞的走了上來，他再也控不住內心的恐懼，一顆顆豆大的汗珠開始由他臉上不斷的滾下來。

宗鴻羽陰森的一笑道：「閣下怎麽還不發動？」

老三心念電轉，突然忖道：「我何不藉機逃走！」意動念決，突然大喝一聲道：「小子找死！」話落左手猛然向機鈕一按，看也不看，扭頭就向後撞去。

「砰！」的一聲，老三突然雙手抱着頭，倒退了三四步，四女直看得「噗哧」笑出聲來。

其餘三醜，見狀知道事態嚴重，各自左手一按，見身後暗門並沒有打開，心知機關總線已被人切斷，但卻不敢形諸於色，以防被她們看出，心中卻在暗自盤算着脫身之計。

宗鴻羽冷冷的掃了老三一眼，道：「閣下怎麼用頭去撞石壁，這也是機關之一嗎？」

四女聞言，登時格格嬌笑一聲，因為宗鴻羽話聲非常正經，不似開玩笑的語氣，所以特別好笑。

老三至此，算是黔驢計窮，無計可施了，突然，他把心一橫，暗中把功力凝於雙掌，驀地大吼一聲道：「這也是機關之一。」「雙鳳朝陽」，由下而上，猛然向宗鴻羽小腹拍去，出招迅捷陰毒之極。

宗鴻羽就是等他出手，見招身形突然向左一側，右手閃電伸手，恰好扣住他拍來的左手門脈，冷叱一聲道：「去吧！」聲落猛然用力向石壁撞去。

老三脈門一被扣，全身功力立刻全失，那有能力自保，只聽一聲慘號，挾着「砰的」一聲大響，老三一顆頭早已撞成了碎片，鮮血腦漿流滿一地，狀至淒慘！

其他三醜，一見宗鴻羽舉手投足之間，殺了四人中一人，心知久留有害無利，那結義之情，早已忘得一乾二淨，紛紛拔脚向老大立身的門口奔去，因為，只有那裏與對面才有出路，但對面卻是通往五里霧塲，容易碰見斷魂谷主「千面人」，所以誰也不敢從那裏走。

四女雖然始終嬉笑自若，但她們心中卻都早存了殺機，三人這一逃，不啻是自取滅亡。

三人身子才一動，突聽「白鶴仙子」冷雪梅嬌叱一聲，道：「那裏走。」右手一揚，六枚帶翼銀針早已打出，一閃射到三人面前，以反方向對準三人咽喉射來。

三人正自茫茫如喪家之犬，那會留意到什麼暗器。三聲慘號過處，三人咽喉之上，已各中了兩枚銀針，直衝出七八步遠，才轟然倒地身亡。

宗鴻羽一掃四周，朝進口處一指道：「我們進裏面去！」話落當先而行，四女當即急步相隨。

白霧隨着五人前進的距離加濃，隱隱透出一股壓力，使人覺得如同處身於雨前的悶熱之中，渾身不舒服。

宗鴻羽臉上的神色越來越凝重、憂抑，觸景生情，想到他第一次進到這裏來的時候，便自然而然的想到自己的母親，與為自己闖谷而被殺害的姊姊。

四女與宗鴻羽相處了這麼久，在平時，她們雖然有時發現宗鴻羽平靜下來的時候，眸子深沉，時常帶有一股淡淡的憂抑，卻從來沒有發現像今天這麼重。

四人什麼也不敢說，只緊緊的跟着他，默默而行，她們雖然都想分擔一些心上人的痛苦，但卻不知由何着手，同時，她們也知道，宗鴻羽心中擔憂與悲戚的事情，是從來不肯告訴任何人的。

進入五里霧塲的中心，她們幾乎都看不到三尺以外的東西，柳依雯嬌怯的叫道：「羽哥哥……」

宗鴻羽劍眉一皺，粗聲道：「什麼事？」

柳依雯聽出宗鴻羽的語氣有些不耐煩，芳心中一驚，登時閉口不敢再說下去，嬌頰上流露出一種淡淡的委曲之色。

宗鴻羽走了一段路，不聞柳依雯再問下去，心中突然一動，暗忖道：「我不該將自身的煩惱，傳於天真無邪的她。」思忖間，緩緩放了脚步，等柳依雯走上來，才拉起她的小手，道：「雯妹，什麼事告訴我？」語氣十分溫柔。

柳依雯垂下粉頸，不由自主的落下兩顆清淚，默默不語。

宗鴻羽知道她哭了，暗自嘆了口氣，用衣袖輕輕替她拭去眼淚，溫和的道：「雯妹，不許哭，以後我不會再這樣對待你了，唉！你不知道，我心中實在太煩躁了。」

柳依雯心一震，突然抬起頭來，不安的道：「羽哥哥，我……我惹你更心煩了是嗎？」

宗鴻羽搖搖頭，道：「只要你不哭我就不煩了。」

柳依雯連忙揮袖拭乾眼淚道：「我不哭了，真的不哭了。」

宗鴻羽強自擠出一絲笑意，道：「不哭才乖！」語氣倒像一個大哥哥在哄小妹妹。

由這一段對話，其她三女覺得宗鴻羽的真正年齡與他所做的事，似乎不大相配，因為，以他的年齡而論，他是不該有那種強大的力量，來壓制自己的情緒的。

「白鶴仙子」冷雪梅回頭愛戀的盯了宗鴻羽

一眼，柔聲道：「羽哥哥，你爲什麼要這麼煩惱？」

宗鴻羽淡淡的笑道：「不要亂猜，誰說我煩惱了。」

雲彩虹嬌聲道：「羽哥哥，你這樣會使我們心中蒙上一層可怕的陰影的。」

「瑤池令主」白雪凝道：「我們今後要永遠生活在一起，羽哥哥，不要瞞着我們。」

宗鴻羽沉重的低下頭，默默不語的走着，此時他心情的紛亂，也許與亂麻相差無幾，千頭萬緒不知該由何處理起。

時間在沉默中消失，距離在時間中縮短，前面，已現出一個高有八尺的拱形石門，是石壁中唯一的入口。

宗鴻羽突然開聲道：「將來總有一天，我把自身該討的賬討完之後，我會把一切告訴你們的，假使，你們願意等的話。」聲落突然急縱兩步，跨進拱形石門之中。

宗鴻羽一進石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黃袍老者，此人面色冷酷，似乎在他臉上找不出一點喜怒哀樂之容。

在黃袍老者身前，有一張長方石桌，桌上放着一個小茶盤，一隻精緻的小茶壺，石桌之後，坐着一個滿面紅光的中年書生。

那書生乍見宗鴻羽，手中端着的茶杯不由微微一抖，幌出一些茶水，但臉上神色却是依舊。

黃袍老者心中暗自冷哼道：「哼，你也知道害怕嗎？」臉上神色却仍是那麼冷酷。

中年書生放下茶杯，哈哈一笑道：「宗鴻羽，咱們終於相逢了。」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猜測，閣下大概就是千面人？」

中年書生點頭笑道：「不錯，在下正是。」

這時四位姑娘已來到宗鴻羽身側，「千面人」一見四女，心中登時狂跳起來，要非他臉上戴有面具，只怕此時臉上也要變色了。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那麼在下來意你該知道了？」

「千面人」道：「不錯，在下知道。」

宗鴻羽道：「那麼你留在身側的人，實在太少了。」

「千面人」笑道：「在下原以爲見不到你，所以才悠閒的在此喝茶。」

「你這麼有自信？」

「千面人」大笑道：「宗鴻羽，不是在下誇口，這裏機關在下雖然樣樣知道，樣樣精湛，但如說叫在下由前面硬闖進來，在下尚無此本領，何況你並不了解內部情形呢？哈哈……」此人言辭犀利，神態鎮定，單由這一方面看來，如非大奸大惡之人，便難臻此境。

宗鴻羽冷笑道：「但在下進來了。」

千面人笑道：「是機關總線被人切斷了。」

黃袍老者心頭一沉，但臉上仍是刻板如舊。

宗鴻羽冷冷的道：「閣下早知，何不防備？」

千面人起身笑道：「是我見到你才想到，爲時已太晚了。」話落一頓，突然轉臉注定黃袍老者道：「敏毅，你說是誰幹的？」

黃袍老者心頭狂震，但臉上神色却依舊泰然無比的道：「假使依老夫判斷，那切斷總線之人，該是谷主。」

千面人聞言臉上先是一怔，突然大笑道：「何以見得？哈哈……」

黃袍人道：「全谷大權谷主總攬，守每一部門之人，都是谷主自己派的，那這割斷樞鈕之人，何異就是谷主。」

千面人心中疑念漸消，沉聲道：「本谷主會帶你至安全之地的。」

黃袍人道：「但斷魂谷一片基業却毀於一旦了。」

千面人大笑道：「你聽過捲土重來這句話嗎？」宗鴻羽接口道：「你覺得有把握生離斷魂谷嗎？」

千面人笑道：「宗鴻羽，你知道老夫爲什麼只留一個人在身旁？」

宗鴻羽緩緩把功力提聚於雙掌，冷笑道：「在下以爲你自尋死路。」

千面人大笑道：「哈哈……年輕人，你錯了，因爲這石室的機關是我自己設計的。」態度自若，似乎一點也不緊張。

宗鴻羽冷冷的道：「在下自信……」

千面人道：「自信有把握置在下於死地，是嗎？」

宗鴻羽雙掌突然一揚，大喝道：「正是。」聲落一招「血海屍山」拍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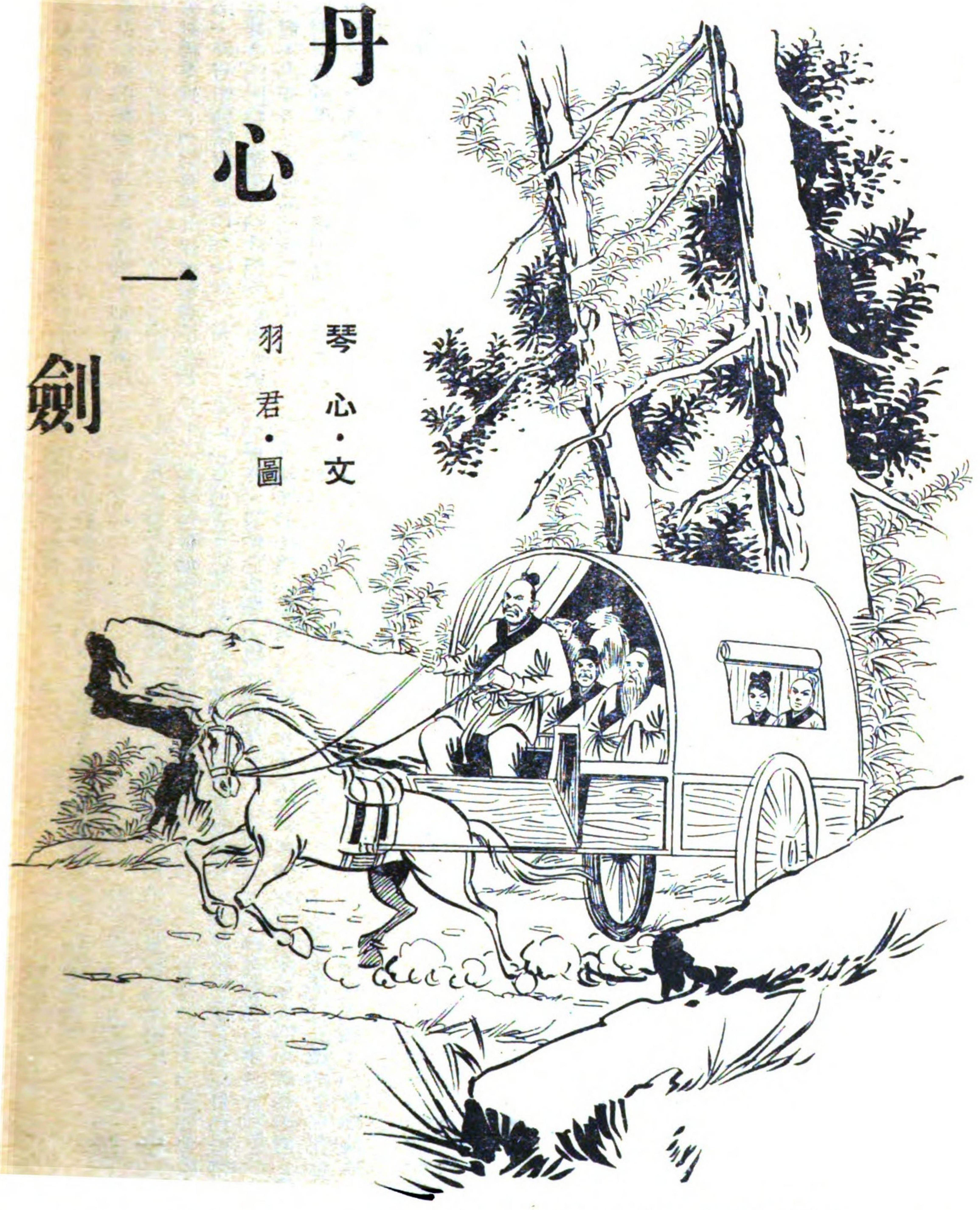
千面人凝立不動，右足突然一用力，只聽轟的一聲，石室頂上，壓下一塊奇大無比的石頭。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相思綿綿腸欲斷

車子像一陣風出了廬山，捲過鄱陽湖，向着西行路上急進，爲了獨孤雲在一起，那兩頭猴子也自由多了。至少牠們不再受迷藥的羈束，可以清醒地享受一切！

獨孤雲懷着惆悵的歸意，却無須再謹慎。因爲他知道他的敵人此刻對他避之唯恐不及，更別說是出來找麻煩了，所以他在落寞中多少還有點志得意滿之感！

車轔轔，馬蕭蕭，三個人在車上却懷着不同心情。

獨孤雲無所謂，却一切都不感興趣！

龍姑連聲催促，只嫌車子走得太慢，黑加在她的催促下，瘋狂地鞭策着馬匹，臉色却愈來愈沉重！

獨孤雲是了解他的心事的，到了小金川後，雖然那石堡與寒梅谷近在咫尺，他是再也不會去看龍姑了。

所以這一段時間，或許是他與龍姑相聚的最後歲月。

因此他反而勸龍姑道：「現在又沒有什麼急事，慢慢走不可嗎？」

龍姑却幽幽地道：「大哥！也許是我太快樂了，反而使我不敢相信，不到寒梅谷，我始終不能放心，總是怕半路上會發生什麼事！」

獨孤雲微笑道：「會發生什麼事呢？」龍姑搖搖頭道：「我也說不上來，不過我有一個預感，我覺得我們趕不到寒梅谷，你就會離開了！」

獨孤雲笑笑道：「別傻了，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離開你，也不會影響我遠離人世的決心，你還是叫黑加慢慢走吧！」

龍姑噓了一口氣道：「但願這樣……」

不過她倒是不再催促黑加了，蹄聲得得，車子剛進入三湘地界，後面突然追來兩匹急馬！

馬上馱着兩個老者，僕僕風塵，却是楚一清與古大剛。

獨孤雲頗感驚異，連忙跳下車子，拱手招呼道：「古老伯，楚……老伯……」

對於楚一清，他自然不能再叫莊主了，想了半天，才吐出老伯兩字，除此以外，他也想不出什麼恰當的稱呼！

楚一清還沒有開口，古大剛已冷冷地說：「獨孤雲！要不是楚大俠堅持，我實在不想找你……」

獨孤雲一驚道：「什麼事？莫不是秋風……」

楚一清冷笑一聲道：「秋風很好，爲了她的事也不會找你！」

獨孤雲聽出他的語氣不擇，連忙道：「老伯，我並沒有忘記秋風，她爲我斷了一條臂膀，我永遠都會感激她的，只是不知道你們在那裏？」

楚一清哼了一聲道：「你不必再找秋風了，她對你算是死了心，雖然她是爲你而殘廢，可是她不願再以殘廢之身見到你，她已經回到秋楓山莊去了，把她從前的住房改爲家庵，古佛青燈，將是她此生最好的歸宿……」

獨孤雲心如刀割，失聲叫道：「她出家了？」

楚一清冷笑道：「雖未祝髮，却已心如止水……」

獨孤雲釋然吁了一口氣道：「那還好——」

楚一清臉色一沉道：「你把她害得這個樣子，還有什麼好的！」

獨孤雲連忙道：「老伯！您別誤會，我早已有了一個計劃，在小金川的大渡河畔，有一所寒梅谷，我準備在那裏終老此生，也想請秋風一起到那兒去……」

楚一清臉色略見和緩道：「你真有這個打算嗎？」

獨孤雲指天爲誓道：「小姪如有一句虛言，天誅地滅！」

龍姑也下車來了，幫着他道：「老伯伯，是真的，獨孤大哥確作了這個打算，寒梅谷的地方很大，風景更佳，是一片世外樂園……」

楚一清臉上微綻笑意道：「這還算他有良心……我這一生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實在也不願意見她如此終老，何況還有一個葉芳蓮……」

獨孤雲一驚道：「芳蓮也在那兒？」

楚一清嘆了一口氣道：「是的！她們倆是同病相憐，這些女孩子真不知着了什麼魔，造了什麼孽，年紀青青要受這麼多的磨折……」

龍姑連忙道：「那我們快去接兩位姊姊一起到寒梅谷去……」

楚一清將手一擺道：「這不忙，我不是爲這些事……」

獨孤雲急問道：「那老伯是爲了什麼？」

楚一清鄭重道：「李盈！」

獨孤雲失聲道：「盈盈！她怎麼樣？」

古大剛怒哼一聲道：「她爲了你，單身從寄城山出走，此刻失陷在君山！」

獨孤雲一驚道：「君山！洞庭湖中的君山！」

楚一清點頭道：「君山水寨中原來都是一些綠林小寇，可是最近不知從那兒冒出一個年青高手，叫做『四海神龍』麥威！」

獨孤雲連忙問道：「那個人怎麼樣？」

楚一清又嘆了一口氣道：「那傢伙年紀不過二十多歲，武功却高不可測，手中一柄月鈎，敗

盡洞庭七十二寨好手，成了水道綠林霸主，自封爲洞庭君，聲勢之雄，不僅捲蓋三湘，兩湖河洛閩粵不久都將成爲他的勢力範圍……」

獨孤雲對這些倒不關心，只是急切地道：「盈盈也落在他的手中了？」

獨孤雲點點頭，怔怔地道：「那這個人或許眞有幾分本事，盈盈手中一枝劍並不比她父親差多少，老伯！您怎麼知道的呢？」

楚一淸道：「我與吳尊武葉淸芝三個人在洞庭湖畔見到了李姑娘的隨身侍婢，得知他失陷的消息，念在靑城山主對我們尙有情誼，不能不管，結果我們三個老傢伙報名訪山，見到了麥威，要他放出李姑娘……」

獨孤雲等不及問道：「結果如何？」

楚一淸嘆道：「說來慚愧，我們兩枝劍與吳尊武一雙落英掌聯合進攻，都敗在那小伙子手中，葉淸芝與吳尊武受了傷，只有我一人倖保全身而退，本來我想找到靑城山主夫婦的，可是也不知道他們在那裏，剛好碰上古兄，也打聽得你們車子經過此地……」

古大剛冷冷地道：「獨孤雲，我不求你，郡主在你身上算是用錯了心思，要是找不到山主，我寧可去求鄭三白！」

獨孤雲臉色變了一變，却依然耐着性子道：「那麥威爲什麼要困住盈盈呢？」

楚一淸一嘆道：「還有什麼別的理由呢？李姑娘貌若天仙，劍法卓絕，麥威是個年靑人，武功絕世，他自然會對李姑娘……」

古大剛冷笑道：「我倒希望郡主會愛上那個姓麥的，聽說他人品不錯，長得很英俊，比你强多了！」

獨孤雲笑笑道：「假如眞是如此，我倒該去勸盈盈，叫她嫁給這個姓麥的算了，不過他必須放棄做强盜……」

古大剛變色叫道：「獨孤雲你說得還像是人話嗎？」

楚一淸也愕然道：「秋鳳她們就是因爲見到了李姑娘，才對你灰了心，因爲她們自慚形穢，不敢與她相爭，這麼美好的一個女孩子，你竟放得下，連我都替她不甘心，剛才聽古兄說起你對李姑娘的態度，我還不相信……」

龍姑也瞪着眼道：「大哥，這個盈盈姊姊不是你最愛的人嗎？你在夢裏還唸着她的名字，怎麼肯把她讓給別人呢？」

古大剛更是氣憤狀地吼道：「獨孤雲，你簡直的狼心狗肺，郡主在君山受盡折磨，守志不屈，都是爲了你……」

獨孤雲却嘆了一口氣道：「龍姑！別人對我不諒解，你聽過我的身世，怎麼也說出那種話呢，難道你還不知道盈盈是我的什麼人嗎？」

龍姑眨着眼睛，想了一下，突然叫道：「啊，我明白了，她是你的妹妹……」

古大剛與楚一淸都爲之一怔，獨孤雲痛苦地道：「古老伯，現在你不怪我了吧！」

古大剛翻着白眼，怔了半天才道：「原來那個人是山主……」

獨孤雲又點點頭，古大剛却叫起來道：「難怪……」

獨孤雲連忙擺手道：「古老伯，請你不要說了，過去的事我不願再提！」

古大剛頓了一頓才問道：「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獨孤雲低聲道：「上次見您的時候……」

古大剛叫道：「那你爲什麼不早點對我說明，害得我生了一肚子氣！」

獨孤雲道：「那時我只在心中猜測，直到兩天前才正式證實！」

古大剛想想道：「兩天前你還在廬山……噢！你見到你母親了！」

獨孤雲怒聲道：「不要說她是我母親，也不要說李如晦是我父親，我不會承認他們的，老伯，您還是把我當作獨孤剛的兒子好了，把我當作崑崙奴都沒有關係，反正我這一輩子都是獨孤雲……」

古大剛怔了一怔，見他滿臉痛苦之狀，知道他一定有難言之隱，乃輕輕一嘆，和柔地道：「好吧！我也高興獨孤剛有個好孩子，他是我最知心的老友，孩子，我說他死於毒蛇之口是騙你的，他……」

獨孤雲大聲道：「我知道，他是自殺的……」

「古大剛初是一怔，繼而落下淚珠來，嘆息道：「你都曉得了，他自殺的時候，我就在旁邊，可是他不許告訴我是爲了什麼，也不許我說出他自殺的事，因此大家都認爲他是被毒蛇咬死的，這位老友也眞怪，他一向是個很達觀的人……」

獨孤雲搖手道：「好了，別再說了，我現在就到君山去！」

古大剛點點頭：「好吧！現在情勢不同了，你去見到那主，把話對她說明白，也免得她老是在心裏念着你，至於她肯不肯移情改嫁凌威，你倒不必勉強她，我想她知道這個消息後，心情一定很激動，一時間也無法平復……」

獨孤雲點點頭，龍姑提高聲道：「孤獨大哥！我……」

獨孤雲道：「你不必去了，我這一次去不是跟人家打架，也不會有什麼危險，你跟去也沒有用……」

龍姑扁嘴着，忍不住哭出聲音道：「那我們做什麼呢？」

獨孤雲想想道：「你帶回小金川去也行？」

龍姑搖搖頭道：「不！我一個人絕對不回去，我寧可在此地等你！」

楚一清却笑笑道：「我倒有個主意，這位黃姑娘不如跟我到寨中去，把消息通知那兩個丫頭，對她們說來，這未嘗不是個新的希望，光是我一句話，只怕她還不相信呢，而且我覺得還應該通知錢不予跟趙仰山，至於蘇麗貞……」

獨孤雲低頭嘆了一聲道：「老伯看着辦吧，蘇麗貞不必去管她了……」

楚一清輕嘆道：「我聽古兄說過你們在廬山的情形，她的表現也是太毒了一點，因此我也不能再說你什麼了，你們……」

獨孤雲立刻道：「我等事完之後，就趕到楚老伯處來會合，同時也把吳老伯與樂老伯送來，他們的傷不要緊吧！」

楚一清嘆道：「大概死不了，這一次可眞是沒道理，尤其是吳大哥，你知道我們三個老傢伙爲什麼要賣這場命？一切都是爲了你，也可以說是爲了我們兩個寶貝女兒，我們希望能保全李姑娘，也許可以使你對她們好一點……」

獨孤雲慚愧萬分地道：「老伯們愛顧之情，我當永銘於心版……」

楚一清擺擺手道：「不必說了，樂家只有一個女兒，吳老大與我可以說是共一個女兒，你只要明白這一點就够了。」

獨孤雲只是點點頭，於是楚一清坐上了車子，把馬匹給了獨孤雲，在龍姑戀戀的淚光中，黑加父揮鞭走了！

兩騎急馬趕到了洞庭湖畔的岳陽，君山就在對峯，他們勢必棄馬渡江，可是天色已晚，湖畔找不到一艘渡船。

他們在江邊來回地巡邏着，忽然聽見一個清脆的聲音叫着古大，接着一個小女孩急急地過來。

見到獨孤雲後，不禁一怔道：「怎麼是你來了？」

獨孤雲下了馬急問道：「小月！那主怎麼樣了？」

小月一扁嘴道：「那主以爲你死了！」

古大剛却急聲道：「小月！你有船嗎？」

小月點點頭道：「有的，不過你們不能用，那是給山主準備着的！」

獨孤雲沉聲道：「別胡鬧，快載我們過去！」

小月搖頭道：「不行！君山水寨派給我兩條船，專爲接待與那主有關的人，夫人已經乘了一條，你們再乘去一條……」

獨孤雲詫然道：「夫人已經去了？」

小月道：「是的！夫人剛去沒多久，她說山主不久也會趕來的，叫我在此地等候，要不你們也等一下……」

獨孤雲大聲道：「胡說，我們不能等，山主來了叫他們自己想辦法，或者你叫他不必去了，我不想見他，那主的事我辦得了！」

小月鼓起眼睛，古大剛也喝道：「小月！快把船叫過來別誤事！」

小月才舉起手中的火摺子打亮了在江邊恍恍幾下，不久就聽見櫓聲咿呀，駛來一條快艇！

艇上一個大漢朗聲問道：「可是青城山主駕到？」

小月連忙道：「山主還沒有來，來的是獨孤雲！」

那大漢哈哈大笑道：「獨孤雲來了！這倒是件天大的喜訊，總瓢把子一直就想看看他是個怎麼樣的長相，使得那妞兒如此痴心！」

獨孤雲一言不發，與古大剛二人跳上了快艇。

那大漢又叫道：「小姑娘！你不來看看總瓢把子見了獨孤雲，一定有一場精采的好戲，而且你們那主的命運也決定於這一場比鬥，聽說獨孤雲是個很高明的劍手，咱們總瓢把子却是條絕世神龍，龍爭虎鬥，那一定是够好看的……」

小月遲疑片刻才道：「我要等山主！」

那大漢笑道：「獨孤雲來了，青城山主不來都沒有關係，不過我可以再派一隻船在這裏等着，接青城山主見見新女婿！」

小月怒道：「放屁，那主寧死也不會嫁給那個姓麥的！」

那大漢一笑道：「當獨孤雲死在總瓢把子斷玉鈎下，她自然就會改變心意了，其實我真想不透，這個獨孤雲看來比總瓢把子差多了，她爲什麽偏要死心塌地……」

獨孤雲沉聲喝道：「開船！」

聲音不怒而威，那大漢居然爲他聲勢所懾，不敢再說下去，小月想了一想，終於還是跳了上來！

八支長槳，兩支長櫓，把一條快艇推得如飛而進，獨孤雲等了一陣，終於還是忍不住問道：「小月！盈盈還好呢！」

小月咬着牙齒道：「好！當然是好，她的眼淚都爲你流乾了，要不是想等着你見一面，她早就自殺了，你倒快活，聽說你結交了好幾個女的……」

獨孤雲沉聲說道：「胡說！」

小月一擰頭道：「怎麽胡說，你從小金川回來，一路長行，就帶着一個嬌滴滴苗子女人，昨天君山水寨中又提到一個田小婷……」

獨孤雲一驚道：「怎麽！她也出來了？」

小月冷笑道：「她是追着你出來的，說是你救過她的命，口口聲聲要以身報答你，真不得了，她才十六歲呢……」

獨孤雲搖頭道：「胡鬧……」

小月披披嘴冷笑道：「她現在跟那主在一起，該怎麽解釋你去說給那主聽，我可管不了你的事，不過我倒要看你怎麽對得起那主？」

古大剛看出獨孤雲的神色不對，連忙喝止她道：「小月，你還是小孩子，懂得什麽？」

小月冷笑道：「那個田小婷不比我大，她怎麽懂得出來追男人的？」

古大剛又要發作，倒是獨孤雲阻止他道：「古老伯！她心中只有一個盈盈，自然會對我不諒解，您再說也沒有用的，好在事情馬上可以揭穿了！」

「揭穿什麽事？」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告訴你不得……」

小月卻叫起來道：「獨孤雲，你別沒良心，君山水寨中對你的行踪十分清楚，有好多事情我都替你瞞着那主，就是怕她傷心！」

獨孤雲一笑道：「你用不着瞞她，她真要對我傷透了心倒好了！」

小月氣得走到快艇的另一頭，不再理他，獨孤雲只是對她的背影笑了一笑，卻對古大剛嘆了一口氣！

舟行甚速，不一會已經可以看見君山黑壓壓的暗影！山脚下舟檣林立，燈火照耀通明，聲勢壯大。

老遠已有人喝問道：「是誰來了？」

獨孤雲提足中氣，朗聲答話道：「獨孤雲前來拜山，求見總瓢把子洞庭君麥威！」

他根本不懂江湖道上的規矩，拜山時居然連名帶姓一起喊了出來，可是獨孤雲三個字力量太大了！

那些排列緊密的船隻立刻分開一條水路，讓他們這隻快艇直駛向山脚下的小港中，兩旁船上都是手挺武器的勁裝大漢，火光映着刀光，使人有森嚴的感覺！

獨孤雲卻淡淡地對古大剛一笑道：「李如海當青城山主也沒有這種氣派！」

古大剛一皺眉頭，心中微感不滿，那是因爲他對青山主提名道姓之故，雖然他不明內情，卻知道青城山主是他的生身父親，一個兒子用這種口氣來稱呼他的父親，至少使他感到不習慣！

不過他並沒作任何表示，快艇抵達峯邊，小月第一個跳了下去，逕直向峯上跑去，走不多遠，她就被一列人攔住了！

那列人是從橫裏突然岔出來的，沒有掌燈，卻個個手持鋼刃，當先是兩個人，一男一女！

男的很年青，玄緞勁裝，英雄巾中間鑲一顆鴿卵大小的夜明珠，珠光照着他俊秀而英朗的臉貌！女的卻是山主夫人謝綠萍。

他們迎向獨孤雲而來，謝綠萍看清來人眞是獨孤雲後，禁不住發出一聲低呼，激動地道：「孩子！你終於來了！」

獨孤雲對這孩子的稱呼聽來十分刺心，可是他並不回答，只是目炯炯地盯着那個年青人，然後發出一陣爽朗的大笑……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短篇小說

蕩婦魂

上官厚·文

簫鳳·圖

（上）

北風怒嘯，大地給刮得天愁地慘，天台山本是青葱翠鬱，這時在勁風吹襲下，但見枝葉紛飛，風沙漫天。

日間，還有一些樵農和獵戶，但是，這時已是酉牌過後；戌時初交的傍晚，更是行人裹足了。是以，極目所至，但見風沙遍野，全無人跡。

但是，在一條名叫翠薇徑的羊腸小徑上，却有一個中年婦人，揹着一個年可四歲的男孩，沒命的朝山上走。

她健步如飛，轉過了兩座山頭，才揀了一處可避風雨的突出岩石，放下孩兒休息。

這個孩子大概太餓了，再經烈風的煎熬，着實忍耐不住，此時歇了下來，倚在婦人懷中，說道：「娘，我……」他本來想說「我餓得很」，但是，看見婦人淚披雙頰，不禁咽了回去，小眼睛只是望着娘親。

「天兒，娘知道，」那婦人說得淒涼處，一把抱住兒子，歔泣道：「家已毀了，歇會兒，翻過這座山頭，娘給你吃個飽，天兒，娘命苦，你要乖乖的聽娘的話。」

原來，這婦人姓花，單名一艷字，丈夫海如山，別號「震南天」，武功雄霸江南，爲人剛愎，性烈如火，持正不柯。

但是，就因爲他這個性子，今天早上，他的二弟海如量突然帶了一羣蒙面人，將他建在海寧的居停燒了，海如量在衆寡懸殊下，也死在火場之中，花艷泥闖重圍，揹着兒子岌岌然若喪家之狗，亡命到這山嶺裏。

海平天雖只是僅足四齡的小孩子，但以娘親哭得如斯淒涼，也不敢再叫肚餓，只是喚着：「娘呀！娘！」緊緊的抱着娘親。

最慘的，風勢不見停止，依然刮個沒休，花艷通諳武事，自然還可忍受，但海平天這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在飢寒交廹下，已然面靑唇白，渾身顫抖了。

花艷看看天色，已然夜幕合攏，凄然道：「天兒，伏在娘背上，娘這就帶你去找點食的，天兒，他日你長大成人，可別忘記了這段血海深仇，記着，你的二叔海如量，就是你的殺父仇人，你怎也要將他找着……」

「不用找了，如今我就在這裏！哈哈哈！」沒等花艷說完，岩石後轉出了一個年將四十的中年男子，負手立於她們母子之前。

花艷駭然，回頭一看，登時汗流浹背，但以避無可避，只得哀聲道：「二叔，他的爹已死在你手中，請你放過天兒！」

海如量嘿嘿狂笑道：「放過？放你們過去見老匹夫吧，待你們一家大小團團圓圓的在閻王殿中見！」右掌一伸，力印負在花艷背上的海平天。

花艷大驚，連忙迴身以身相護，但是，那裏還來得及，只聽得海平天「哇嗚」一聲慘叫，小手立時滑了下來。

花艷回手抽起一看，已然一命嗚呼，全身猛然一震，不怒反笑，狂笑道：「天兒，你去你去，你去你去。」稍頓又道：「咦，天兒睡着了，莫要冷壞了寶貝。」颯然立起，三扒兩撥的將身上羅裳脫下，小心的覆在海平天的屍上。

這時，海如量右掌本已揚起，掌心泛起了一片灰濛濛的淡霧，正待擊向花艷，不料花艷有此一着，竟將全身羅衣脫下，變成一個晶瑩的石膏像立在凜烈無比的北風中。

如此一來，海如量饒是如何心黑手辣，也不敢向一個祖裼裸裎的婦女下手了，何況，還是自己的嫂子，揚起的右掌，也就徐徐的垂了下來。

「格格格，天兒呀，你好好的睡一覺，你可是喜歡蘇餡餃子，娘這就去買回來，給你吃個飽，哈哈哈！」花艷身無寸縷，但却渾然不覺，直朝山坳轉去，顯然，花艷於一日之間，突遭夫喪子死的打擊，刺激成狂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令海如量莫所適從，正手足無措間，突然，耳畔响起一聲蚊响：「幹得好，抗命者已然受到應得的報酬，賤婦已成瘋癲，起不了什麼作爲，正好留來作效尤的警惕。」

海如量登時如釋重負，恭謹的向空微一欠身，揚長而去。

海如量的影子才一消失，遠處已然又傳來花艷的痴笑聲：「天兒，快些起來，娘已買得蘇餡餃子回來了。」

轉眼馳近了，只見她雙手拿着的那裏是什麼蘇餡餃子，只不過是兩把山泥而已。

她一把抱起地上海平天的小屍體，邊哄邊叫道：「天兒，醒來，娘買了餃子回來呀！」

她一遍又一遍的喊着，是那末的慈祥，是那末的眞摯，但是，海平天

連呼吸也沒有了，那裏還會醒來呢？

「天兒呀，醒來食飯子啊！」花艷還是低聲叫着。

「你的兒子已死，今生也不能醒來了。」驀地，岩石之後轉出一個滿身癩痢、蓬頭垢面、鶉衣百結的老叫化。

花艷聞言，不驚反怒，「活」的站了起來，狠命的抱着兒子，喝道：「你說什麼？你才死，我天兒長命百歲。」

與此同時，遠處山峯突然傳來清脆的驚鈴响聲，那花子倏然色變，右掌一探，左手一抓，硬生生將花艷劈出尋丈，左手已抓了海平天的小屍體，迅速異常的解了他身上衣服，與着一塊石頭，摔下溪中，又除下了他那件又髒又臭的破衣，將着海平天的屍體，以手掰開小口，以背上的葫蘆塞入小口中，然後雙足一蹬，直奔而下。

這幾個動作，只不過是電光火石間之事，待花艷爬起之時，老叫化的影子已然消失在起伏的山巒中。

「還我兒子來，還我兒子來呀！」花艷竭力嘶喊。

此時，離她不及里許的山峯上，突然出現了一乘綠色的小轎，分別由四個身衣綠色艷服的美婢子抬着，轎前有兩名中年男子行前帶路，轎後則只一名斷後，而這個人，赫然竟是海如量。

轎簾掀起少許，一雙剪水雙瞳瞟了一瞟，放下轎簾，傳出銀鈴也似的聲音道：「海如山，這就是你的好收場了，起轎！」

也不見四名美艷婢子如何用力，在這崎嶇的山道上，說起就起，而且如履平地，輕捷異常。

「還我兒子來呀！天兒，回來呀！」花艷拼命狂呼大叫，其聲淒厲，尖銳得令人毛骨聳然，果真是見者流淚，聞者心傷。

「天兒回來呀，天兒，你去了那裏呀！」花艷兀自引吭狂呼，漸漸，力竭了，聲嘶了，終於，乃頹然倒了下去。

湖風還在呼呼怒吼，荒山還是那麽寂靜，這恐怖的氣氛，包裹着這個因喪夫失子而成狂的花艷，似是要折磨她至死方休。

× × ×

天剛方亮，仙霞嶺一處落莽蔽天的野草叢中，躺着一個鶉衣百結的老叫化，在他脚下，却臥着一個稚兒，不消說，就是海平天和那叫化子了。

仙霞嶺，離天台山少說也有二百里，但是，老化子能在一夜之間，就可趕到，可見這老叫化的一身輕功造詣，委實驚人。

這時，老叫化那個破葫蘆還塞在海平天的小口，他悄然探首向四下張望了一遍，的確沒有人在窺伺了，才小心的拔出葫蘆，伸手探探海平天的心脈，殘眉一揚，道：「幸好，還有得救。」

言巳，盤膝跌坐，先行將全身功運聚右掌，緩緩印在海平的胸坎，待真氣在海平天身上運行一週，才緩緩收勢。

在老叫化的本意，乃是欲以畢生功力，將海平天全身寒毒逼擁心坎，才再慢慢吸出來。

因爲，他知道海如山海如量兄弟二人，分別師承日叟月姥二絕，日叟功主純陽剛烈，月姥則恰好相反，她之所以能名列二絕，雄霸武林，乃是她一身「寒魂功」。海如量既是月姥的得意弟子，而海平天又是他下的毒手，自然，海平天的致命傷乃是海如量的「寒魂掌」了。

老叫化以全身功力在海平天心坎間一推一吸了三次，這時，只見他皺摺的老臉漸漸蒼白，豆大的汗珠自額際涔涔泛出，頭頂冒出的一縷白烟，已越來越見散亂，顯然，老叫化功力饒是如何高強，此時也快到油盡燈枯的階段了。

不過，老叫化並沒因此而停止，他深深的吸了口氣，運盡全身的殘餘力量，大喝一聲，直逼過去。

至此，老叫化巳然盡了所能，全身一頹，巳然支持不住，但是，他還在這吃緊的關頭，作最後的努力，印在海平天的手掌緩緩向上一扯。

幸而，這一掌見功了，海平天「哇」的張口一叫，吐出一口鮮血，叫了出來。

老化子大喜，氣喘的道：「天兒，別叫，靜靜的躺會兒。」

但是，海平天却大叫起來道：「呵！我冷得很，娘，我很冷呀！」接着全身抽搐，牙關打顫，滿身冒起鷄皮疙瘩。

老叫化大驚，雖然巳竭盡所能，但也顧不了，强行伸指在海平天的昏睡穴上點下。

「蓬」的一聲，海平天應聲昏了過去，而他自己，也接着海平天「砰」的跌在草叢中。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老叫化悠然醒來，探手身畔，却是空空如也，大吃一驚，連忙一翻而起，揉目一看，那裏還有海平天的人在？

這一驚，直嚇得老叫化七魂五魄齊飛，連忙一躍而出，在四下搜索。

他忖道：「海兒給自己點了『昏睡穴』，不能動彈，分明給人帶走，自己昏過去最多不過半個時辰，要是果眞給人挾走，去也未遠。」當下立即雙足一點，撲上附近最高的山峯，極目遠眺，希望在這高峯上，能及時發現挾走海平天的人。

只是，在一輪紅日照耀下，四下山巒寂靜得有如睡在太陽下的處子，除了三數飛鳥之外，那裏有半絲人影？

老叫化急得對天浩嘆，悲然嘆道：「如山兄，我程不窮可眞對你不起，千辛萬苦的救走世侄，但却還逃不了……」

說到這裏，倏聞得背後不遠處微微傳來一聲冷嘿，連忙塌肩翻身，四下搜索。

「哼」，又是一聲冷笑，只不過，方向却是不同，先前那聲低嘿，乃在後面，如今的一聲冷笑，則是從前面傳來的。老叫化倏然又回過身來。

待他回過頭來，不禁倒抽一口涼氣，若說背後有人窺伺，那還罷了，因爲後山乃是巉岩叠壁，容易躲藏，若說前面有人，那就駭人聽聞了，因爲，前面的山峯相隔足在里外，而脚下乃是一片斜坡，平坦得有如人工的斧鑿，一望了然。對方一聲冷笑，竟能穿越里外，淸楚送入自己耳際，其人功力之强，概可想見了。

追踪前面之人，老叫化自嘆弗如，乃回身一躍而下，撲向亂岩之中，找尋低嘿之人。

但是，他搜摟良久，將一帶巉岩搜索一遍，全無異樣，心中更是駭然，以爲迭連窺伺之人乃是武林中的數一數二高手，殊不料，皆因早上他爲了挽救海平天而耗出眞元，以致影响功力，這也是原因之一。

沒奈何，只得回至原處，坐下尋思。

突然，他發覺草叢中的泥地上，有人劃了一個「百」字。

老叫化微一沉吟，大喜忖道：莫非是「百草翁」華鵲農？若是他老人家將大兒帶走，那是僥天之倖了。

他說的華鵲農，乃名滿江湖的醫仙，爲人高傲，連自己的姓名也暗中嵌入華陀、扁鵲、神農三位醫聖的名字。但是，他的妙手確有一手，除非不答應，否則着手成春，果眞是再世華陀，也不遑多讓。只是近這十多年來，華鵲農已再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了。

半晌，他又倏然大驚，衝口而出：「不對，『百草翁』已十多年沒見踪，難道是『百花仙子』……也不對，自從三十年前泰山聚殲藍魔之後，就一直自封於百花坪了，那麼，這個『百』是代表什麼呢？百……百……」

他搜索枯腸，苦苦思索與「百」字頭有關的武林人物，雖然，除了「百草翁」與「百花仙子」之外，還有幾個，如「百足駝」李陀子、「百里猴」赫赤仙、「百日紅」方芬時等，但以他們的功力來說，就是再加上一倍，也休想逃得出自己的指掌。

倏然，他想起了一人，一躍而起，駭得吃吃的道：「莫……莫不是『百面狐狸』李桃紅？」

他越想越對，「百面狐狸」李桃紅喜怒無常，作事大悖常理，一如其名，平生專愛擄拐孩提，以供練功作樂。

老叫化程不窮不禁倒抽了口涼氣，暗暗叫苦道：「若然果眞落在她手裏，那是死定了！這……這該如何方好呢……」

興念及此，腦際不期然湧出海如山的音容，和那活潑可愛的海如山。一咬牙齦，忖道：「海大俠生前於我們丐幫有如海深恩，我們丐幫即使要冒滅幫的危險，也不能不爲善人存後，罷罷罷，我還是先行傳訊稟告幫主，然後前往追查，一飄之恩，韓信尚且不忘，我們丐幫向以忠義卓立江湖，豈能袖手旁觀，以致貽笑方家！」

意念既決，立即先行繞道台州，找到當地七十一分堂堂主張用，着他轉稟幫主。

出得台州城，但見道路紛歧，不禁茫然，心口相商道：「百」字頭的人物如許多，應該要找誰先呢？

猛然醒起，「百足駝」李陀子乃是居於雁蕩山，雖此只是百里之遙。

當下立卽折轉身形，直朝雁蕩山奔去。

老叫化程不窮乃丐幫八代弟子，一身能耐，着實了得，區區百里，那裏放在他眼內，在他全力兼程之下，不消個把時辰，在入夜時份，已然趕到。

夜色四合了，初時，老叫化程不窮在山巔山石間穿插，還不覺得怎樣，漸漸，越走越深，待到後來，已然走進一座山林之中。

「百足駝」乃居於這座深林彼端的山神廟後進，本來，程不窮可以走繞着山林邊緣的曲徑，但是，一來他欲藉着林葉掩蔽自己身形，二來又爲了要爭取時間，是以走此捷徑。

本來，這括蒼山他已走過幾遍，尤其是這座山嶺，更是熟如醬油，但以前幾次，都是在日間經過，於深夜之中涉足這座山林，還是第一遭。

時在臘冬，星暗月淡，再加上枝椏縱橫，側身林中，直如在墨潭中潛泅，摸索而進。

勁烈的寒風起處，竹偃樹搖，倒在地上的樹木影子，立卽游移幌盪，宛如幢幢鬼影，陷身於鬼魅之域。

程不窮饒是如何胆大包天，這時也覺得有點悚然。

「虎……」一陣寒風刮過，「胡嘩」一聲怪响，程不窮但覺眼前一黑，一團黑影迎面撲至，程不窮大驚，霍然暴退，隨勢發出一掌，倆向黑影。

拿椿站穩，程不窮這才定目一看那團黑影究是何物。

豈料不看猶可，直嚇得他寒毛直豎，那團黑影，此時又自丈處撲來。

「果有鬼怪出來作祟？！」猛然向側暴退，隨勢又劈出一掌。

「沙……格格格」那黑影應聲激射而飛，但是，只是幌眼之間，黑影又撲面而至。

「眞的，眞的是鬼！」撲來的物事，果眞是一條個直的人影！

這時程不窮大怒道：「你已身列鬼籙，還來作惡，我程不窮可是好惹的！」借盡平生之力，倆向鬼物。

程不窮乃是丐幫八袋高手，功力何等驚人，這一掌，其勢直可裂碑碎石，「嘩！迸！」連聲，鬼物應聲飛起，但是，飛不多遠，撞在枯枝之上，「嘩啦」响聲過後，鬼物連帶枯枝碰在地上。

他以爲一掌奏功，得理不饒人，立卽激射而出，撲向鬼物墜地之處。

不料，他脚剛沾地，又是給嚇得一跳。

原來，那並不是什麼鬼物妖怪，而是一具屍體，給人用山籐栓着脖子掛在樹上。而令他吃驚的是，這具死屍並不是誰，就是他要找的「百足駝」李陀子。

他起先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翻轉屍體看了幾遍，除了「百足駝」李陀子外，還有誰人？

他不用怎樣費心去檢查李陀子的死因，在死屍的肩胛上，印有一隻明顯的黑中帶藍的手印。

「不好了，給他先來一步了！」程不窮倏然站起，暗自叫苦。

他說的「他」，自然是海如山的胞弟；亦卽追上天台山要逼殺海平天母子的海如量了。

他略一猶疑，辨準方向，雙足一點，直朝山林彼端那座山神廟奔去。

但是，程不窮差不多將整座山神廟翻轉了，那有海平天的踪跡，而且連一個小脚印也沒有。

「看來，劫走海平天的並不是李陀子了！」程不窮自言自語道：「不是他，又是誰呢？！」他茫然佇立在山神廟前的空地地呆想。

良久，他下了一個決定道：「管他娘，卽使要找遍天下『百』字頭的魔頭，也得要弄個水落石出，大不了跑掉這兩條腿而已。」

於是，返回山林，草草的掘了個坑，將李陀子的屍首埋了下去葬好，才下山而去。

下得山來，已是鷄鳴破曉，兩晝夜來，他四處奔波，至此已感筋疲力竭。心下忖道：前途凶險未卜，還是歇一會兒，養足精神好趕路。

倘幸丐幫弟子過慣了飢風宿露的生涯，而且，程不窮內功修爲又好，所以，他只須憑在一棵濃蔭如傘的大樹脚下，很快就睡着了。

突然，附近發出低微的「沙沙」聲响，似乎有人在他面前的野草叢中走動。

程不窮旣是丐幫高手，雖是在睡眠之中，警覺也是人一等性高。以爲有人濟施暗襲，倏然平地拔起，四下狩視。

不錯，四野確是樹搖草動，不過，乃是給北風吹動而已，那裏有半絲人影。他還是死心不息，在附近走了一個圈，可是，別說是人，就是連一條毛蟲也見不到一條。

「這可奇了，那分明是有人在枯草叢中走動呀！」他望着草叢，悵然出神的暗忖着。

半晌，還看不出有一絲異狀。這一驚擾，已將他的睡意悉數驅去，只好拍拍身上泥塵，覓路下山。

這時，朝霞已散，旭日東昇，程不窮下得山下來，畧畧辨認一方向，直朝南方官道奔去。

因爲，「百」字頭人物的居處，以武夷山的「百里猴」赫赤仙最爲接近，是以，他乃揀了「百里猴」赫赤仙爲第二步目標。

赫赤仙一生遠離人羣，要是他只是固步自封，獨善其身，那還罷了，可惜的是，他爲人生冷傲，孤僻成性，與人打上交情，自是鳳毛麟角，反而生嫌犯怨，卻是有如汗毛充棟，多得不可勝數。他之所以被稱爲「百里猴」，因爲他練有一手矯人的縱躍攀緣輕功，即使百里之內，儘是巉岩峭壁，洪荒森林，他也可如履平地，全無險阻，所以，人們就戲以「百里侯」的侯字加上犬旁，一來，是譬喻他在百里之內可以稱王稱霸，二來，又暗譏他這個王，這個霸，亦只不過是猴中之王；猿中之霸而已。

其實，這也可以說不是刻薄的渾號，赫赤仙的一身能耐，只此而已，他在深山大澤中饒是如何高強，一出山區，踏足天地，他就無所施其技了，所以，終其一生，幾乎可以說全然沒有離開山野一步。

程不窮心急如箭，提氣直趕，只是中午稍過，已然趕到武夷山脚。

要在這偌大的武夷山去找一個武林怪人，正如大海撈針一樣，心中正自發愁，突然，看見對面密密麻的站着一堆人。

他心中暗忖，採茶不是這個時候，那堆人圍在那裏幹嗎？脚下不期然的走了過去。

待他趕過去一看，不禁長長的倒抽了口涼氣，那堆人圍在那裏的原因，是因爲在一枝尖竹上插了一具死屍。

程不窮之所以倒抽一口涼氣，是因爲給插在竹尖上的死屍並不是誰，就是他要找的「百里猴」赫赤仙。

他擠入人叢仔細一看，只見赫赤仙手足垂直，頭俯眼凸，上衣破裂，隨風招展，在毛茸茸的胸膛上又印有一個藍中帶黑的掌印，而那枝竹卻還綠油油的，分明殺死赫赤仙的乃是一個心狠手辣的高手，事先將一株綠竹削了上端，强行將赫赤仙的肛門硬生生插入了上去而致當堂斃命。

此情此景，直看得程不窮目瞪口呆，赫赤仙在林間的跳躍功力，堪稱一絕，而那人竟如提捏甕中鼈一樣，一把就將赫赤仙置於死地，功力之强，端的駭人聽聞！

倏然，他大吃一驚，急忙飛奔下山。

程不窮下得山來，看也不看，直朝北上大道飛奔。

因爲，已然無可置疑，這並不是巧合，乃是海如量趕在前頭，先行下手。「百」字頭的人物，已去其二，其餘最接近武夷山的便是鄱陽湖的「百日紅」方芬時了。

一來，他爲了拯救海平天，怎也要先海如量趕去，二來，這只不過是從仙霞嶺海平天失踪處留上一個「百」而推測出來而已，縱然沒錯，但也只是「百」字頭人物其中的一個，豈能盡將所有「百」字頭的人物全部殺戮？程不窮旣是急於救人，也急於挽救與此事無涉的其他「百」字頭人物。所以，他要儘速趕去。

但是他剛剛趕到落日灣，「百日紅」方芬時已給人倒吊在灣水中溺死了。這一下，更加證明了，海如量一如他想法一樣，所不同的，海如量要將「百」字人物趕盡殺絕而已。

不過，程不窮心裏總是覺得奇怪，海如量爲什麼要暗尾自己，一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就趕在前頭下毒手呢？難不成他已知道天兒未死？

他興念及此，那敢怠慢，立即上道。

這時，他已料到海如量必在附近窺伺自己的舉動，以定行止，但又明知不論內功抑或外功，都不是海如量的敵手，避是避不來了，只希望憑修爲火候與他鬥耐力，日以繼夜的持續奔馳，或可將海如量拋下而已。

於是，盡展脚程，全力趕赴雩峯山。

豈料，他只來到雩峯山脚的杜沙集，集上人已然爭相傳說：雩峯山上的百花寨，昨夜來了強敵，百花仙子雲裳與敵人走不上十招，就慘死在敵人掌下，百花仙子的徒衆雖是傾巢而出，與來敵拚命，但還是給來敵溜走了。程不窮心知肚明，這必然又是海如量的傑作，又是着急，又是憤恨，一刻也不停留，邁步出鎮，就朝北上官道直馳。

他之所以焦急，乃是萬公山的「百草翁」華鵲農，已是最後一號人物了，若是連華鵲農也死在對方手裏而還救不到海平天的話那就煞費思量了。所以，他一刻也不能停留，生怕海平天就在華鵲農手裏而給海如量先一步提到。

雖然，萬公山距離這雩峯山起碼千里，但程不窮却不管一切的全力奔馳。但是，自從天台山至今，只在括蒼山歇過一會兒，多日來目不交睫，飢餓時只在山嶺隨手摘些野果充飢而已，此時，已然筋疲力竭了。

不過，他為了要拯救恩人的後裔，還是苦苦支持。

奔跑了兩個時辰左右，突然，面前橫亘着一座高山，不禁心裏叫苦，橫亘着這座武陵山，陡峯直插雲漢，若在平時，那還能了，但如今力盡氣衰，如何能夠再翻越上去。不禁嗒然若喪。

但是，他一想起此行目的此重要時，只得一咬牙齦，強行攀上。

豈料他只上得半山，已然支持不住，「砰」的一聲仆在路旁的亂草野藤上。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給一陣衣襟飄風之聲驚醒，程不窮連忙一躍而起。

轉眼之間，發覺一角袍紬，消失於左面山坑之內，程不窮運行體內真氣，知道一頓休憩之後，已然恢復體力，立即追了上去。

他脚跟剛剛步出山坳，連忙縮了回來，原來，在離他不足十丈處，立着一個人，而那個人，赫然竟是海如量。

幸而，程不窮追過來時已然小心翼翼，沒有給他發現，而海如量只佇立一會，雙足一點，撲上矗立的山峯。

程不窮那肯放過，為了避免給他發覺，窜入草叢，悄沒聲息的追了過去。他行沒多遠，突然脚下一虛，墮了下去。

原來，他先前行走的乃是生長在懸崖邊緣的野草，他只顧望着海如量的身形跟踪，忽畧了身畔的形勢，竟爾墜下懸崖。

幸而，那懸崖並不是千尋萬仞的深不見底，只不過是廿丈開處的陡壁而已，但是，以程不窮的功力來說，縱是跌他不死，也得身受重傷。

果然，饒是如何運功緩住下衝之勢，着地時也得跌個七葷八素，昏了過去。

待他醒來時，發覺置身之地乃是一堆荊棘之中，稍微移動一下，就給芒刺針得遍體生痛。

突然，聽見脚步之聲，有人在說道：「天兒，我教你這個只是治標之法，只能將寒毒驅出胸外，不能澈底治療，但只要你持之以恆，可保無虞……」

程不窮大喜過望，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正欲開言呼叫。就在這時，突然，在不遠處突爾傳出一陣嘿嘿冷笑道：「哈哈，裘一白，原來是你！快將小子給我！」

程不窮至此恍然，天台山上所留下的並不是「百」字，而是「一白」二字。

裘一白一見強仇出現，忙喝道：「天兒快走，待我替你頂上一陣。」

海平天如言沒命拔脚就走，海如量洪喝一聲，道：「裘一白，你竟敢與我綠衣派作對，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也不見如何拚搏，只一交手，立聞裘一白慘叫一聲，死於當場。

而在此同時，海平天已然走近程不窮臥身之處，突聞得海如量悄聲道：「天兒別走，那是懸崖，快回來！」

忽然，峭壁上傳出格格嬌笑：「很好，還不將小子宰了！」

海如量畧一遲疑，忽然瞥見蜷臥在荊棘叢上的程不窮，大喝一聲：「小子，會你爹爹去吧！」一掌擊去，海平天如受暴風掃起，慘呼一聲，跌在程不窮身畔。

海如量這才引吭一嘯，身形有如巨梟掠空，撲上陡壁而去。

——未完——

十二金牌

文采風 文

毒龍手曲符見小叫化韓冲遲遲不肯回答，立時兇性大發，只見他桀桀怪笑兩聲，一隻罷也似黑而且瘦得像條枯柴的右手，已然緩緩舉了起來，直向小叫化韓冲身前廹去。小叫化見狀之下，不禁驚至面無人色，連連向後倒退。

一旁的秦剛見狀，不禁大是氣憤。原來他一來不知毒龍手曲符的來歷，對他的畏懼之心不如常人之大；二來他生就一副俠骨仁心，重於義而輕於生，眼見這老道咄咄廹人，而自己的知交韓冲却又怯怯後退，心裏頭的不平之氣已溢胸而生，因此毅然挺身而出，衝到曲符的面前，戟指着他喝道：「惡道休得無禮，待在下來會會你的毒龍手，看看是否足以橫行江湖！」

他這一貿然上前挑戰曲符的毒龍手，直把後退中的韓冲驚得跳了起來，急急尖聲喝阻道：「大哥，不可，快回來，快，快！」可是秦剛却全不理會，反而橫抱着手中寶劍，作出了準備應戰之狀。毒龍手曲符陰惻惻地哼道：「小子，你這是找死！」說罷，那隻原已舉了起來的烏黑手掌，已然緩緩地向着秦剛的頂門拍來。

小叫化韓冲見狀之下，不禁嚇得胆裂魂飛，急忙飛縱而前，打算把秦剛拖走。但是，已經遲了，毒龍手曲符的右掌離開秦剛頂門約三尺處，驀然加快速度，疾然拍了下去，其快如風。秦剛本已覷準來勢，一見對方掌勢加快，立時揮動寶劍，向上迎去。但是，他小看了這個毒龍手曲符，就在他的劍式發至一半時，突然嗅得一股奇臭無比的腥風，腦子裏立感一陣暈眩，全身也頓時發不出絲毫力量。因此，不但劍式再也發不出去，而且整個人向後便倒。而正在這個時候，小叫化已經飛縱而至，見狀急忙把秦剛的身形扶住。但是，由於毒龍手曲符剛才發出的毒掌掌風仍未消散，小叫化的鼻子也吸進了少許，以致連得他也中了毒，登時與秦剛一起倒在地上。

毒龍手曲符桀桀怪笑了兩聲，再度揚起右掌，打算立時劈死秦剛與韓冲二人。豈料正在此時，千佛山上如流星趕月也似地飛射下來一條人影，而且人還在半空，已然振吭大喝道：「曲老鬼休得傷人，畢世雄來也！」聲到，人到，掌到，一股渾厚無匹的掌風，竟然在半空一丈左右之處，猛然向毒龍手背後疾襲而至。

毒龍手曲符聽得來人竟是丐幫幫主鐵掌神丐畢世雄，心裏也禁不住猛地一震，急急回過身來，迎着畢世雄凌空襲來的掌風劈出了一掌。休看輕這個毒龍手，除了掌風蘊着奇毒之外，掌力也是一等一的，所以與這個有鐵掌之稱的丐幫幫主的掌風一接之下，但聽「砰」地一聲震天巨響，身形也只不過微微一幌。

畢世雄更是厲害，在與毒龍手的掌風一接之下，竟然借着對方的掌力，使自己的身形微微向上彈高幾尺，接着乘隙喘一喘息，然後又是凌空一

掌向下劈到。這一掌的勁力比之先前那一掌更爲凌厲，但聽掌風呼嘯而至，眞有雷霆萬鈞之勢。毒龍手不願示弱，也是運足功力回攻了一掌。這一次兩掌相交，所發出的响聲更大，同時兩股掌力相交所激起的旋風，竟把地上的砂石捲起了老高老遠。

這一回相拚，畢世雄的身形又彈高了幾尺，但毒龍手的身形却向後連退了三步，才勉强站穩身形。畢世雄藉此良機，急忙凌空發出第三掌。這一掌的掌力，又比第二掌强勝幾分，但見掌風如怒潮洶湧般，狂襲而至，毒龍手咬一咬牙，雙掌併攏，運足十二成功力，向外猛推而出。兩掌迅即相交，但聞霹靂一聲，直震得山搖地動，枝斷葉飛，風砂狂舞。而就在响聲過後，强弱已判，毒龍手不敵鐵掌神丐，只見他悶哼一聲，身形一連向後倒退了足足七步，張口噴出一蓬血雨，跟着身影一縱，破空飛去，兩個起落，已在十丈過外。

畢世雄之能够勝他，固然是由於在功力上勝他一籌，主要還是戰畧成功。假如兩人都在平地上拚鬥的話，畢世雄也得時時提防他的毒掌，功力上少不免打個折扣。但畢世雄一上來便在空中發掌，不怕吸入他的毒掌風，能够放手進攻，所以才在三掌之下，擊敗了這個凶名昭著的毒龍手。

再說畢世雄擊敗毒龍手曲符之後，也不去追趕他，急忙落下地來，走到秦剛與韓冲兩人的身旁，再從懷裏摸出一個小瓷瓶，倒出兩粒烏黑如墨但却芳香撲鼻的藥丸，分別喂進二小的口中，然後一手一個，按在他們背後的百會穴上，運功幫助他

們療傷驅毒。如此大約過了頓飯時間，二小臉上黑氣已經逐漸消除，繼而出現紅潤之色。再過一會，便爾雙雙甦醒過來。

小叫化韓冲甫睜開眼，便看到畢世雄那威嚴之極的臉容，當下大叫一聲「師父」，便急急翻起身來。秦剛一聽便好奇地打量了畢世雄一眼，只見他生得高大威猛無匹，年紀約在六十左右，白髮白鬚，臉色黝黑，雖然鶉衣百結，但却異常乾淨，不像韓冲之汚穢邋遢。其神態則威嚴之極，使人一見便知他是個豪氣冲霄的人物，自自然然對他生出敬長之心。更何況，他是自己的知交韓冲的師父！所以秦剛也急急翻起身來，向畢世雄跪拜道：「晚輩秦剛拜見老前輩，並謝老前輩救命之恩！」說罷，一連叩了三個响頭。

畢世雄雙目稜稜地凝視了秦剛一會，然後頷首道：「罷了，秦賢侄不但資質極佳，而且義氣干雲，將來必可光大華山派門戶。比起老夫那劣徒來，你是强勝多了。」接着，便側顧韓冲厲聲喝道：「畜牲，你知罪否？」一旁的韓冲早已嚇得手脚發抖，跪在師父面前叩頭道：「徒兒知罪了，請師父賜罰。」

秦剛不知小叫化所犯何罪，但見他嚇得如此，想必甚爲嚴重，但他爲友熱心，不惜冒犯畢世雄，竟然向他求情道：「不知韓賢弟犯了什麼過錯，老前輩可否看在小侄份上，饒他一遭呢？」畢世雄嘆了一口氣，道：「若論這小畜牲之罪，足可把他逐出門牆。第一，他不該輕露武功，被毒龍手看破行藏，以致無法再跟踪他；第二，當毒龍手看破行藏，向這小畜牲挑戰時，他不但退縮不前，反而讓你上前涉險，如非老夫及時趕來，你一定難逃毒手，那時叫老夫如何向令師交代？這小畜牲不小心謹愼在前，貪生怕死在後，你說該不該嚴加責罰？」

秦剛萬想不到這小叫化身上原來負有重大使命的，而使他露出武功，招來毒龍手的，正是自己這個罪魁禍首，當下急忙在畢世雄面前跪下，叩首求情道：「請老前輩明鑑，這一切都是由小侄引起的，如果要罰，應罰小侄，韓賢弟是完全無辜的。」接着，便把雷劍鳴如何侮辱自己師門，如何引起爭端等等詳情，一一向畢世雄告知。畢世雄這才微微頷首道：「既如此，老夫就暫且饒這小畜牲一遭。」接着便目射寒光地憤然道：「武當、峨嵋這些自命名門大派的人，最近越來越不像話了，眼看通天教已日漸坐大，江湖浩刼行將來臨，他們不但不思籌謀對付之策，反而目中無人，欺凌弱小同道，終有一天，老夫要給點顏色他們看看。」說到這裏，像是想起什麼似地突然站起身來，匆匆對秦剛道：「秦賢侄，老夫本欲傳你一套雷霆掌法，但恐曲符這老魔走遠了，以後失去探查通天教的線索，現在只好別過，將來有機會再向你傳授了。」說罷，也不待秦剛回答，拉着小叫化韓冲的手臂，便如飛也似地向着毒龍手曲符逃走的方向追了下去。

秦剛一直目送畢世雄師徒二人的身形消失在茫茫郊野之後，才回過神來，畢目向四周一看，發覺雷劍鳴與華雲仙二人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這裏，一絲悵然之感立時爬上心頭。雖然，畢世雄曾答應過日後將把他的得意絕學雷霆掌法傳給自己，但究竟現在尙未學得到手，而且，他一連受過峨嵋、武當兩派門人的侮辱，以及發覺自己的武功是如此低微之後，不禁當堂心灰意冷，決定回轉華山，不再涉足江湖。

三

華山之巔，石室之中，一老一少在挑燈夜話。那少年生得身材高大結壯，臉色被燈火映得黑中透紅。他就是那個甫出江湖便屢受凌辱的秦剛，至於那個老者，則完全相反，身材十分瘦削，舉動文質彬彬，三綹長鬚拂，五官異常清秀，年約在六十開外，極像一個飽學宿儒。然而，他却是一派之主，華山掌門徐仲卿，也就是秦剛的師父。秦剛今天才回到華山，立刻把幾個月來在江湖上所受到的委屈，盡情向師父傾訴，並表示今後不再涉足江湖。

徐仲卿對秦剛的心情完全理解，但他自知華山派日漸式微，武功確非峨嵋武當等大派可比，因此對於秦剛可謂愛莫能助，只是臉帶愛憐、痛惜之色，怔怔地望着愛徒出神。秦剛本來低着頭坐在一隅，此時突然抬起頭來，對徐仲卿道：「師父，你過去不是說過，咱們華山派以前也是叱咤江

湖的大門派嗎？怎地現在咱們全派只有咱師徒兩人？而且峨嵋三女還說準備於來年元宵在鸚鵡洲舉行的十二大門派論劍大會上，把本派驅逐出去？這是什麼道理，師父，你知道這是什麼道理嗎？」

徐仲卿看到秦剛那種憤激之態，不由好似犯了罪一般，竟然低下頭來，喟然嘆息道：「剛兒，這其間是有着許多曲折內情的，過去為師恐怕你學藝分心，所以沒有將詳細情形告訴你，現在你既然問起，為師便從頭說與你知吧！」接着，徐仲卿便在嘆息聲中，說出一番話來。

距今一百年前，華山派出了一個蓋代奇人，名叫朝陽叟，手創一套朝陽十三式劍法，天下無敵。他是華山派第五代掌門人，當時把個華山派搞得興旺無比，隱隱然有執武林牛耳之勢。適逢當時武林中邪魔頻生，武林浩刼重重，朝陽叟生具菩薩心腸，為了消彌浩刼，所以分別走訪少林、武當、崑崙、峨嵋、黃山、五台、天山、羅浮、長白、終南、崆峒等十一大名門正派，要求他們放棄門戶之見，共同聯合起來；一致對付武林中的邪魔外道。當時這十一派掌門都為朝陽叟的武功和人品所感動，紛紛起來響應，於是一致決定於當年的元宵節在鸚鵡洲聚會簽盟，並決定各門派鑄就一面代表本派最高令符的金牌，到時交給十二門派的盟主執掌，以便統一行動。

當十二門派的掌門攜同本派金牌來到鸚鵡洲時，原擬就此交給華山掌門朝陽叟，由他充當十二門派的盟主便算，但朝陽叟此人不但武功人品高人一等，眼光之遠大更非常人可及，當時他考慮到，為了使這個聯盟長久地維持下去，必須作好種種長久打算，因此他提議以比武定高低，武功最高的為武林盟主。同時，為了公允起見，這個武林大會可以十年召開一次，這樣一來，便每一門派都有成為盟主的機會。至於比武的具體辦法，是通過初賽、複賽、決賽等三輪比賽決定勝負，即十二人抽簽決定對手，是為初賽，結果必有六人得勝六人失敗，失敗的六人便就此被淘汰出去。得勝的六人，又再抽簽決定對手，這一輪比賽，又有三人得勝三人失敗，失敗的三人又被淘汰出去，得勝的三人又再抽簽決定對手，其中有一人輪空，但絕無便宜可撿，因為這最後三人之中，必須一人連勝其他二人才行。換句話說，輪空的一個，要先和負方相鬥，如果輸給負方，那麼剛才的勝方便是盟主，不須再鬥，如果輪空的一方贏了負方，則再和勝方相鬥，勝的一方便是盟主。

當時經過三賽之後，朝陽叟果然藝壓羣豪，榮登盟主之寶座，掌握十二金牌，號令十二門派。當時華山派的風頭，確是出到十足了。豈料十年不到，朝陽叟便已棄世，及至十年屆滿，在鸚鵡洲舉行第二次論劍大會時，華山派的第六代掌門人聖手神劍劉白英，因年輕功力不純，在最後一輪比賽中，無法連勝兩人，以致失却蟬聯盟主的機會，另兩人則弄到兩敗俱傷，難分勝負，結果盟主不能產生，由十二門派協商，決定這一屆暫時不設盟主，十二金牌分別交回各派，留待十年後再來論劍決定盟主寶座誰屬。豈料比武大會結束之後，華山掌門劉白英竟因失却盟主寶座而深自咎責，於一個晚上投下華山的絕壑之下，以身殉名了，而朝陽十三式劍法，只有他一人得其神髓，其他弟子僅獲其皮毛，因此，這威震江湖的絕學，就此與劉白英俱殉了。其他華山弟子無奈之下，只得另立掌門人，將此朝陽十三式的皮毛予以整理，變成一整套華山劍法，但其威力已不及朝陽十三式之十一。再加以近百年來，華山派沒有出過一個出類拔萃的門人，相沿下來，不但不能發揚華山武學，反而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慨。直至最近，更是連普通武林人物也不願投入華山派為弟子，這就是為什麼整個華山派只有徐仲卿和秦剛二人的緣故。

至於十年一屆的鸚鵡洲論劍大會，除百年前的朝陽叟之外，以後竟然一直沒有任何人能完全通過三輪比賽，贏得最後勝利，而必然是在最後一輪中，弄得兩敗俱傷，難分勝負，因此一百年來，始終沒有盟主產生，十二門派也始終無法聯成一氣，共同造福武林。同時，由於不斷爭鬥的結果，反而互相產生仇視之心，秦剛之一提起華山便受到別人的侮辱，便是這種仇視心理的表現。

秦剛聽了他師父這番敘述之後，心裏的激憤之色立時一掃而空，代之而興的是無窮的感慨與嘆息。他望着師父那滿佈皺紋的瘦削臉龐，心裏一陣難過，不由撲到他的懷裏，哭道：「師父，師父，你老人家不要難過，徒兒有生之年，一定要重振華山派的雄風，使之屹立於武林之中，永遠不倒！師父，你相信徒兒有這個能力嗎？」

徐仲卿眼看愛徒這種赤子之心，不由感情大動，撫着秦剛的頭髮，柔聲道：「剛兒莫哭，師父完全相信你有這個能力。」說到這裏，突然像想起什麼似地，站起身來，對秦剛道：「你等一等，爲師有件東西給你看。」說着，轉身走進自己的房裏去了。不一會，他手中已拿着一個五寸多高，粗如兒臂，通體晶瑩碧綠的玉佛來。秦剛不禁睜大雙目，訝道：「師父，這玉佛是那裏來的？」

徐仲卿不忙答他，先在桌子的上首坐了下來，又示意秦剛在下首坐下，然後把那座玉佛放在桌子中央，肅容對秦剛道：「這座玉佛，是本派第十代掌門人清華居士祖師爺遺下的，距今已相隔五十多年了。清華祖師在參加鸚鵡洲劍會失敗之後，無意中於括蒼山發現了這座玉佛，當時玉佛是載在一個鐵盒之內，存放於一個古洞之中，清華祖師無意闖進古洞，發現一個鐵盒，於是打開一看，發覺盒內除了這座玉佛之外，還有一張羊皮紙，紙上說明了這座玉佛原是上古劍仙飛龍子的故物。飛龍子還在羊皮紙上說及這座玉佛之內藏有寶物，只要得了玉佛，又能把玉佛打開，便是有緣之人，可以據有玉佛之內的寶物，從而使自己成爲天下無敵之人。」

聽到這裏，秦剛忍不住插嘴道：「那麼，清華祖師有沒有把玉佛打開？」徐仲卿搖頭道：「當然沒有打開了，否則，咱們華山派豈會弄到今天這般田地！」秦剛道：「小小一座玉佛，怎地打它不開？」徐仲卿嘆息道：「不止清華祖師打它不開，五十年來，本派已一共經歷了五代，始終無人能够將之打開，看來，這是緣份使然吧！」秦剛不信地道：「這座玉佛眞是封閉得如此嚴密？」徐仲卿道：「正是這樣。這座玉佛雖小，但却是通體渾圓，絲毫沒有縫口或開闔可尋，簡直就像從模子裏鑄出來的一般。所以一代傳一代，作爲本派的鎮山之寶，而始終無人能够將之打開，不信你拿去看看。」

秦剛果然伸手把玉佛拿了起來，湊近眼前細細觀看。結果，任令他如何小心謹慎、明察秋毫，也始終無法找出一絲可以開啓的痕跡，因此不由把一雙濃眉緊緊地鎖了起來。徐仲卿見狀，便向他柔聲勸慰道：「爲師已在這玉佛上至少化了十年心血了，結果始終找不出開啓的鑰門，可見這座玉佛極不簡單，必須要有耐性才行。你不必過於心急，拿回房裏去慢慢琢磨好了。」說罷，站起身來，緩緩向練功室走去。

秦剛待等其師走進練功室後，便咬着牙關，滿臉堅毅之色地指着玉佛道：「如果我不把你的秘密找出來，終生不出這個屋子。」語罷，拿起玉佛，走進了他的練功室去。這是一個方圓約有三丈的房子，地方雖大，却是破殘不堪，尤其是屋上的瓦面，更是陳舊得裂痕處處，下起大雨來，不少地方已有漏水現象，但秦剛平日只顧用功練武，無暇去理會它，反正這個房子很大，總可找到一個沒有漏水的角落。現在時值臘月寒冬，只有下雪而少見下雨，更不用擔心漏水的事了。

再說秦剛在室內練了一回內功，再拿起地上的玉佛細細觀察，撫摸一遍，仍然找不到開啓的辦法，只好重又把它放回地上，自解下身上寶劍，在室內練起劍來。如此一連過了三天，仍然無法把玉佛打開，他也並不怎麼放在心上。直至第四天傍晚，天上忽然下起拳頭般大小的冰雹來，把整個瓦面擊得劈劈拍拍響個不休，秦剛也不去理它，只是把玉佛放在面前兩尺處的地上，自去閉目行功，豈料正當他行功完畢，雙目仍然閉合未開之際，突有一塊碗口般粗細的冰雹，擊破了瓦面，直往室內掉了下來，眞是無巧不成書，這裏不跌，那裏不跌，剛剛跌在那座小小玉佛之上，但聽「拍」地一聲脆響傳來，秦剛急急睜開雙目一看，發覺那座通體晶瑩、碧綠可愛的玉佛，已被從天而降的那塊冰雹擊得四分五裂，散碎在地。

秦剛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急忙躍起身來，低頭察看玉佛的碎裂情況。只見一片片碧艷艷、光澄澄的翠玉碎屑，佈滿一地，心裏不由痛惜萬分，暗暗咀咒這個不開眼的老天爺。

這是難怪秦剛痛心的，不要說這座玉佛是華山派的鎮山之寶了，就是僅僅一座普通玉佛，跌碎了也是令人可惜的。要知道，這座玉佛是用最上等、最純眞的碧玉塑成的啊！單是玉質本身，已經價值連城了，何況這個玉佛塑得如此栩栩如生？又何況佛肚之內還緊着一件武林至寶？所以，秦剛在痛惜之餘，不由得伸手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把那些碎玉撿拾起來。

突然，兩件物事跳進了秦剛的眼簾，使得他登時雙目放光，定定凝視在那兩件物事之上。你道他看到了什麼？原來一樣是一幅本來摺叠得方方正正現在已經微微舒展開來的白色絲絹，另一樣是一個荔枝般大小的圓丸

。聽明絕頂的秦剛，已經領悟到這兩件物事就是前古劍仙飛龍子的遺寶了，試問他焉能不驚喜欲狂！只見他陡地將拾在手中的玉佛碎片全都抛在地上，然後一手一樣，把那塊白色絲絹和那顆臘丸拾了起來，一面向室外如飛奔去，一面大聲歡叫道：「師父，我找到了，我找到玉佛的秘密了！」

此時的徐仲卿正在書房看書，聽得愛徒秦剛說已找到玉佛的秘密，饒他是一派掌門之尊，老成持重，也不由得驚喜莫名，一把抛掉手中書本，便像旋風似地捲出外廳，同時喘息着道：「在那裏，在那裏，玉佛的秘密在那裏？」話聲甫歇，已見秦剛自內室奔了出來，手中正拿着兩件物事。當下搶前兩步，迎了上去。秦剛一見師父之面，立刻喜極大叫道：「師父，在這裏，在這裏，玉佛的秘密在這裏了！」說罷，便把那塊絲絹和那顆臘丸交到徐仲卿的手裏。

徐仲卿急忙接了過來，先把那塊絲絹展開，立有一張白紙跌了下來，徐仲卿拾起一看，只見上面筆走龍蛇地寫着這些字樣：「余窮畢生之力，創下飛龍九式劍法一套，得者非但立可天下無敵，將來練至極處，御劍飛行於千里之外，亦非難事。唯此劍法太過剛道，人莫能擋，望有緣得之者善體天心，萬勿濫傷無辜。另有臘丸一顆，內藏回天換骨丹，服之可抵六十年功力。蓋無此至寶相助，常人難把飛龍九式練成也。余享年一百三十有六，一生嘯傲烟霞，不但無門無派，且從未與人交手，得余遺寶者不必入余門牆，只需持正而立足矣。飛龍子草於貞觀三年。」

徐仲卿看到這裏，當堂雙目放光，喜極大呼道：「原來這是上一朝代的武林前輩留下的至寶，看來我華山派的復興指日可待了！」說罷，又匆匆把那塊絲絹打了開來，仔細一看，發覺原來竟是一本共有十頁的冊籍，不過這些絲絹極其軟薄，比蟬翼尤有過之，因此十頁訂在一起，才只不過像兩幅普通絲絹叠在一起的厚度一般。再看其封面，只見用古篆寫着「飛龍九式」四個指頭般大小的字，下款也是用大篆寫着「唐飛龍子題」五個蠅頭小字。看到這裏，徐仲卿不禁雙手微微顫抖，緩緩把絹冊打了開來，只見其他九頁之上，每一頁均有一幅工筆人像，所畫者是一個道裝老人，鬚長及腹，鶴髮童顏，手持寶劍，身形騰空，任意飛翔。每一個畫像，都有着不同的姿勢，而且身形的轉折翻動，用無數條藍色虛線標着，劍式的來龍去脈，用無數條紅色虛線標着。人像下面，還有詳細的口訣。總之，學者只要具有充足的內勁，便可從容地按照圖上的紅、藍虛線，以及圖下的口訣，學會身形招式的精微所在，當眞可以無師自通。

徐仲卿的武功雖然平平，但生平博覽羣書，經驗豐富，一看便知這套飛龍九式，由於全部九招均在空中迴翔發出，確是前古罕有的劍法，飛龍子之言絕對沒有過甚，而且只要內功精深，對這套劍法的精微所在領會透徹，當眞可以身劍合一，凌空飛行。因此，他匆匆瀏覽一遍之後，立刻雙手合什，當空稽首道：「感謝上蒼，今天讓剛兒獲得這套天下無雙的飛龍九式，使我華山派中興有望。他日剛兒藝冠羣雄，稱盟十二門派，弟子必然廣邀天下英雄，前來華山，拜祭一番，以謝上蒼對我華山派的無涯之德。」禱罷，便轉身對秦剛道：「剛兒，快把這回天換骨丹服下，好去練習這飛龍九式劍法，以便明年元宵，趕得上赴鸚鵡洲的論劍大會，以繼承朝陽祖師的未完之志。」

秦剛想不到師父會要他去練這飛龍九式，聞言急急誠惶誠恐道：「師父，你老人家這是什麼話？徒兒年輕功淺，豈能妄練此天下第一劍法！師父是本派掌門之尊，而且德高望重，功力深厚，正好去修練這等前古奇技。請師父以本派前途爲重，把成命收回，徒兒感恩不淺。」徐仲卿看他那誠惶誠恐的樣子，充分表現了他的敦厚天性，愛憐之念頓生，當下撫着他的頭髮柔聲道：「孩子，爲師要你去練這飛龍九式，正是以本派前途爲重，試想看看，爲師已年近花甲，去日無多，而你則正當英年，前途無限，如果你練成飛龍九式，必可爲本派大大幹一番功業，豈不遠勝於爲師這個老朽之人？」

一提到爲本派幹一番大功業這個問題，秦剛登時記起濟南道上及千佛山下所受的恥辱，不禁熱血沸騰，攘臂高呼道：「好，徒兒此生如果不能重振華山派威名，誓不爲人！」徐仲卿撚鬚點頭道：「這才是有志氣的好孩子！」說罷，便把臘丸剝開，一顆約有拇指頭般大小的金黃色藥丸落進徐仲卿掌中，登時異香撲鼻，嗅之令人精神頓覺一振。秦剛不再客氣，伸手自師父掌中接了過來，納入口中，吞了下去。徐仲卿道：「快到內室去打坐行功，以助藥力行開。」秦剛應命而去。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段譽施六脈神劍與慕容復鬥。開始時由於缺乏經驗，雖仗劍氣斷了慕容復掌中長劍，但慕容武功頗高，一時仍難取勝。蕭峯見他六種劍法，運用不夠靈活，乃教他只使一種劍法應敵。其時蕭峯已踢斷了王星天雙腿，站在一旁意態悠閑，王星天則已摔倒一旁，大聲呻吟。

生死符制丁春秋

蕭峯朗聲說道：「丐幫向以仁俠爲先，你身為一幫之主，豈可和星宿派的妖人同流合污？沒的辱沒了丐幫數百年來的俠義美名！」

游坦之所以得任丐幫幫主，全仗着過人的武功，識見氣度，却均不足以服衆，何況戴起面幕，神神秘秘，鬼鬼祟祟，一切事務均聽阿紫和全冠清二人調度，衆丐已然十分不喜。這日當衆向丁春秋磕頭，投入星宿派門下，衆丐更不將他當幫主看待了。蕭峯一脚踢他雙腿，衆丐反而心中竊喜，竟無一個上來相助。全冠清等少數死黨縱然有心趨前救援，但見到蕭峯威風凜凜的神情，又有誰敢上來送死？

蕭峯打倒游坦之後，見虛竹和丁春秋相鬥，頗居優勢，段譽雖會使六脈神劍，却有時精巧，有時拙笨無比，許多得勝的機會都莫名其妙的放了過去，若是稍有不虞，只怕反會給慕容復毒手所害，是以忍不往出聲指點。

段譽側頭看蕭峯和游坦之二人，心神畧分，六脈神劍中便現出破綻。慕容復機靈無比，右手一揮，一枝判官筆勢挾勁風，向段譽當胸射到，眼見便要穿胸而過。段譽見這判官筆來勢驚人，不由得慌了手脚，叫道：「大哥，大哥！」蕭峯一招「見龍在田」，從旁拍擊過去，那枝判官筆為掌所激，筆腰竟爾彎曲，從段譽腦後繞了個彎，反向慕容復射了回去。

這一下連蕭峯自己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本來只是想以掌力將判官筆拍飛，以解救段譽的困厄，沒料想近年來掌力在不知不覺中已大有進境，一拍之力，居然能將一根純鋼的判官筆擊彎，恰巧又轉面射向對方。這只是無意中的巧合，旁觀羣雄却瞧得目瞪口呆，無不駭然，都道他這一掌中既含猛勁，又蓄巧力，實是匪夷所思。范驊大聲說道：「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慕容復舉起右手單筆，將射來一枝判官筆碰開，噹的一聲，雙筆相交，只震得右臂微微發麻，心想：「這人膂力好强。」不等那枝彎曲了的判官筆落地，左手一抄，已然抓住，一使開來，竟然是單鈎的鈎法。羣雄既震於蕭峯掌力之强，又見慕容復應變無窮，鈎法精奇，忍不住也大聲喝起采來，都覺今日得見當世奇才各出全力相拚，實是大開眼界，不虛了此番少室山的一行。

段譽逃過了飛筆穿胸之險，定一定神，大拇指向前按出，使的是六脈神劍中的「少商劍法」。這少商劍法大開大闔，氣派甚是宏偉，每一劍刺出，都有石破天驚，飛雨大至的氣概。慕容復一劍一鈎，漸感難以抵擋。段譽得到蕭峯的指點，只是專使一路少商劍法，果然這劍法結構嚴謹，再無破綻。本來六脈神劍的六路劍法迴轉運使，威力比之一劍單用自是强大得多，但段譽不懂其中訣竅，單使一劍反更圓熟，十餘劍刺出，慕

容復已然額頭見汗，一路退到到一株大槐樹旁，倚樹防禦。段譽將一路少商劍法使完，拇指一屈，食指點出，變成了「商陽劍法」。

這商陽劍劍勢不及少商劍的博大，但輕靈迅速卻遠遠過之，他食指連動，一劍又一劍的刺出，實是快速無倫。欲知實實之劍使動之時，全仗手腕靈便，出劍收劍，不論如何迅速，總是有數尺的距離，他以食指運那無形劍氣，卻不過是數寸範圍之內的轉動，一點一戳，何等方便？何況慕容復被他逼在丈許之外，全無還手餘地。段譽若是和他一招一式的拆解，那就萬萬不是對手，用不到第二招便給慕容復取了性命，現下只攻不守，任由他運使從天龍寺中學來的商陽劍法，自是佔便宜。

王玉燕眼看表哥形勢危急，心中焦慮萬分，她雖熟知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功招式，於這六脈神劍卻是一竅不通，無法出聲指點，唯有空自着急的份兒。蕭峯見段譽的無形劍氣越出越妙，既感欣慰，又是欽佩，驀地地裏心中一酸，想起了阿朱：「阿朱那日所以甘心代她父親而死，乃是為了怕我殺她父親後，大理段氏找我復仇，深恐我抵敵不住他們的六脈神劍。今觀二弟劍法如此神奇，我若和慕容公子易地而處，那就確是難以抵敵。阿朱以她的性命來救我一死，我……我……以契丹一介武夫，怎配消受她的柔情深恩？」

忽聽得西南角上數百名女子齊聲喊道：「星宿老怪，你怎敢和我飄渺峯靈鷲宮教主動手？快快跪下磕頭。」蕭峯側頭一看，只見山邊站着八隊女子，有老有少，分列八隊，每一隊各穿不同顏色的衣衫，嫣紅姹紫，鮮艷奪目。八隊女子之旁，又有百餘名江湖豪客 服飾打扮，大異常人。這些豪客也都紛紛呼叫：「教主，給他種幾片『生死符』！「對付星宿老怪，生死最具神效！」

虛竹正出全力與丁春秋相搏。他武功內力均在丁春秋之上，本來早可取勝，只是一來他臨敵經驗實在太淺，本身功力只不過發揮到六成；二來他心存慈悲，許多取人性命的厲害殺手，往往只施展一半便即收回；三來丁春秋周身劇毒，虛竹心下頗存顧忌，不敢輕易沾到他的身子，是以劇鬥良久，還是相持不下。忽聽得一衆男女齊聲大呼，虛竹向聲音來處一看，不禁又驚又喜，原來靈鷲宮的九天部諸女，倒有八部到了，餘下的鸞天部，想必是在靈鷲宮留守。那些男子卻是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島島主，一時之間不知是否已經齊到，但人數衆多，致少也已到了八九成。

虛竹叫道：「余婆婆，烏先生，你們怎麼也來了？」余婆婆說道：「啓稟教主，屬下等接到梅蘭菊竹四位姑娘的傳書，得知少林寺的賊禿們要和教主為難，因此知會各洞各島，星夜趕來。天幸教主無恙，屬下不勝之喜。」虛竹道：「少林派是我師門，你言語不得無禮，快向少林寺方丈謝罪。」他口中說話，「天山折梅手」仍是使得妙着紛呈，絲毫不因與旁人對答而見分心。余婆婆臉現惶恐之色，躬身道：「是，老婆子知罪了。」走到玄慈方丈之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的磕了四個頭，說道：「靈鷲宮教主屬下昊天部余婆，言語無禮，冒犯少林寺衆位高僧。謹向方丈磕頭謝罪，恭請方丈大師施罰。」她這番話說得甚是誠懇，但吐字清朗，顯得內力充沛，已是一流高手的境界。

玄慈袍袖一拂，道：「不敢當，女施主請起！」這一拂之中，用上了八分內力，本可將余婆托了起來。那知余婆上身只是微微一晃，竟沒給他這一拂托起。她又磕了個頭，道：「老婆子冒瀆教主師門，罪該萬死。」這才緩緩站起，回歸本隊。玄字輩的一衆老僧聽虛竹述說他上飄渺峯的經過，得知就裏，其餘少林衆僧和旁觀羣雄都心下大奇：「這老婆子內力修為着實了得，其餘一衆男女看來身手也不弱，怎麼會都是虛竹的部下？」

星宿派一衆門人見到靈鷲八部諸女之中，有許多美貌少婦少女，言語中當即不清不白起來，那些洞主、島主大都是粗豪漢子，聽得星宿門人如此無禮，立刻反唇相稽，一時山頭上呼喝叱罵之聲，向成一片。衆洞主、島主紛紛拔刀挑戰。星宿門人未得師父吩咐，不敢出陣應戰，只是口中叫罵，可就加倍的污穢了。

段譽心不旁騖，於靈鷲宮屬下衆人上山，全不理會，凝神使動商陽劍法，着着向慕容復進逼。慕容復鬥到後來，已看清對方無形劍氣的來路，唯有舞動一筆一鉤，使得風雨不透，護住全身。陡然間嗤的一聲，段譽的劍氣一劍透闥而入，將慕容復幘子削下，登時頭髮四散，狼狽不堪。王玉燕驚叫：「段公子，手下留情！」

段譽心中一凜，長嘆一聲，第二劍便不再發出，心道：「我知你心中所念，只是你表哥一人，若是我失手將他殺了，你必悲痛無已，從此再

無笑容。段某敬愛你，決不令你悲傷難過。」慕容復一結頭髮，臉如死灰，心想今日少室山門劍而敗，已是奇恥大辱，若由一個女子出言求情，對方由此而饒了自已性命，今後江湖上那裏還有立足的餘地？大聲喝道：「大丈夫死則死耳，誰要你賣好讓招？」舞動鈎劍，和身而上，向段譽直撲過來。

段譽雙手連搖，說道：「咱們又無仇怨，何必再鬥？不打了，不打了！」慕容復素性高傲，從沒將天下人放在眼內，今日在當世豪傑之前，被段譽逼得全無還手餘地，又因王玉燕一言而得對方容讓，這一口忿氣如何咽得下去？他鋼鈎揮向段譽面門，判官筆疾刺段譽胸膛，心中只想：「你用無形劍氣殺我好了，拚一個同歸於盡，勝於在這世上苟且偷生。」這一下撲來，已將自已生死置之度外。

段譽見慕容復來勢兇猛，若是以六脈神劍刺他要害，生怕傷了他的性命，一時之間竟然呆了。慕容復這一縱志在拚命，來得何等快速，人影一晃之際，噗的一聲，右手判官筆已揷入了段譽身子。總算段譽在危急之間身子向左一側，判官筆沒能正中胸膛，却已深入右肩，自前至後，直透而過。段譽「啊」的一聲大叫，慕容復左手鋼鈎疾鈎他的後腦。這時段譽的身子已被判官筆釘住，再也移動不得半分。那鋼鈎這一招「大海撈針」，乃是北海拓跋氏「漁叟鈎法」中的一招厲害招數，係從深海鈎魚法之中變化出來，的是既準且狠，段譽那裏還有方法破解？

段正淳和南海鱷神一見情勢不對，又再雙雙躍上。這一次慕容復一心要殺段譽，寧可自已身受重傷，也決不肯有絲毫緩手，因此竟不理會段正淳和南海鱷神的攻擊。眼見鋼鈎的鈎尖便要觸及段譽後腦之際，突然間背後「神道穴」上一麻，身子被人凌空提了起來。這神道穴的要穴被人抓住，登時雙手酸麻，再也抓不住判官筆和鋼鈎，只聽得蕭峯厲聲喝道：「人家饒你性命，你反痛下毒手，還算是什麽英雄好漢？」

原來蕭峯見慕容復猛撲而至，門戶大開，破綻畢露，料想段譽無形劍氣使出，一招便取了他的性命，萬沒想到段譽竟會在這當兒住手，慕容復來勢奇速，雖以蕭峯出手之快，竟也不及解救那一筆之厄。但慕容復跟着使出那一招「大海撈針」時，蕭峯便即出手，一把抓住了他後心的「神道穴」。本來慕容復的武功雖較蕭峯稍弱，也不致一招之間便爲所擒，只因其時他憤懣塡膺，一心一意要殺段譽，全沒顧到自身。蕭峯這一手又是精妙之極的擒拿手法，一把抓住了要穴，慕容復再也動彈不得。

蕭峯身形魁偉，手長脚長，將慕容復提在半空，直如老鷹捉小鷄一般。鄧百川、公冶幹、包不同、風波惡四人齊叫：「休傷我主！」一齊奔將過來。王玉燕也從人叢之中搶出，叫道：「表哥，表哥！」慕容復處人掌握之中，雖有周身本領，却是半分也施展不出，恨不得立時死去，免遭無窮羞辱。蕭峯一聲冷笑，朗聲道：「蕭某大好男兒，竟和你齊名！」手臂一振，將他直擲了出去。慕容復被他神力一擲，直飛出七八丈外，腰板一挺，便欲站起，不料蕭峯抓他神道穴之時，內力直透諸處經脈，他竟無法在這瞬息之間恢復手足的麻痺，砰的一聲，背脊着地，只摔得狼狽不堪。鄧百川等顧不得與蕭峯爲敵，轉身向慕容復奔去。慕容復運轉內息，不待鄧百川等奔到，已然翻身站起。他臉如死灰，一伸手，從鄧百川腰間劍鞘中拔出長劍，跟着左手劃個圈子，將鄧百川、王玉燕等五人推出數尺之外，右手手腕翻轉，橫劍便往脖子中抹去。王玉燕大叫：「表哥，不可……」

便在此時，只聽得破空之聲大作，一件暗器從二十餘丈之外飛來，橫過山頂的廣場，撞向慕容復手中長劍。錚的一聲響，慕容復手臂一陣酸麻，長劍脫手飛出，手掌中滿是鮮血，原來虎口已然震裂。慕容復抬頭往暗器來處瞧去，只見巖石之後站着一個白衣僧人，身形瘦長，臉上蒙上了一塊白布，只露出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珠。那白衣僧人邁開大步，不疾不徐的橫過廣場，走到慕容復身前，問道：「你有兒子沒有？」

衆人見一件小小暗器破空之聲如此凌厲，力道如此强勁，早已心下駭然，待見這發射暗器的白衣僧人走到慕容復身前，問的却是這樣一句話，不由得又是奇怪，又是好笑。聽這僧人的口音蒼老，顯然年歲已高，所穿僧服，與少林寺僧侶所服的亦頗爲不同。慕容復道：「我尙未婚配，，何來子息？」

那白衣僧森然道：「你有祖宗沒有？」慕容復甚是氣惱，大聲道：「自然有！我自願就死，與你何干？士可殺不可辱，慕容復堂堂男子，受不得你這些無禮的言語。」白衣僧道：「你高祖有

兒子、祖父、父親都有兒子，便是你沒有兒子！嘿嘿，大燕國當年慕容僞、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何等英雄，卻不料都變成了斷種絕代的無後之人！」

這慕容僞、慕容恪、慕容垂、慕容德諸人，都是當年燕國的英主名王，威震天下，創下轟轟烈烈的事業來，正是慕容復的列祖列宗。他在頭昏腦脹、怒發如狂之際突聽得這四位先人的名字，正如當頭淋下一盆冷水，心想：「先父昔前諄諄告誡，命我以興復大燕爲終生職志，今日我一時之忿，自尋短見，慕容氏從此絕代。我連兒子也沒有，還說得上甚麼光宗復國？」興念及此，不由得背上細頭，全是冷汗，當即拜伏在地，說道：「慕容復識見短細，得蒙高僧指點迷津，大恩大德，沒齒難忘。」白衣僧坦然受他跪拜說道：「古來成大功業者，那一個不歷盡千辛萬苦？漢高祖有白登求和之困，唐高祖有降順突厥之辱，倘若都似你這麼引劍一割，只不過是個心窄氣狹的自了漢罷了，還談得上什麼開國建基？你連勾踐、韓信也不如，當眞是無知無識之極。」

慕容復跪着受教，悚然驚懼：「這位神僧似乎知道我心中抱負，居然以漢高祖、唐高祖這等開國之主來相比擬。」說道：「慕容復知錯了！」白衣僧道：「起來！」慕容復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站起身來。白衣僧道：「你姑蘇慕容氏的家傳武功，神奇精妙，舉世無匹，只不過你沒學得到家而已，難道當眞就不及大理段氏的『六脈神劍』了？瞧仔細了！」突然間伸出食指，凌虛點了三點。

這時段正淳和巴天石二人站在段譽身旁，段正淳已用一陽指封住段譽傷口四周的穴道，正要將那枝純鋼判官筆從他肩頭拔將出來，不料白衣僧指點處 疾如電閃，兩人胸口一麻，向後便即摔倒。白衣僧第三指點向判官筆的尾端，那判官筆忽如活了一般，向前疾射而出，餘勢不衰，拍的一聲，插入了一株松樹幹。段正淳和巴天石摔倒後，立即翻身躍起，不禁相顧駭然。這白衣老僧顯然是手下留情，否則這兩下虛點便已取了二人性命。只聽那白衣僧朗聲說道：「這便是你慕容家的『參合指』！當年老衲從你先人處無意中學來，也不過一知半解，學到一些皮毛而已，其餘老衲所不知的武功，不知還有多少，嘿嘿，難道憑你少年人這一點微末道行，便創得下姑蘇慕容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大名麼？」

羣雄本來人人震於「姑蘇慕容」的威名，但見慕容復一敗於段譽，再敗於蕭峯，心下都不禁覺得：「見面不如聞名！雖不能說浪得虛名，卻也不見得驚世駭俗，藝蓋當代。」待見那白衣僧顯示了一手神功，又聽他說只不過是慕容氏「參合指」的一些「皮毛」，不由得對「姑蘇慕容」四字重生敬意，只是人人心下嘀咕：「這白衣僧究竟是誰？他和慕容氏又有甚麼干係？」

那白衣僧轉過身來，向着蕭峯，合什說道：「喬大俠武功卓絕，果然是名不虛傳，老衲想領幾招！」蕭峯早有提防，當他合什施禮之時，便即抱拳還禮，說道：「不敢！」兩股內力一撞，二人身子同時微微一晃。便在此時半空中便如大鷹一般，有一條黑衣人影撲將下來，正好落在白衣僧和蕭峯之間。這人從天而降，突兀無比，衆人驚奇之下，一齊呼喊起來，待他雙足落地，這才看清，原來他手中拉着一條長索，長索的另一在端繫在十餘丈的一株大樹頂上。只見這人光頭黑衣，也是一個僧人，黑布蒙面，只露出一雙冷電般的眼睛。二僧一黑一白，相向而立。

黑白二僧相對而立，過了好一陣，始終是誰都沒有開口。羣雄見二僧身材都是甚高，只是黑衣僧較爲魁梧，白衣僧卻極瘦削。旁觀衆人之中，只有蕭峯一人又是歡喜，又是感激，他從這黑衣僧揮長索遠掠而來的身法之中，已認出此僧便是那日在聚賢莊中救他性命的黑衣大漢，只不過當時那黑衣大漢頭戴氈帽，身穿俗家衣衫，此刻雖然已換作僧裝 但蕭峯的眼光何等銳利，一人的聲音相貌或許過後難再記憶，但身法武功，只要一入他的眼睛，那便終身不忘，何況那黑衣大漢救他入山，曾和他拆解數十招之多。這日聚在少室山上的羣雄，頗有不少當日曾參與聚賢莊之會，只是其時那黑衣大漢一瞥即逝，誰都沒看清他的身法，這時自然也認他不出。

又過了良久，黑白二僧突然同時說道：「你：」但這「你」字一出口，二僧立即住口。再隔半晌，那白衣僧才道：「你是誰？」黑衣僧道：「你又是誰？」羣雄聽黑衣僧說了四個字，心中都道：「這和尚聲音蒼老，原來也是個老僧。」蕭峯聽到這聲音正是那日在莽山中教訓他的聲調，一顆心劇烈跳動，恨不得便要上去相認，叩謝救命之恩。卻聽那白衣僧道：「你在少林寺中一躲數十年，爲了何事？」黑衣僧道：「我也正要問你

，你在少林寺中一蟄數十年，又是為了何事？」

二僧這句話一出，少林羣僧自玄慈方丈以下，無不大感詫異，各人面面相覷，均想：「這兩個老僧怎麼在本寺已有數十年，我却絲毫不知？難道當眞有這等事？」只聽白衣僧道：「我藏身在少林寺中，是為了探查一件事的眞相。我要查的事情，已經探明了，你的事呢？」白衣僧道：「我所要查的事情，也已經探明了。咱倆武功了得，實為在下生平罕見，咱二人較量了三場，始終難分高下，今日還再比不比？」黑衣僧道：「兄弟對閣下的武功也是十分佩服，便是再比下去，只怕也是不易分出勝敗。」衆人忽聽這二僧以「閣下、兄弟」的口吻相稱，不是出家人的言語，更是摸不着頭腦。

只聽白衣僧道：「既是如此，你我惺惺相惜，莫逆於心，不用再較量了。」黑衣僧道：「甚好，甚好。」二僧點了點頭，相偕走到一樹大株之下，並肩而坐，閉上了眼睛，便如入定一般，再也不說話了。

慕容復受了重大羞辱，一時念頭轉不過來，便欲自尋短見，却為那白衣僧三言兩語點醒，心下又是慚愧，又是感激，尋思：「這位高僧識得我的先人，不知相識的是我爺爺，還是爹爹？今後興復大事，勢非請這高僧詳加指點不可，今日可決不能交臂失之。」當下退在一旁，不敢去打擾，決意待那白衣僧站起身來，再上前叩領教益。王玉燕想到他適才險些自刎，這時候兀自驚魂未定，拉着他的衣袖，淚水涔涔而下。慕容復心感服帖，不過覺得她究是一片好意，却也不便甩袖將她摔開。

當白黑二僧相繼現身，直到偕赴樹下打坐，虛竹和丁春秋始終在劇鬥不休。這時羣雄的目光又都轉到他二人身上來。靈鷲宮四姝中的菊劍忽然想起一事，走向那十八名契丹武士身前，說道：「我主人正在和人相鬥，須得喝點兒酒，力氣才得大增。」一名契丹武士道：「這兒酒漿甚多，姑娘儘管取去。」說着提起兩隻大皮袋來。菊劍道：「多謝！我家主人的酒量甚淺，有一袋也就够了。」提起一袋烈酒，拔開了袋上木塞，慢慢走近虛竹和丁春秋相鬥之處，叫道：「主人，你給星宿老怪種生死符，得用些酒水吧！」，橫轉皮袋，用力向前一送，袋中烈酒化作一道酒箭，向虛竹噴了過去。梅蘭竹三姝拍手叫道：「菊妹，妙極！」

忽聽得山門有一女子聲音嬌滴滴的唱道：「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我乃楊貴妃是也，好酒啊好酒，奴家醉倒沉香亭畔也！」歌唱聲中，菊劍的一皮袋烈酒已有一半向虛竹潑到。虛竹和丁春秋劇鬥良久，苦無制他之法，聽得靈鷲宮屬下男女衆人叫他以「生死符」對付，雖覺這法門太過兇很霸道，但見菊劍以酒水潑來，也即伸手一抄，抓了一把入掌。只見山後轉出九個人來，正是琴癲康廣陵、棋魔范百齡、書獃茍讀、畫狂吳領軍、神醫薛慕華、巧匠張阿三、花痴石清露、戲迷李傀儡等「函谷八友」，再加上康廣陵的徒兒阿碧。這九人見虛竹正和丁春秋拳來脚往，打得酣暢淋漓，當即大叫助威：「掌門師叔今日大顯神通，快殺了丁春秋給師父報仇！」

少林羣僧又是一陣詫異：「怎麼這些人都叫虛竹為師叔？」其時菊劍手中烈酒，還在不住向虛竹射去，餘勞不絕，一大部份竟噴向了丁春秋。星宿老怪惡鬥虛竹，輾轉打了大半個時辰，但覺對方妙着層出不窮，自己給他迫住了手脚，種種邪術儘量施展，陡然間見到一股酒水射到，心念一動，左袖拂出，將那股酒水拂成四散飛濺的酒雨，向虛竹噴去。

這時虛竹全身功勁行開，無崖子、天山童姥、李秋水三人的內力便如銅罩鐵網，已將他周身護住，當眞是百邪不侵，這些時候中，丁春秋連連下毒，始終不能沾到他身上，便是如此。千千萬萬點酒雨飛到，沒沾到衣衫，便給他內勁撞了出去。驀聽得「啊啊」兩聲，菊劍和阿碧翻身摔倒。原來丁春秋將酒水化作雨點拂出來時，每一滴雨點之中已然藏了劇毒。菊劍站得較近，阿碧正要要奔到慕容復身前去拜見，身沾毒雨，當即倒地。

虛竹一瞥眼間，見到菊劍和阿碧在頃刻之間立即臉如死灰，又驚又怒，心想丁春秋此獠不除，實是禍患無窮，更聽得薛神醫驚叫：「師叔，這毒藥好生厲害，快制住老賊，逼他取解藥救治。」虛竹右掌揮舞，不絕向丁春秋進攻，左掌掌心暗運內功，逆轉北溟眞氣，不多時已將掌中酒水化成七八片寒冰，右掌颼颼連拍三掌。丁春秋乍覺寒風襲體，冷不可當，不禁吃了一驚：「這小賊禿的陽剛內力，怎地陡然變了？」忙凝神全力招架，猛地裏肩頭「缺盆穴」上微微一寒，

便如濺上了一片雪花，跟着小腹「天樞穴」、大腿「伏兎穴」、小腿「陽前穴」、上臂「天泉穴」四處也是覺得涼颼颼地有些冰冷之感。丁春秋暗罵：「小賊禿的陰寒掌力倒是不能小覷了，居然逼得我遍體生寒。」當即再催掌力抵擋，忽然間後頸「天柱穴」、背心「風門穴」、後腰「志室穴」三處也是微微一涼，丁春秋見識廣博，心下大奇：「他掌力便再陰寒，也決不能透了過去襲我背後，何況寒涼之處都在大穴之上，莫非小賊禿有什麽古怪門道？倒是不可不防。」雙袖拂處，袖間藏腿，一足向虛竹踢出。這是他生平絕學之一，乃是眞實武功，百發百中，當者非死必傷。不料一腳踢到半途，突然間「伏兎穴」和「陽交穴」上同時奇癢難當，情不自禁的一聲「啊喲」，叫了出來。右腳的腳尖明明已沾到虛竹僧衣，但兩處要穴同時發癢，右腳自然而然的垂了下來。

他一聲「啊喲」叫過，跟着又是「啊喲，啊喲」兩聲。衆門人卻仍是在高聲頌讚：「星宿老仙神通廣大，天下無雙，雙袖微擺，兩個小妞兒便中了仙法倒地！」「他老人家一蹬足天崩地裂，一揮手日月無光！」「星宿老仙大袖擺動，口吐眞言，叫你旁門左道的一衆牛鬼蛇神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這些肉麻之極的歌頌之中，夾雜着「星宿老仙」「啊喲」又「啊喲」的一聲聲叫喚，實在大是不稱。衆門人精乖的已是愕然住口，大多數卻還是放大了嗓門直嚷。

丁春秋霎時之間，但覺天樞、伏兎、陽交、天泉、天柱、風門、志室七處穴道之中，同時麻癢難當，直如千千萬萬隻螞蟻同時在咬嚙一般。這七處穴道並非人身的致命要穴，要知丁春秋武功非凡，接戰之際，諸處要穴自然而然的爲內勁護住，虛竹的生死符射他不着，但饒是如此，七片生死符終於還是在其餘穴道中鑽進了他的身子。這符上附有虛竹的內力，寒冰入體，隨即爲熱力化去，再無痕跡，內力卻留在他的穴道經脈之中。這生死符既非毒藥，亦非暗器，卻是一種觸不到、摸不着的內力。丁春秋手忙腳亂，連連在懷中掏摸，一口氣服了七八種解藥，運了五六次內息，穴道中的麻癢只有越加厲害。若是換作旁人，早已滾倒在地，丁春秋神功驚人，勉力苦苦撐持。殊不知這生死符既是外來的一種內勁，中符者倘若不會武功，受害極輕，越是內功高深，強加抗禦，則受到的感應越是厲害。只見他腳步蹌踉，有如喝醉了酒一般，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雙手亂舞，形狀極是可怖。虛竹微感後悔：「這人雖然罪有應得，但所受的苦惱，竟然一至於斯。早知如此，我只給他種上一兩片生死符，也就够了。」

星宿派門人見到師父如此狼狽，一個個靜了下來，雖然還有幾個死硬之人仍在說道：「星宿老仙正運大羅野仙舞蹈功，待會這小和尚便知道厲害了。」但這種死撑面子之言，已說得毫不響亮。李傀儡大聲唱道：「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哈哈，我乃李太白是也！飲中八仙，第一乃詩仙李太白，第二乃星宿老仙丁春秋！」羣雄見到丁春秋醉態可掬的狼狽之狀，聽了李傀儡調侃的言語，一齊轟笑。

要知虛竹這七枚生死符乃烈酒所化，與尋常寒冰又自不同。

過不多時，丁春秋終於支持不住，伸手亂扯自己鬍鬚，將一叢垂胸至腹，銀也似的美髯，扯得一根根隨風飛舞，跟着便撕裂衣衫，露出一身雪白的肌膚來。丁春秋年過七旬，全身肌膚卻兀自精壯少年，他手指到處，身上便鮮血迸流，一面爬搔，一面大聲叫道：「癢死我了，癢死我了！」又過得一刻，他一膝跪倒，越叫越是慘厲。羣雄雖然大都是見多識廣之士，但見到一個童顏鶴髮，神仙也似的武林高人，霎時間竟然形如鬼魅，發出野獸般的號叫來，誰也不禁駭然變色，連最愛開玩笑的李傀儡也是嚇得噤口無言。只有大樹下的黑白二僧仍是閉目靜坐，直如不聞。

玄慈方丈說道：「善哉，善哉！虛竹，你解了丁居士身上的苦難吧！」虛竹應道：「是！謹遵方丈法旨！」玄寂忽道：「且慢！方丈師兄，丁春秋作惡多端，我玄難、玄痛兩位師兄，都是命喪彼手，豈能輕易饒他？」康廣陵也道：「掌門師叔，你是本派掌門，何必去聽旁人言語？我師祖、師父的大仇，焉可不報？」虛竹一時沒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薛慕華道：「師叔，先要他取解藥要緊。」虛竹點頭道：「正是。梅劍姑娘，你將鎮癢丸給他服上半粒。」梅劍應道：「是！」從懷中取出一個綠色小瓷瓶，倒出一粒豌豆大的丸藥來，然見到丁春秋如癲如狂的神態，卻不敢走近身去。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在小島之上，遇那怪人之後，怪人將寒鐵神功渡入何蔚水的體內後死去，兩人在島上砍樹紮筏，三個月後——

第十九回：海上浮台　五豪共議事

三個月後，他們已經紮成了一隻極大的木筏！

兩人又忙着在島上狩獵，將獵到的獸肉製乾，又拼成了許多木桶，用以儲水，足足又忙了大半個月，那一天退潮時分，兩人合力，將那隻大木筏向海中推去，等到木筏浮到了海面之際，兩人身形聳動，上了木筏，木筏隨着海流，向外飄去，離得那小島漸漸地遠了。

兩人並肩躺在木筏之上，樊飛雲離何蔚水已足有三五尺遠近，可是他仍然覺得何蔚水的身上，寒氣逼人。他本來想靠得何蔚水更近一些的，但是卻又受不住何蔚水身上散發的那股寒意，饒是如此，不多久之後，他尚且凍得牙齒得得打起戰來。

何蔚水苦笑了一下，身子向旁移了一移，樊飛雲緩過了一口氣，才能以開口講話，他神情黯然，道：「何姑娘，你武功如此之高，這……一到中原，你自然是不會理我的了？」

何蔚水這時，心中也是煩惱之極。

因為島上的那位異人，雖然將一身寒鐵神功的功力，盡皆渡入她的體內，但是卻來不及將如何收斂寒鐵神功的法子講給她聽，令得她空有一身功力，卻是難以應用自如！

她心想，樊飛雲已是武功有造詣之人，在離自己三四尺處，兀自凍得打戰，如果自己再見到了洪剛，以他身子之虛弱，只怕自己一走近去，他便已被凍死了，這又如何是好？

所以，這時樊飛雲說她「武功高」，他也只有苦笑，長嘆了一聲，道：「我武功高？唉，若是我不得高人指點，始終不得其法的話，那我就成了一個怪人，連朋友都沒有了。」

樊飛雲忙道：「那不會的，我總是你的朋友。」

何蔚水心中又嘆了幾口氣，不再言語，只是望着天上緩緩移動的白雲，心中生出無限感慨來。樊飛雲見何蔚水不高興，自也不敢多說什麼。

一連幾天，都是風平浪靜，木筏在海上緩緩地移動，放眼望去，全是蔚藍的海水，偶而可以看到有一兩個孤島，聳立在海面之上。

兩人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會飄向何處，只能夠聽天由命了。

他們只是計算着日子，一連過了二十來天，其中也曾經過幾場暴風雨，尚幸他們應付得宜，存儲食糧並未受到什麼損失。那一天傍晚時分，他們背着落日，向前看去，只看到前面，有一道極長極長的黑線。

那條黑線，橫在海水和天空之間，兩人一看到這條黑線，一時之間，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那是陸地！除了是極大的大陸之外，絕不能有什麼東西，可以在海水和天空之間，劃上一道黑線的。兩人呆呆地站着，向前望着，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來，什麼也看不到為止。

，他們已經近陸地了，那陸地如此之大，當然不是海島，那一定是中原沿海的地方了。

等到天色完全黑了下來之後，何蔚水坐了下來，望着天上的星星，過了好一會，才道：「樊公子，不知道你爺爺是勝是負？」

何蔚水連問了幾遍，都得不到樊飛雲的回答，心中奇怪，轉過頭去，只見樊飛雲正在望着黑漆漆的海水出神，像是根本未曾聽到她的話。

何蔚水大聲叫道：「樊公子！」

樊飛雲如夢初醒，猛地一怔，這才「啊」地一聲，道：「你叫我麼？」

何蔚水道：「是啊，我適才問你，不知你爺爺去尋天邪、地凶結果如何？」

樊飛雲嘆了一口氣，道：「何姑娘，他出師已經不利，你想想，我們島上的人，在海上已經損失了多少？我連媽媽生死也不知道！」

何蔚水想起自己和樊飛雲的船，遇到了暴風，僥倖得生，船上的兩個婦人當然已遭不幸了，而另一艘大船，又遇到了龍捲風，只餘陰火屍煞隊在艙中，方始得以無恙，又不知損失了多少高手。

算起來，可能只有玉環尊者一個人，帶着陰火屍煞隊到達中原，那麼要勝過天邪、地凶的機會，自然是小了許多了。

何蔚水呆了片刻，才道：「你說玉環島上的高手，難道盡皆出動了麼

？」

樊飛雲道：「當然了，爺爺忍了那麼多年，終於出擊，難道還不全力以赴麼？」

何蔚水這時，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玉環島上有多少高手，你可知道？」

樊飛雲像是覺得何蔚水這一問問得奇怪，道：「你也應該知道的啊，除了我母親，我的幾個嬸母之外，便是我四個姑姑了。」

何蔚水沉聲道：「你是說，玉環島上的高手，全是女子？」

樊飛雲語音沉痛，道：「是的，我們樊家的男子，盡皆死在仇人之手了。」

何蔚水聽了，半晌不語。樊飛雲這時，也看出何蔚水問得極其蹊蹺，他忙道：「怎麼，可是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麼？」

何蔚水道：「那麼，照你說來，玉環島上已沒有男子的了？」

樊飛雲道：「男子當然有的，歷年來前來玉環島求庇護的武林人物極多，陰火屍煞隊中也有不少高手，怎可以說沒有男子？」

何蔚水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們樊家是不是還有別的男子。」

樊飛雲呆了半晌，才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可是你曾看到過有什麼可疑的人物麼？」樊飛雲究竟是聰明人，何蔚水還未曾說出所以然來，他已經猜到何蔚水何以如此發問了。

何蔚水道：「你爺爺以往的庭院之前，有一大堆假山石，你還記不記得？」

樊飛雲道：「當然記得，我還從上面跌下來過好幾次呢，那假山石怎麼樣？」

何蔚水道：「你不知道其中有古怪麼？」

樊飛雲此際，心中更是驚奇之極，他實是難以想像，那一堆山石，有什麼古怪，他只是望着何蔚水，也不再發問。

何蔚水道：「那時，你已不在玉環島上了，那一天晚上，我和洪大哥、峨嵋怪叱三人，一齊準備逃走，我偷了一葫蘆陰火，本來是準備先去放上一把火，吸引島上人注意的，可是，我在經過那假山石之前的時候，竟發現假山石內有光透出，我在一個小孔中一張，裏面竟有一間極小的石室，石室中有兩個男子！」

樊飛雲面上的神色，越來越是懷疑，終於道：「何姑娘，那一定是你在當時，心中十分緊張，是以看花了眼，也是有的。」

何蔚水道：「豈有此理，我到如今還記得他們兩人的模樣，如何會是眼花。」

樊飛雲心中也大是起疑，道：「那麼你將這兩人的樣貌說給我聽聽看，我可認識他們？」

那天晚上，何蔚水從假山石的小孔中張進去，見到裏面竟然有着兩個人，心中確是驚訝莫名，是以將那兩人的樣貌記得十分清楚，此際詳細地說了出來。

樊飛雲聽了之後，大搖搖其頭，道：「我從來也未曾見過這兩個人，也未曾聽說過有這件事，我看你大約是看錯了。」

何蔚水笑道：「你連玉環島上有陰火屍煞隊都不知道，他們人人都將你當作小孩子，有機密的大事，怎肯給你知道？我是再也不會看錯的。」

樊飛雲道：「好，我們總仍有機會回到玉環島上去的，到時，砸開了那座假山來看個究竟，就可以知道誰是誰非了！」

兩人說着閒話，不知不覺間，已經到了午夜時分，樊飛雲已有倦意，連打了兩個呵欠，可是突然之間，他精神一振，睡意全消！

只見前面的海面之上，在突然之間，亮起了許多燈火來。

那許多盞燈火，有紅有綠，有黃有藍，形成了一個四方形。

由於他們的木筏，離那團成了一個四方框形的燈火還相當遠，所以他們看不到燈火究竟是什麼人點起來的，這時他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如同點點螢火也似，閃耀不定的燈光而已！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一看到燈火陡起，便不禁一起站了起來，兩人都不知道前面海面之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那許多燈火，一定是人點起來的，那卻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了。

兩人在海上飄流得久了，心中不但渴望見到陸地，而且更渴望見到除

了他們自己之外的人。

因爲唯有見到了別的人，他們的飄流生涯才算眞正地告一段落了。這時，兩人的心中，都十分興奮，何蔚水忙道：「前面有人，咱們趕過去看看。」

樊飛雲道：「對，我們快划小艇過去！」

他們的木筏之上，有着一艘小艇，那是他們做了以備不時之需的，這時正好用上。兩人將小艇推到了水中，反正在天黑之前，他們已經看到過陸地的了，棄了木筏，也無甚打緊。

兩人划着小艇，向前迅速地前進着。

海面之上，一片漆黑，他們划出了沒有多遠，回頭看去，他們的木筏，便已經看不見了。

但是前面的燈火，却看得更是清楚。

他們兩人，這時也已看出，前面那一團燈火，十分詭異，絕不像是沿海的漁民在趁夜捕魚，所以他們的行動也十分小心，木槳在插入漆黑的海水中時，一點聲點也不發出來，小艇像是鬼魂一樣地在海面上向前滑去。

漸漸地，他們離那團燈火已更近了。

這時候，他們已經可以看出，那成爲四方形的燈火，原來是高出海面之上的。

那團燈火，高出海面之上，大約丈許，而那些燈火又不是懸空而設的，因爲在海面上，有一隻丈許高下的木台浮着。

那木台之上，四周圍便點着那一盞接一盞的燈火。在木台之旁，還停着不少船隻，有幾艘船，船身被木台遮住，只能看得到桅桿。

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一見到這等情形，心中都不禁呆了半晌。

他們不約而同地停了槳，任由小艇向前滑去。何蔚水低聲道：「樊公子，你看到了沒有，那一定是什麼武林中人，在此集會。」

樊飛雲道：「不像啊，武林中人若是有什麼集會，大可以在陸地上，爲何跑到海上來啊？」

何蔚水道：「或者這些本來就是海上的武林人物，那自然不到陸地去了。」

樊飛雲道：「若是海上武林中人，那必然有令尊的舊識在內，就不妨事了。」何蔚水沉思不語，樊飛雲的話並沒有講錯，她父親南海黑鯊何天浪交遊廣濶，如果是幾幫海上武林中人在此聚會，那麼她一定可以有一大半人是相識的。

但何蔚水之所以沉思不語，是因爲她看出，那不像是海上的武林人物在此集會。

以前，她曾經跟着父親，參加過好幾次海上人物的大集會，那都是旗幟鮮明，到了晚上，火把照耀得海面之上如同白晝一樣，唯恐人不知，那如現在這樣，充滿了詭異的氣氛？

她想了片刻，道：「我看我們還是回去的好。」

樊飛雲一怔，道：「我們的木筏，這時也不知飄向何處去了，我們只能進，何能退？我看只要小心一些，也就是了。」

何蔚水點了點頭，道：「千萬小心，咱們先別划近木台，到木台旁的一艘船旁停下來，再慢慢向那座木台逼近去，你千萬別冒失。」

樊飛雲道：「我知道了。」兩人又輕輕地划動木槳，小艇又迅速地向前移近去。當他們離浮在海面上的木台，越來越近之際，只見木台之上，人影幢幢，已有人在來回走動。

那些走動的人影，不一會便都坐了下來，只有一個人還站着。

在木台上的那些燈火，十分幽暗，他們又還隔得遠，自然看不清那站着的人的臉容。但是那人的身形高大魁偉，他們却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兩人一看之下，心中盡皆一動，樊飛雲失聲道：「姨，那是我爺爺。」

何蔚水一看到那人影，心中便自一動的原因，也是因爲那人影看來極像是玉環尊者之故，但是她却未能肯定，因之未曾講出來。

如今她聽得樊飛雲也這樣說法，可知那人，有九成可能是玉環尊者了！

她的心中不禁十分奇怪，因爲照日子算來，玉環尊者到中原，應比他們早上三四個月，何以這時候仍然在海邊上？

那木台上的氣氛如此詭異，難道他正在這裏訓練「陰火屍煞隊」麼？

何蔚水只是略想了一想，便連忙作了一個手勢，示意樊飛雲不再出聲，兩人仍是小心划着小艇，無聲無息，向海面之上滑去。

等到他們來到了離那木台，只有三二十丈遠近的時候，已經可以聽到玉環尊者的聲音了。敢情玉環尊者在木台上走來走去，是一面走一面在講着話的。

他講些什麼，由於海面有風的關係，聲音時高時低，斷斷續續，也聽不清楚。只不過何蔚水心中更增疑惑，因爲玉環尊者旣然在講話，那麼當然不是在訓練陰火屍煞隊了。

那麼，玉環尊者又是在作什麼呢？

何蔚水正在想着，突然聽得木台之上，响起了一下尖叫聲來。

那一下尖叫聲，可以算得是難聽之極，陡然劃空而至，何蔚水還好，樊飛雲手一震，手中的那柄木槳，竟跌入了水中！

緊接着，只見玉環尊者的身邊，多了一個人！

那人本來當然是坐在木台上的，所以在海面上的何蔚水和樊飛雲的兩人都看不到他，這時他一站到了玉環尊者的身旁，只見他身形矮小，只及玉環尊者的腰際，但是却頭大無比。

何蔚水一看之下，不禁又驚又喜，因爲她認出，那不是別人，就是和他一齊出望日宮的還魂子！

還魂子在玉環尊者的身邊，指手劃脚地，不知在說些什麼，只聽得他語音尖銳時的一兩個字，自然也難以連貫得起來，只不過可以看出他的神情，像是十分激動，十分憤慨。

又過了片刻，又是一人站了起來，那人身子又瘦又高，身上那件衣服，竟發出暗紅色的光芒來，如同他的身上罩着一盞火一樣。

這件衣服使一望而知是稀世奇珍，可想而知其人一定是武林高人了。

如今看得到的三個人，還魂子和玉環尊者可以說是一等一的高手，那身穿紅衣的人，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雖然還不知究竟，但也可知必非常人。看去，台上似還有兩三個人坐着。

物以類聚，能够和玉環尊者、還魂子這樣的高手在一起的，當然也不會是小脚色了。

由此可知，這木台之上，的確是武林人物的聚會，但却是一場絕不尋常，幾個一流高手的聚會！

何蔚水一看到了還魂子之後，胆子便大了起來。她知道還魂子對她十分好，有他在，自己便不怕被人欺侮的，所以她木槳划動，改變了原來的計劃，逕向那座木台划了過去。

小艇來到了離木台七八丈遠近的時候，只聽得一個嘶啞的聲音道：「咱們再不去，只怕咱們不老死，人家也就要老死了！」講那話的，顯然就是身穿紅袍之人，他的聲音固然嘶啞，但是却中氣充沛，震得人耳際，嗡嗡直响。

他話一講完，便聽得玉環尊者道：「我們自然要去，但是——」

他才講到了這裏，便突然聽得還魂子發出了一下尖叫聲，厲聲道：「好哇，何方朋友，來湊咱們這場熱鬧來了？」

只見他一面說，一面雙手亂舞，刹時之間，「嗤嗤」之聲，不絕於耳，十來枚暗器，一齊飛了過來。那十來枚暗器，並不射中小艇，而只是射在小艇之旁的海面上，雖然射遠足有七八丈開外，可是暗器的來勢，仍是勁疾無倫，濺得海面之上，昇起了十來股七八尺高的海水柱來，那些海水柱，竟恰好將小艇包住！

何蔚水忙叫道：「還魂子前輩，是我，不是別人，別再放暗器了！」

何蔚水這時，體內的寒鐵神功，雖然還不能運用自若，但是她內功底子，却已深厚無比，這鼓足了中氣一叫，聲音淸冷，淵淵不絕，不知可以傳出多遠，連她自己也大出乎意料之外。

一時之間，木台上本來坐着的人，也一齊站了起來。因爲照那發話的聲音聽來，發話的人，分明是一個內功修爲極高，但是所練的內功，却也極其異特的高人所發。但是何蔚水的話中却又稱還魂子爲「前輩」，是以人人皆覺好奇，要一看究竟。

也就在這時，何蔚水用力連划了三下，小艇箭也似地向前射出，到了木台之下，何蔚水向樊飛雲一揚手，兩人身形拔起，「刷」地便到了木台之上！

木台上的燈火雖暗，但是照亮一丈五六見方的木台，却是有餘。

他們兩人才一上木台，玉環尊者首先「哼」地一聲，道：「你們兩人，居然得以不死？」

樊飛雲揚着頭不睬他爺爺，何蔚水則四面一看，只見那身穿紅袍之人，面肉瘦削，但是雙目之中，精光四射，顯然是一個高人。

除了玉環尊者、還魂子和那個身穿紅袍的人之外，另外還有兩人，一個是矮子，身形和還魂子差不多高下，可是還魂子頭大，他却頭小。這時又恰好站在還魂子的身旁。

兩個人的頭顱，一大一小，相形之下，少說也差有四倍。而那矮子面上的神情，也絕說不上恐怖駭人，只不過却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譎異詭怪的神情，叫人看了一眼之後，絕不想再看。

何蔚水連忙轉過頭去，只見另外一個老者，中等身材，身形紮實，腰際掛着一柄斧頭，看來就就是一個樵夫一樣。

那老者除了一雙眼睛神光過人之外，實是看不出有什麼出奇之處。

這時，還魂子向玉環尊者一瞪眼，道：「老樊，你這是什麼話？這位小姑娘是我的好朋友，你却希望她死，那算是什麼？」

玉環尊者在聽了還魂子的話後，面上微現訝異之色，但隨即恢復原狀道：「還魂子，這少年是我的孫子，我說不得他麼？」

還魂子瞪眼露牙，道：「可是你剛才却是你們，你罵你的孫子，咱管不着，你要對這位小姑娘不懷好意，我可不放過你。」

玉環尊者顯然不欲多事，「哈哈」一笑，隨即正色道：「咱們如今在商討正事，這兩個小孩子不宜在此，快到船上去！」

他最後一句話，是衝着樊飛雲和何蔚水兩個人說的。何蔚水和樊飛雲兩人，本來也不知道他們這五個人在這裏作什麼，玉環尊者一說，兩人也頗有離去之意。但是那身披紅袍的人却道：「且慢，小姑娘，剛才在海面之上發話的可是你麼？」何蔚水忙道：「正是我，前輩如何稱呼？」

那紅袍人也不回答，只是倏地伸手，向何蔚水的右手抓了過來。

那紅袍人的出手快絕，他離何蔚水的距離，照理來說，是抓不到何蔚水的。所以當他揚起手來之際，因為身形未動，所以何蔚水也未曾在意。

怎知他人又高又瘦，一條手臂也長得出奇，手臂才一揚起，又格格兩

，啊，平空長出了兩尺許來，五指一翻，竟已將何蔚水的手抓住！

何蔚水吃了一驚，體內眞氣，自然而然地向右手聚去，以抵抗外來的襲擊。

那紅袍人本來是想試一試何蔚水的功力究竟如何的。因爲剛才何蔚水的聲音，如此清冷深淵，聽來功力過人，但上了木台之後，她卻只不過是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女，足實令人起疑。

所以，他一抓住了何蔚水的右手之後，已運了三成內力，向前逼去。可是也就在此際，他陡地覺出何蔚水的一隻手，在突然之際，變得冰也似冷，竟冷到了他沒法子再握得住的程度。

他連忙一鬆手，將何蔚水的手放了開來。何蔚水一看到他鬆開了手，連忙向後退去，那紅袍人的面上，也現出訝異無比的神色來。

因爲他的武功之高，見識之廣，一時之間，竟也不知道何以對方的手，會在刹時之間變得如此之冷，冷到連他也抓不住！

需知何蔚水這時體內所蓄的寒鐵神功功力，本是世上從來也沒有練成過的一門功夫。島上的那位異人，若不是被寒鐵鎖着，忍受着無比的痛苦，硬運功力將寒鐵上的萬載陰寒之氣逼入體內的話，只怕也是萬萬練不成這門怪異功夫的。

這門功力既然是古今往來，從來也沒有人練成過，那紅袍人的見識再廣，自然也不能知道了。

當紅袍人伸手抓向何蔚水的時候，在一旁的還魂子，神情大是緊張，顯然他絕不肯讓何蔚水受任何人的傷害。

但當紅袍人突然縮手之後，還魂子的面上，現出了驚訝的神色來，接着便「哈哈」一笑，道：「崆峒老祖，薑未必是老的才辣吧！」

何蔚水剛才被那紅袍人抓住手的時候，心中還不怎樣，可是此際，一聽得自還魂子的口中，道出了「崆峒老祖」四個字來之際，她卻不由自主出了一身冷汗，失聲「啊」地一叫，道：「崆峒老祖！」

她這裏一叫「崆峒老祖」，心中便立時想起了在玉環島上遭遇如此之險的崆峒怪駝來。

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玉環尊者發出了兩下乾咳聲來。何蔚水連忙轉過頭，向玉環尊者看去，只見玉環尊者寒着一張臉，狠狠地瞪着她。

她的心中明白，玉環尊者這樣看着她，是在威脅她不可說出崆峒怪駝一事來。

何蔚水心想，我有還魂子保護，當然不會來怕你，但如今我也不會說出來的，這要看情形再說。所說，她向着玉環尊者冷笑了一下。

這一老一少兩人，皆是絕頂聰明之人，兩人都沒有講話，但是各自全能明白對方的心意，玉環尊者的面色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為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更是難看，但是却又無可奈何，難以發作。

還魂子已經又道：「不錯，這位便是超乎正邪各派之外的高人，崆峒掌門，崆峒老祖，你上前去見過了再說。」

還魂子儼然將何爵水當作是他的後輩一樣，何爵水忙行了一禮，崆峒老祖心中仍是猶豫不決，道：「你所練的是什麼功夫？」

何爵水據實答道：「是一位異人所傳，叫作『寒鐵神功』。」

她講出了寒鐵神功四字，崆峒老祖等人，仍然莫名其妙。

因為世上本就沒有這門功夫，連「寒鐵神功」四字，也是那位異人自創的，他們當然未曾聽説。

還魂子又向那小頭陀子一指，道：「這位你以後看到他，最好離遠些，他便是苗疆毒矮子。」

何爵水心頭怦怦亂跳，又向毒矮子行了一禮。毒矮子一雙黑少白多，光森森的眼珠，只是骨碌碌地打量着何爵水，直看得她心中發毛。

毒矮子打量了何爵水半晌，才忽然嘆了一口氣，道：「我竟難以施其技了。」

何爵水不知道毒矮子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正在愕然間，已見還魂子直跳了起來，喝道：「賊矮子，你竟在她身上，做了手脚麼？」

何爵水一聽，不禁大驚。苗疆毒矮子，使毒的功夫神出鬼沒。

但是他剛才只是站着不動，用眼打量自己，難道在眼珠轉動之際，也可以下毒麼？這未免太匪夷所思一些了。然而還魂子這樣說法，必有理由，因之連忙運了運真氣，却又不見有什麼異樣。

只聽得毒矮子回罵道：「臭矮子，我做了手脚又怎麼樣？」

這兩人的身子，都一般高矮，只及常人胸際，可是却一個叫一個「臭矮子」，一個罵一個「賊矮子」，倒是令人發噱。

還魂子怪聲道：「快拿解藥來。」

毒矮子罵道：「放你媽的矮狗屁，我做了手脚，她若是倒地，我會不拿解藥出來麼？如今她行若無事，我他媽的拿什麼解藥？」

何爵水心中驚異不定，道：「毒前輩，你剛才在我身上……」

她話還未曾講完，那樵夫模樣的人已沉聲道：「剛才他雖然站立不動，但是手指在袖內彈出毒粉，向你襲來，若是你中毒，此際早已倒地呻吟了。」

何爵水心中更是駭然，道：「那麼……我……何以竟不倒地？」

那樵夫模樣的人道：「小姑娘，你剛才自稱所練的功夫，叫作寒鐵神功，這寒鐵神功四字，咱們聞所未聞，想必是一門至陰至寒的功夫，那然是由於你功力深湛，至陰至寒的真氣護體，是以萬毒不侵，令得毒矮子也徒呼荷荷了！」

毒矮子一翻眼，道：「我已經呼過荷荷了，還要你來多嘴麼？」

何爵水聽那樵夫講來合情合理，剛才對他的輕視之心，不禁盡去，忙道：「請教前輩大號。」

那樵夫模樣的人道：「不敢，我姓黎，名三樵。」

何爵水一聽到「黎三樵」三字，她當真呆住了。

她本來已經知道這裏的人，物以類聚，斷然不會有泛泛之輩在的，可是她也未曾想到，海南乾坤教主黎三樵也在！

想起自己一上來時，竟然看不起黎三樵，她實是啼笑皆非！

要知道何爵水本是在南海居住的，海南乾坤教勢力極大，教主黎三樵的名頭，更是像天神一樣，平時要見上黎教主一面，可以稱得上難於登天。所以此際，何爵水一知道對方竟是黎三樵時，心中格外震驚。

而黎三樵本人的武功，自然也是非同小可，他曾在十年一度，六派山掾天掌論技之中，得過一次冠軍，由此也可知他在武功上的造詣非凡了。

如今在這木台上的五人，玉環尊者、還魂子、崆峒老祖、毒矮子、黎三樵，沒有一個人，不是頂兒尖兒的高手！

然則，這五個正邪不同，應該不通往來的高手，如何會在此處相會的呢？他們在這裏相會，又是為了什麼重大的事呢？

何爵水心中正在想着，已聽得黎三樵道：「小姑娘，老夫所練的武功，以陽火為主，見到有像你這樣陰寒的武功，自然難免心驚，因之想試一試你的功力，你準備應付。」

何爵水聽得黎三樵竟講出這樣的話來，不禁魂飛魄散，目瞪口呆！

要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冊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雅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雅也先生重新予以釐訂增刪，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册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册，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册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滋髮素

用法簡

功效速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原來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